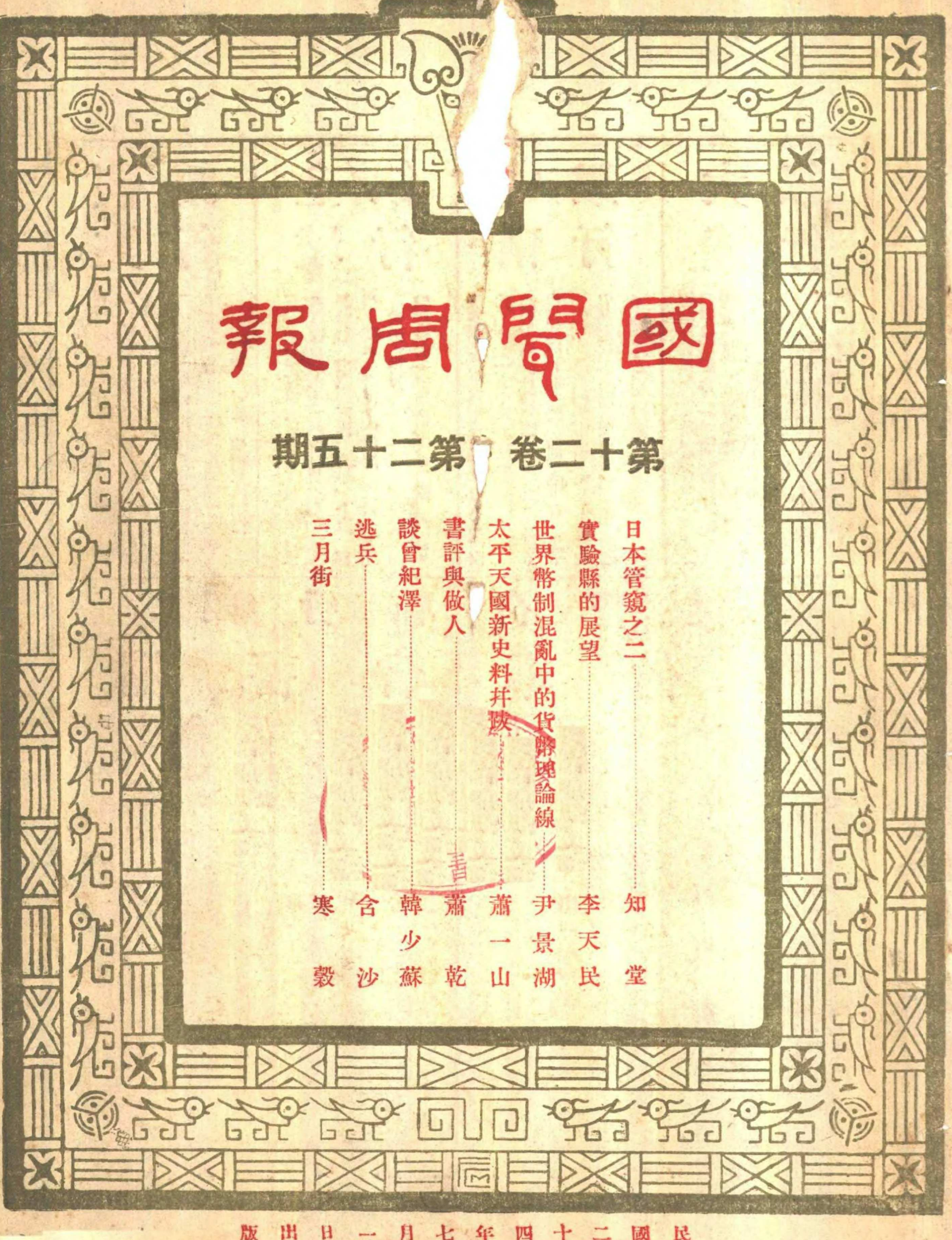


# 國聞周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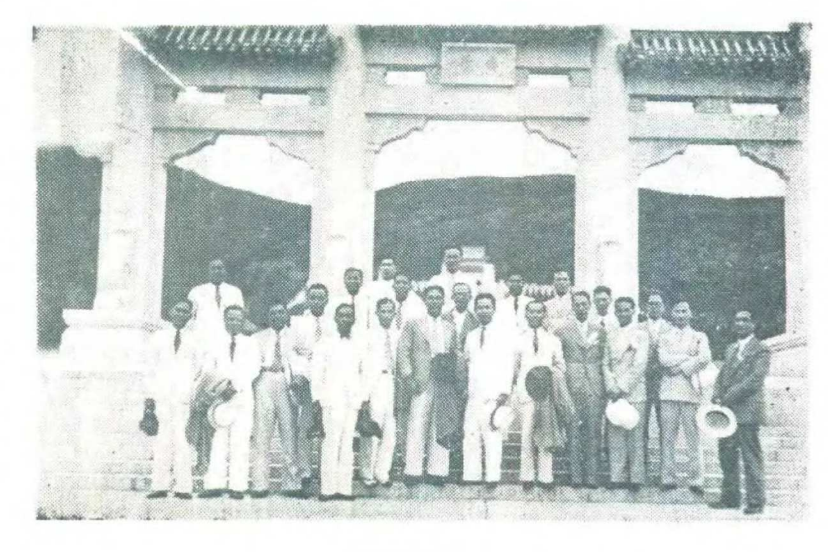
第十二卷第二十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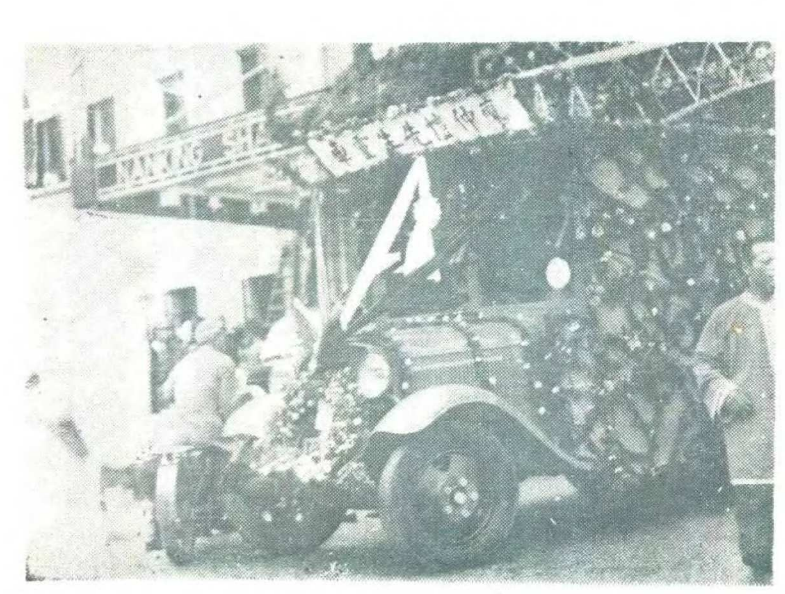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一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 時事寫真

漢口各界建立之蔣委員長銅像



暹羅視察團在京謁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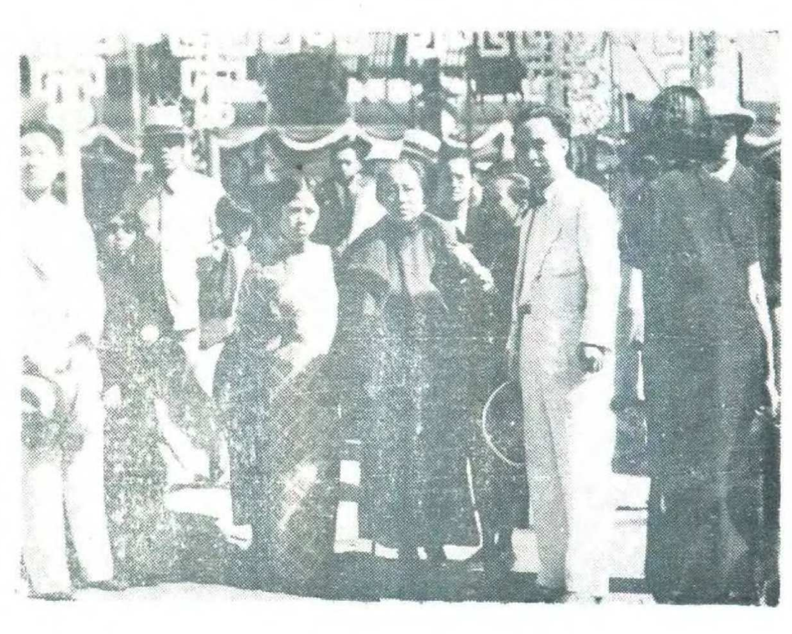
上海北站之廖仲愷靈車



駐土公使賀耀組覲見土總統時攝於使館門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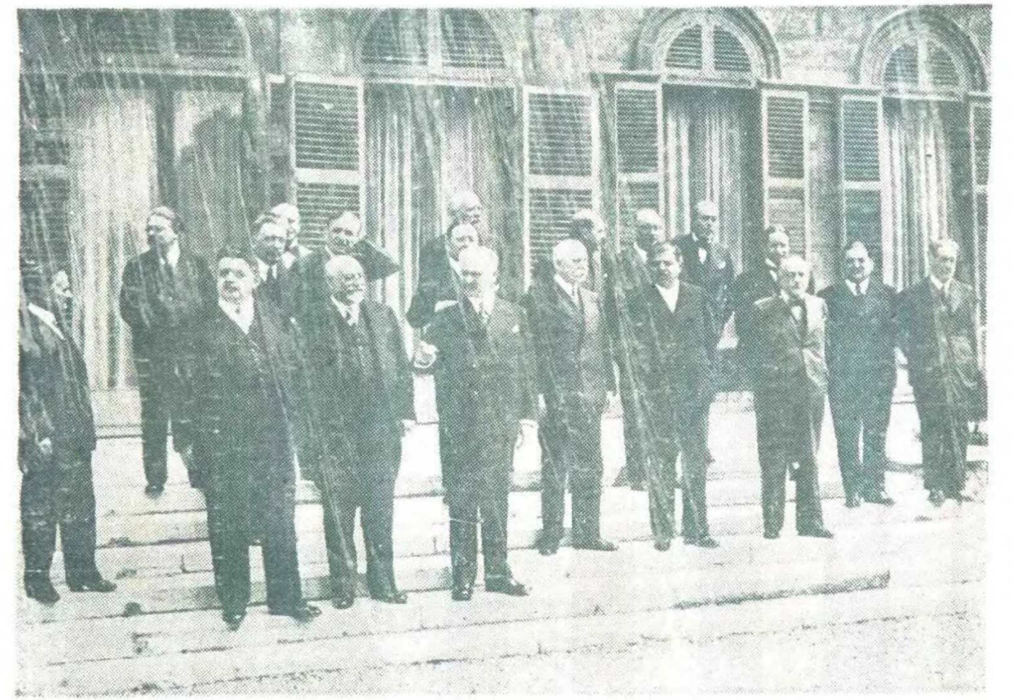
巴黎留法學生歡迎胡蝶女士與周劍雲夫婦





靈堂前之廖夫人何香凝女士

# 國際寫真



曇花一現之法國波益松內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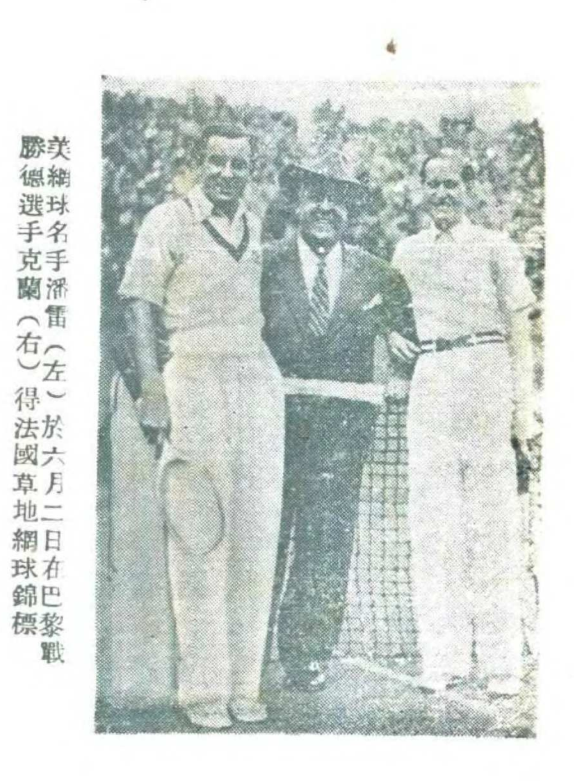
德國希忒拉之專使里賓特羅甫乘飛機抵倫敦情形



乘汽車赴國會提信任案之法前總理佛蘭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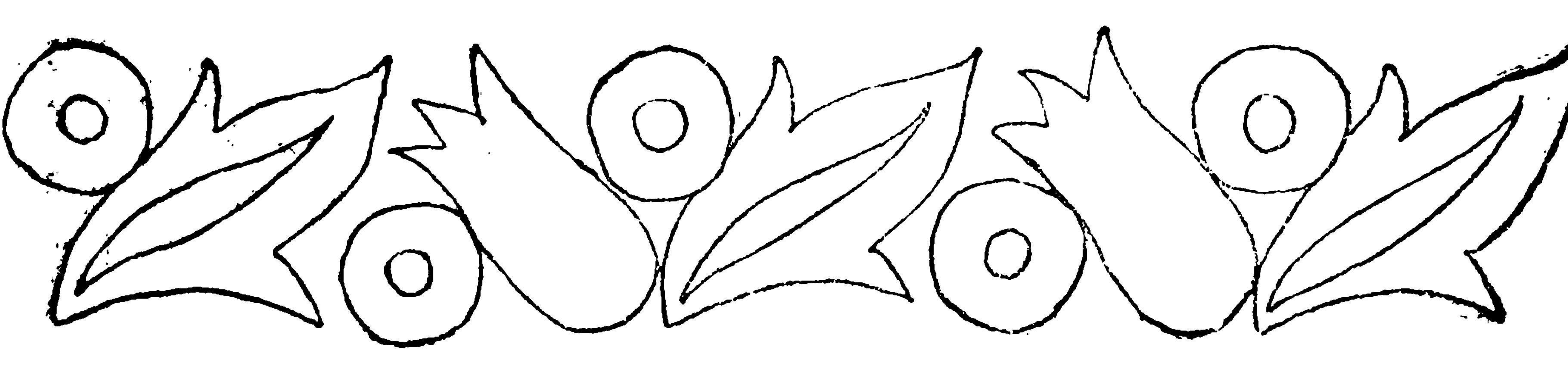
英國婦女業餘高爾夫球賽摩根女士（左）戰勝巴頓女士後獲得錦標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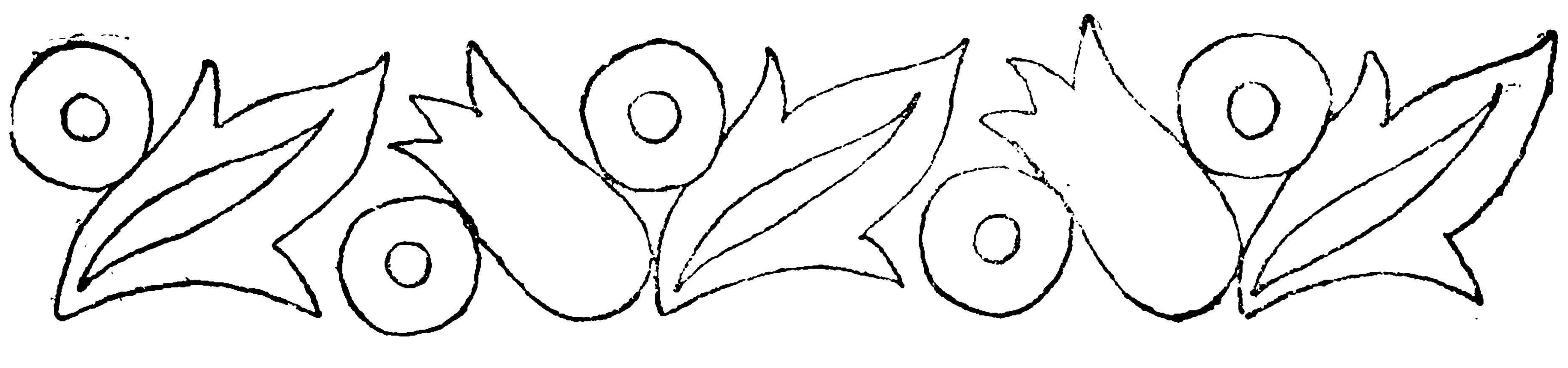


美網球名手潘雷（左）於六月二日在巴黎戰勝德選手克蘭（右）得法國草地網球錦標

#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 第二十五期 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一日出版





# 一周簡評

## 冀察問題

日本關東軍對華政策，本週為其第一步之完成。

本週內河北問題，實質上再無所謂問題。察省張北事件，二十七日亦已了結。是用書面的。內容與河北事件相彷，是要求察東不駐兵隊，却不干涉二十九軍之駐留察省。

本週內，日本政策的階段與輪廓，漸將明瞭。就是在現階段內，日本所要完成的是在實質上由所謂中立的地方政權，維持華北，使這一帶不見黨治的空氣，以後政治上與日本親近，經濟上使日本自由，至於中國行政統一的輪廓，聽其自然。其關於華北者如此。至於關係中國全部者，另外繼續進行。近來所已經要求貫徹者，為海關進口增稅之停止，及入口日煤之減稅。

日本政策的現階段，除其對華進展本身的意義之外，在其對國際全局政策上，亦有重大意義。即今後華北市場，更向與日本有利之方向發展。同時日本對俄軍事的姿勢，更可有力。換句話說，日本對華之新進展，除其本身的意義之外，同時是日本應付一九三五六的世界政策之一着。

我們政府的政策如何呢？在此一月中，除過國府十號睦鄰令之外還沒有發表甚麽。就事實上看，所可知的，是關於冀察問題，已完全承認日方要求。大體上說：國府方針，是儘量努力與日本的政策相應，不過當然也應有最後的限界。中國最後限界，是統一的獨立的國家之不可侵，日本政策，若能與此相應，就行，不然，恐怕問題的演進，不知道歸宿那裏。

## 兩廣與時局

這樣外交情況之下，人心當然不安，所以兩廣對時局如何，又成了人們注意的問題。前期說過，兩廣與中央幷無裂痕，倘有謠言，多不可信，不過近來證明，兩廣也免不了人心不安。

西南執行部，有個電報，問中樞當局，對河北問題，究竟是怎樣的方略。這種詢問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因為人人想問，不但在粵中委。同時這種詢問，不能就說是內部惡化，因為這是軌道上的舉動。

不過有一層，一般人心的不安，却是事實，我們現在惟一的盼望，是大家都尊重這垂危的國命，在怎樣實際救亡之大前提下去合作。

## 整理川省軍隊

本週內有一差強人意的佳音，是川省整理軍隊的順利。川西軍事，近來入一新階段，就是戰綫已縮短，官軍取得數重包圍的姿勢，所以本週內很少戰報，因爲已不必進攻。

在此期間，川省在蔣委員長指導之下已開始整理軍隊的工作。現在第一步先將各部隊約縮減三分之一，各軍均已奉令着手實行。川軍各部兵額，本來不足，所以縮編並無困難，各軍長能誠意奉行，却是川軍風氣一大進步。

川省公債問題，也解決了。川省政治，已有了新基礎，軍政財政，都有了辦法，這確是最近國家一件可喜之事。

（一記者）

## 艾頓訪法義

英德海軍協定以既成事實對付列強，以致引起法義等國的不滿。本週英代表艾頓往來巴黎羅馬間，主要的使命，就在對法義進行疎解的工作，用爲召集海軍大會的張本。此行的收穫如何，在本期集稿時，尚未完全明瞭，大概祛除誤解，尚須經相當的周折。

自斯特雷撒會議以來，英法倫敦宣言的鐵的態度，已逐漸顯明。英德協定更是英國外交政策轉向的一證。不論賀爾或艾頓有何擔保，英國不能重返回到法義的一條陣線上去，却是顯然的事實。英國因此，把法前外長巴多崛起以來時有喪失之虞的歐洲領導權恢復了，至於歐局今後的好轉抑逆轉，在目前動盪期中，却還不能判定。

包爾溫外交政策推動的方向，效力和速率是左右今後歐局的重要因素。

## 義亞

義亞局勢本週又一度緊張，義政府已令僑亞人民撤退，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據聞義大利過去迄未使用武力的原因：一說爲義政府有大軍二十萬屯在東非，多染瘧疫，國人對戰爭幷不十分興奮，所以墨索里尼對於國內的法西斯政權，頗存顧慮。二則義國對亞的機括，還操諸英法。義國頗欲藉外交力量，以攫取亞國的經濟實權，坐收不戰而勝之效。這次艾頓在羅馬的談話，於義亞問題將有重大的決定影響。

一言以蔽之，義亞問題的樞紐，在歐陸，而不在東非。

（素）

# 日本管窺之二

知堂

我留學日本還在民國以前，只在東京住了六年，所以對於文化云云够不上說什麼認識，不過這總是一個第二故鄉，有時想到或是談及，覺得對於一部分的日本生活很有一種愛着。這裏邊恐怕有好些原因，重要的大約有兩個，其一是個人的性分，其二可以說是思古之幽情罷。我是生長於東南水鄉的人，那里民生寒苦，冬天屋內沒有火氣，冷風可以直吹進被窩來，吃的通年不是很鹹的醃菜也是很鹹的醃魚，有了這種訓練去過東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會不合適的。我那時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義必含有復古思想在裏邊，我們反對清朝，覺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況更早的東西。聽說夏穗卿錢念劬兩位先生在東京街上走路，看見店舖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體，常指點讚歎，謂猶存唐代遺風，非現今中國所有。岡千仞著觀光紀游中亦紀楊惺吾回國後事云：

「惺吾雜陳在東所獲古寫經，把玩不置曰，此猶晉時筆法，宋元以下無此眞致。」這種意思在那時大抵是很普通的。我們在日本的感覺，一半是異域，一半却是古昔，而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異域的，所以不是夢幻似地空假，而亦與高麗安南的優孟衣冠不相同也。

日本生活中多保存中國古俗，中國人好自大者反訕笑之，可謂不察之甚。觀光紀游卷二蘇杭游記上，記明治甲申（一八八四）六月二十六日事云：

「晚與楊君赴陳松泉之邀，會者爲陸雲孫，汪少符，文小坡。楊君每談日東一事，滿坐鬨然，余不解華語，痴坐其旁。因以爲我俗席地而坐，食無案卓，寢無臥牀，服無衣裳之別，婦女涅齒，帶廣，蔽膝圍等，皆爲外人所訝者，而中人辮髮垂地，嗜毒烟甚食色，婦女約足，人家不設厠，街巷不容車馬，皆不免陋者，未可以內笑外，以彼非此。」岡氏言雖未免有悻悻之氣，實際上却是說得很對的。以我淺陋所知，中國人紀述日本風俗最有理解的要算黃公度，日本雜事

詩二卷成於光緒五年己卯，已是五十七年前了，詩也只是尋常，註很詳細，更難得的是意見明達。卷下關於房屋的註云：

「室皆離地尺許，以木為板，藉以莞席，入室則脫屨戶外，籐而登席。無門戶窗牖，以紙為屏，下承以槽，隨意開闔，四面皆然，宜夏而不宜冬也。室中必有閣以庋物，有牀第以列器皿陳書畫。（室中留席地，以半掩以紙屏，架為小閣，以半懸掛玩器，則緣古人牀第之製而亦仍其名。）楹柱皆以木而不髹漆，晝常掩門而夜不扃鑰。寢處無定所，展屏風，張帳幬，則就寢矣。每日必洒掃拂拭，潔無纖塵。」又一則云：

「坐起皆席地，兩膝據地，伸腰危坐，而以足承尻後，若趺坐，若蹲踞，若箕踞，皆為不恭。坐必設褥，敬客之禮有敷數重席者。有君命則設几，使者宣詔畢，亦就地坐矣。皆古禮也。因考漢書賈誼傳，文帝不覺膝之前於席。三國志管寧傳，坐不箕股，當膝處皆穿。後漢書，向栩坐板，坐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朱子又云，今成都學所存文翁禮殿刻石諸像，皆膝地危坐，兩蹠隱然見於坐後帷裳之下。今觀之東人，知古人常坐皆如此。」（日本國志成於八年後丁亥，所記稍有詳畧不同，今不重引。）

這種日本式的房屋我覺得很喜歡。這卻並不由於好古，上文所說的那種坐法實在有點弄不來，我只能胡坐，即不正式的趺跏，若要像管寧那樣，則無論敷了幾重席也坐不到十分鐘就兩腳麻痺了。我喜歡的還是那房子的適用，特別便於簡易生活。雜事詩註已說明屋內舖席，其制編稻草為臺，厚可二寸許，蒙草席於上，兩側加麻布黑緣，每席長六尺寬三尺，室之大小以席計數，自兩席以至百席，而最普通者則為三席，四席半，六席，八席，學生所居以四席半為多。戶窗取明者用格子糊以薄紙，名曰障子，可稱紙窗，其他則兩面糊暗色厚紙，用以間隔，名曰唐紙，可云紙屏耳。閣原名戶棚，即壁廚，分上下層，可分貯被褥及衣箱雜物，牀第原名「牀之間」，即壁龕而大，下宿不設此，學生租民房時可利用此地堆積書報，幾乎平白地多出一席地也。四席半一室面積才八十一方尺，比維摩斗室還小十分之二，四壁蕭然，下宿只供給一副茶具，自己買一張小几放在窗下，再有兩三個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几前讀書寫字，前後左右凡有空地都可安放書卷紙張，等於一大書桌，客來徧地可坐，容六七人不算擁擠，倦時隨便臥倒，不必另備沙發，夜深從壁廚取被攤開，又便即正式睡覺了。昔時常見日本學生移居，車上載行李只舖蓋衣包小几或加書箱，自己手挈玻璃洋油燈在車後

走而已。中國公寓住室總在方丈以上，而板牀桌椅箱架之外無多餘地，令人感到局促，無安閑之趣。大抵中國房屋與西洋的相同都是宜於華麗而不宜於簡陋，一間房子造成，還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當的器具陳設不能算完成，日本則土木功畢，鋪席糊窗，即可居住，別無一點不足，而且還覺得清疏有致。從前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鍋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館的樸素的一室內憑窗看山，或着浴衣躺席上，要一壺茶來吃，這比向來住過的好些洋式中國式的旅舍都要覺得舒服，簡單而省費。這樣房屋自然也有缺點，如雜事詩註所云宜夏而不宜冬，其次是容易引火，還有或者不大謹慎，因爲槽上拉動的板窗木戶易於偷啓，而且內無扃鑰，賊一入門便可各處自在游行也。

關於衣服雜事詩註只講到女子的一部分，卷二云：

「宮裝皆披髮垂肩，民家多古裝束，七八歲時丫髻雙垂，尤爲可人。長，耳不環，手不釧，髻不花，足不弓鞋，皆以紅珊瑚爲簪。出則攜蝙蝠傘。帶寬咫尺，圍腰二三匝，復倒捲而直垂之，若襁負者。衣袖尺許，襟廣微露胸，肩脊亦不盡掩。傅粉如面然， 殆三國志所謂丹朱坋身者耶。」又云：

「女子亦不着褌，裏有圍裙，禮所謂中單，漢書所謂中裙，深藏不見足，舞者迴旋偶一露耳。五部洲惟日本不著褲，聞者驚怪。今按說文，袴，脛衣也。逸雅，袴，兩股各跨別也。袴即今制，三代前固無。張萱疑耀曰，袴即褌，古人皆無襠，有襠起自漢昭帝時上官宮人。考漢書上官后傳，宮人使令皆爲窮袴。服虔曰，窮袴前後有襠，不得交通。是爲有襠之袴所緣起。惟史記叙屠岸賈有置其袴中語，戰國策亦稱韓昭侯有敝袴，則似春秋戰國既有之，然或者尙無襠耶。」這個問題其實本很簡單。日本上古有袴，與中國西洋相同，後受唐代文化衣冠改革，由筒管袴而轉爲燈籠袴，終乃袴脚益大，袴襠漸低，今禮服之「袴」已幾乎是裙了。平常着袴，故裏衣中不復有袴類的東西，男子但用犢鼻褌，女子用圍裙，就已行了，迨後民間平時可以衣而不裳，遂不復着，但用作乙種禮服，學生如上學或訪老師則和服之上必須着袴也。現今所謂和服實即古時之所謂「小袖」，袖本小而底圓，今則甚深廣，有如口袋，可以容手巾箋紙等，與中國和尙所穿的相似，西人稱之曰Kimono ，原語云「着物」，實只是衣服總稱耳。日本衣裳之制大抵根據中國而逐漸有所變革，乃成今狀，蓋與其房屋起居最適合，若以現今和服住洋房中，或以華服住日本房，亦不甚適也。雜事詩註又有一則關於鞋襪的云：

襪前分歧爲二叙，一叙容拇指，一叙容衆指。屐有如丌字者，兩齒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織蒲爲苴，皆無牆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緶或紉蒲繫於頭，必兩指間夾持用力乃能行，故襪分作兩歧。考南史虞玩之傳，一屐着三十年，蔑斷以芒接之。古樂府，黃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繫。知古製正如此也，附註於此。」這個木屐也是我所喜歡着的，我覺得比廣東用皮條絡住脚背的還要好，因爲這似乎更着力可以走路。黃君說必兩指間夾持用力乃能行，這大約是沒有穿慣，或者因中國男子多裹脚，脚指互疊不能銜梁，銜亦無力，所以覺得不容易，其實是套着自然着力，用不着什麼夾持的。去年夏間我往東京去，特地到大震災時沒有毀壞的本鄉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屐，曳杖，往帝國大學前面一帶去散步，看看舊書店和地攤，很是自在，若是穿着洋服就覺得拘束，特別是那麼大熱天。不過我們所能穿的也只是普通的「下駄」，即所謂反凹字形狀的一種，此外名稱「日和下駄」底作丌字形而不很高者從前學生時代也曾穿過，至於那兩齒甚高的「足駄」那就不敢請教了。在民國以前，東京的道路不很好，也頗有雨天變醬缸之概，在駄是雨具中的要品，現代却可以不需，不穿皮鞋的人只要有日和下駄就可應付，而且在實際上連這也少見了。

雜事詩註關於食物說的最少，其一云：

「多食生冷，喜食魚，聶而切之，便下箸矣，火熟之物亦喜寒食。尋常茶飯，蘿蔔竹筍而外，無長物也。近仿歐羅巴食法，或用牛羊。」又云：

「自天武四年因浮屠教禁食獸肉，非餌病不許食。賣獸肉者隱其名曰藥食，復曰山鯨。所懸望子，畫牡丹者豕肉也，畫丹楓落葉者鹿肉也。」講到日本的食物，第一感到驚奇的事的確是獸肉的稀少。二十多年前我還在三田地方看見過山鯨（這是野猪的別號）的招牌，畫牡丹楓葉的却已不見。雖然近時仿歐羅巴法，但肉食不能說很盛，不過已不如從前以獸肉爲穢物禁而不食，肉店也在「江都八百八街」到處開着罷了。平常鳥獸的肉只是猪牛與鷄，羊肉簡直沒處買，鵝鴨也極不常見。平民的下飯的菜到現在仍舊還是蔬菜以及魚介。中國學生初到日本，吃到日本飯菜那麼淸淡，枯槁，沒有油水，一定大驚大恨，特別是在下宿或分租房間的地方。這是大可原諒的，但是我自己却不以爲苦，還覺得這有別一種風趣。吾鄉窮苦，人民努力日吃三頓飯，唯以醃菜臭豆腐螺螄爲菜，故不怕鹹與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無論什麼都不大成問題。有些東西可以與故鄉的什麼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國某處的什麼，這樣一想就很有意思。如味噌汁與干

菜湯，金山寺味噌與豆板醬，福神漬與醬咯噠，牛蒡獨活與蘆筍，鹽鮭與勒鯗，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納豆即鹹豆豉，澤菴漬即福建的黃土蘿蔔，蒟蒻即四川的黑豆腐，刺身即廣東的魚生，壽司（雜事詩作壽志）即古昔的魚鮓，其製法見於齊民要術，此其間又含有文化交通的歷史，不但可吃，也更可思索。家庭宴集自較豐盛，但其清淡則如故，亦仍以菜蔬魚介爲主，鷄豚在所不廢，唯多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膩也。近時社會上亦流行中國及西洋菜，試食之則並不佳，即有名大店亦如此，蓋以日東手法調理西餐（日本昔時亦稱中國爲西方）難得恰好，唯在赤坂一家云「茜」者吃中餐極佳，其廚師乃來自北平云。日本食物之又一特色爲冷，確如雜事詩註所言。下宿供膳尚用熱飯，人家則大抵只煮早飯，家人之爲官吏敎員公司職員工匠學生者皆裹飯而出，名曰「便當」，匣中盛飯，別一格盛菜，上者有魚，否則梅干一二而已。傍晚歸來，再煮晚飯，但中人以下之家便吃早晨所餘，冬夜苦寒，乃以熱苦茶淘之。中國人慣食火熱的東西，有海軍同學昔日爲京官，吃飯恨不熱，取飯鍋置坐右，由鍋到椀，由椀到口迅疾如暴風雨，乃始快意，此固是極端，却亦是一好例。總之對於食物中國大概喜熱惡冷，所以留學生看了「便當」恐怕無不頭痛的，不過我覺得這也很好，不但是故鄉有吃「冷飯頭」的習慣，說得迂腐一點，也是人生的一點小訓練。希望人人都有「吐斯」當晚點心，人人都有小汽車坐，固然是久遠的理想，但在目前似乎刻苦的訓練也是必要。日本因其工商業之發展，都會文化漸以增進，享受方面也自然提高，不過這只是表面的一部分，普通的生活還是很刻苦，此不必一定是吃冷飯，然亦不妨說是其一。中國平民生活之苦已甚矣，我所說的乃是中流的知識階級應當學點吃苦，至少也不要太講享受。享受並不限於吃「吐斯」之類，抽大烟娶姨太太打麻將皆是中流享樂思想的表現，此一種病眞眞不知道如何才救得過來，上文云云也只是姑妄言之耳。

六月九日大公報上登載梁實秋先生的一篇論文，題曰自信力與誇大狂，我讀了很是佩服，有關於中國的衣食住的幾句話可以引用在這里。梁先生說中國文化裏也有一部分是優於西洋者，解說道：

「我覺得可說的太少，也許是從前很多，現在變少了。我想來想去只覺得中國的菜比外國好吃，中國的長袍布鞋比外國的舒適，中國的宮室園林比外國的雅麗，此外我實在想不出什麼優於西洋的東西。」梁先生的意思似乎重在消極方面，我們却不妨當作正面來看，說中國的衣食住都有些可取

的地方。本來衣食住三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其習慣與便利，發生愛好的感情，轉而成為優劣的辨別，所以這裏邊很存着主觀的成分，實在這也只能如此，要想找一根絕對平直的尺度來較量蓋幾乎是不可能的。固然也可以有人說，「因為西洋人吃雞蛋，所以兄弟也吃雞蛋。」不過在該吃之外還有好吃問題，恐怕在這一點上未必能與西洋人一定合致，那麼這吃雞蛋的兄弟對於雞蛋也只有信而未至於愛耳。因此，改變一種生活方式很是煩難，而欲了理別種生活方式亦不是容易的事。有的事情在事實並不怎麼愉快，在道理上顯然看出是荒謬的，如男子拖辮，女人纏足，似乎應該不難解決了，可是也並不如此，民國成立已將四半世紀了，而辮髮未絕跡於村市，士大夫中愛賞金蓮步者亦不乏其人，他可知矣。谷崎潤一郎近日刊行攝陽隨筆，卷首有「陰翳禮讚」一篇，其中說漆椀盛味噌汁（以醬汁作湯，蔬類作料，如茄子蘿蔔海帶，或用豆腐，）的意義，頗多妙解，至悉歸其故於有色人種，以為在愛好上與白色人種異其趣，雖未免稍多宿命觀的色彩，大體卻說得很有意思。中日同是黃色的蒙古人種，日本文化古來又取資中土，然而其結果乃或同或異，唐時不取太監，宋時不取纏足，明時不取八股，清時不取八股，又何以嗜好迴殊耶。我這樣說似更有陰沈的宿命觀，但我固深欽日本之善於別擇，一面卻亦仍夢想中國能於將來蕩滌此諸染污，蓋此不比衣食住是基本的生活，或者其改變尚不至於絕難歟。

我對於日本文化既所知極淺，今又欲談衣食住等的難問題，其不能說得不錯，蓋可知也。幸而我豫先聲明，這全是主觀的，回憶與印象的一種雜談，不足以知日本真的事情，只足以見我個人的意見耳。大抵非自己所有者不能深知，我尚能知故鄉的民間生活，因此亦能於日本生活中由其近似而得理會，其所不知者當然甚多，若所知者非其真相而只是我的解說，那也必所在多有而無可免者也。日本與中國在文化的關係上本猶羅馬之與希臘，及今乃成為東方之德法，在今日而談日本的生活，不撒有「國難」的香料，不知有何人要看否，我亦自己懷疑。但是，我仔細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現在日本「非常時」的行動，我仍明確地看明白日本與中國畢竟同是亞細亞人，興衰禍福目前雖是不同，究竟的命運還是一致，亞細亞人豈終將淪於劣種乎，念之惘然。因談衣食住而結論至此，實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論也。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北平。

# 實驗縣的展望

李天民

## 一、從「到田間去」到實驗縣的設置

中國的都市，在各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下，得以遂其畸形發展，裝璜成現代化的門面。最初，因為過去比較能够自給自足並且不曾經過外來打擊的鄉村，人力財力方面多少還可以供都市的吸引。但是究竟因為中國農村，生產技術，異常落伍，沒有許多本錢來支持現代化的都市，所以結果是鄉村日趨衰落，而都市亦僅有假繁榮的門面。十年前，便有人感到都市的膨脹與鄉村的衰頹，喊出「到田間去」的口號。在實行方面，有「山西政府的村治，與乎河北定縣之農村自治，(在翟城村，係米迪父子所創辦，世人皆以模範村稱之)」，(註一)但還未引起社會上多大注意。即至民國十六年共產黨脫離了國民革命陣線，開始作土匪流寇的擾亂，同時，又以國內軍事不熄，釀成各地盜賊蜂起。民十七八年間，梁仲華彭禹廷諸人因感於河南的混亂，便在鎮平實施鄉村自衛。同時，社會上一般教育人士亦極留心到鄉村工作，如由黃炎培等所主持之中華職業教育社於民十五以徐公橋為鄉村改進區。及民十七高陽君在無錫創辦民衆教育院，以養成江蘇全省六十一縣民衆教育農事教育服務人才為宗旨，自是鄉村工作才漸漸的具體化起來。

九一八事變後，因空前外患的襲來，展開了民族復興運動，全國上下都深深覺悟到在破碎支離百廢待舉的中國，舉凡一切非有一番新的革新，不足以適應當前的國難，與未來國家民族的危機，鄉村工作自然也就順應這時代的需要而有一種新的進展。民國二十二年春由蔣委員長提議設立江寧自治實驗縣，囑由江蘇省政府籌辦，該實驗縣於二月正式成立。同年七月，內政會議通過在河北設立縣政建設研究院，以定縣為實驗縣；山東設立鄉村建設研究院，以鄒平為實驗縣。俟後在山東又劃荷澤為實驗縣，在浙江亦劃蘭溪為實驗縣。實驗縣設置的意義，是鄉村工作由民間的社會事業變而為地方政府的工作。在這個時候，政府機關與社會團體或學校，亦多努力於鄉村工作而從事實驗區的設置，如燕京大學

之淸河鎮實驗區，金陵大學之安徽烏江實驗區，齊魯大學之山東歷城龍山鎮農村服務社，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之祝甸鄉實驗區，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之農業合作事業等，差不多每省都可以看見這活躍的鄉村運動。

總之，鄉村運動是捲起了一個時代的潮流，有不少的名流學者和知識階級，他們降低了生活，到一個沒馬路電燈影戲院的窮鄉僻壤去，他們並不是患了神經病，自己願意去找苦吃，那麼這種鄉村運動的背後，必然有個時代的影子在暗示着，不容我們輕輕的抹殺過去。我們認爲目前的鄉村工作，尤其是實驗縣的工作，是國家最下層的基本運動，這種運動的成敗，是可以影響到整個國家的政治組織。實驗縣之所以被人重視者在此，我們之所以欲有所論列者亦在此。

## 二、實驗縣工作的批判

三四年來，實驗縣的工作，的確有相當的成績，實驗縣的工作人員都有一種苦幹精神，爲我們所不能否認的，像江寧對於財政的整理，鄒平對於禮俗的敎化，定縣對於教育的普及，荷澤對於自衛的努力，但是就整個實驗縣的工作來看，也不免有些缺點存在。

（一）理論的爭執與行動的散漫——現在的各個實驗縣，大家都有一套理論，大家都有一套辦法，雖然近年來有所謂「中國社敎年會」「鄉村工作討論會」的組織，自然多少總交換些意見，溝通些聲息，不過這究竟是消極的表面的，其實誰也不願意犧牲他自己的意見和辦法 。二十二年夏間，中國社會教育社開第二次年會的時候，曾以「由鄉村建設復興民族案」爲討論中心，對於現階段中國鄉村工作的認識，有的以爲是「談不到建設，更談不到復興，只希望防止更大的崩潰」（註二），有的以爲「要防止鄉村的崩潰，非談鄉村建設不可，抑且非大談特談不可」（註三）。因爲有這樣的論戰，使這極有意義的題目，討論不出結果。去年該會在開封舉行年會時，又有鄉村建設具體方案的討論，在「鄉村建設之能動的力量」上，孟憲承與高陽先生認爲是「在整個的力量沒有產生以前，我們尤不得不設法謀自己工作力量的充實」，充實之方則爲：一、準對整個民族，二、認定工作中心，三、分工合作，四、擴大組織四者。而梁漱溟先生則以爲「討論由鄉村建設復興民族具體實施方案一題時，應先從客觀形勢上討論是否將有一鄉村建設之能動的力量之產生，果有此形勢再從而安排一促其產生之方案，至於鄉村建設實施方案當在此方案之後」（註四），因此鄉村建設的具體實施方案又成人言言殊的了。理論上既不一致，方法也就難合一

，從着眼處講：鄒平是注重禮教，認為「人與人間之關係日密，接觸日多，所以行之者必有其道，此道非法律而是禮俗，法律只可行於西洋，行於都市，若在中國社會，尤其是在鄉黨之間是不行的」(註五)。定縣是注重教育，以為「教育是造成建設的原動力」，「要談建設，是要用教育力量，把建設的知識，能力，乃至於建設的精神灌輸及農民，而後建設事業才有基礎，才會上軌道，而引起農民自動的努力」(註六)。江寧是注重政治。梅思平先生曾講：「江寧蘭溪與社會運動不生關係，他是用政府的力量來作……我們認為用社會運動的方式，或者從精神方面去訓練民衆都來不及，所以運用政府的力量，一邊作事，一邊造人，這是我們的出發點」(註七)。從制度方面講：鄒平認為過去的地方組織，所謂隣閭鄉鎮，分着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閭，只是一種編制而不是一種組織，於是把區廢止了，而代以鄉學村學，以達寓政於教為目的。江寧則是「合併區鄉鎮，全縣原有十自治區，除將二三兩區併為第二區外，并將全縣二百五十九鄉合併為百零九鄉鎮。廢除閭鄰，改村里制，因閭鄰組織雖屬整齊，但戶口限制綦嚴，反使自然之村落，為不自然之劃分，與鄉民生活習慣不合，於行政效率亦無形中受其影響」(註八)。定縣也是廢區，但另設巡廻指導區，用十二個農村建設輔導員不斷的輪流下鄉指導，在制度上彼此是這樣的不一致。再說，鄒平與定縣都是注重組織民衆的工作，但是組織的立論也各不同。在鄒平是用鄉學村學，所謂鄉學村學是本諸中國古時呂氏鄉約中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意思，據梁先生說：「為的是齊心好學，向上求進步」(註九)，注重在尊敬長老，(即鄉學村學中之學長)鞭策青年。定縣是用公民服務團，這種公民服務團是由過去平校同學會改組的，他們認為鄉村中的自然領袖只有號召的作用，能在鄉村中負實行責任的還是要靠農村中出血汗的青年農民。總之，這種例子很多，支節的不必詳舉。

本來實驗縣的工作，在中國還算是創舉，因為是創舉的實驗，在理論和方法上自難全求一致。但是它終結的目的是希望完成整套的鄉村工作方案來推行全國，不然，所謂實驗便沒有意義。三四年來，各個實驗縣多是各自為政，不是彼此愈走愈接近，而是彼此愈走愈隔離，因此，梁漱溟先生也不免有「如此東一處西一處零散的工作，果足以完成鄉村建設，復興民族乎」(註十)之慨了。

(二)政治前提的忽視——現在幹實驗工作的人，他們都過於把鄉村工作說得太神秘，尤其是鄒平和定縣，他們認為這是復興民族救亡圖存的唯一工作。自然我們并不是輕視鄉

村工作，不過鄉村工作只不過是建國運動中的一個部門，而不能籠罩全體，也即是說我們要復興民族，我們應該辦的事還很多，鄉村工作只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他們因為把這事看得太神聖，許多地方就不免故意的烘托和點綴，他們對於自己的實驗工作，究竟要甚麼時候才可以完成，他們自己也難肯定的答覆。另一方面，他們自己都忽略了實驗工作的順利進行乃至完成，都必須以國家的政治的安定與統一為前提。尤其是梁漱溟先生他對於鄉村工作更否認政治的力量，他說：「中國現在南北東西上下大小的政府，其自身皆為直接破壞鄉村的力量，這並非政府願意如此，實在它已陷於鐵一般的形勢中，避免不得，鄉村建設的事不但不能靠它，並且以它作引導都不行……社會一般如果以此期望政府，便是增加鄉村的破壞；政府如果真這樣負責來作，便是增添政治的紛擾，並且擾亂社會」（註十一），這種話我們實在不敢苟同。我們要問，鄉村建設是不是屬於地方行政範疇，國家的政治是不是應當撇開鄉村。退一萬步，就放下這些理論不談，試問鄒平近年鄉村建設工作之所以能夠得心應手的作去，是不是因為山東政府給予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以很大的政治力量呢？再如定縣，今年我們到定縣去參觀的時候，平敎會的秘書長陳筑山先生曾和我們談到「江寧的地方財政，過去因為土劣的把持，每年只收二三十萬元，經縣府整理後，每年增收至八九十萬，但我們並不希望像江寧，我們不主張用政治力量，主張用學術力量」。可是，我們知道平敎會所研究的材料，各地採用還多，却不一定先實行於定縣，這就是由於平敎會沒有政治的力量。本來政治力量並不是壞的名辭，只看我們用得適當不適當。

總之，我們以為鄉村工作的本身並沒有大不了的困難，真正鄉村工作困難的原因，還是因為中國政治沒有達到真正的統一。把鄉村實驗工作當着一種社會事業學術事業來作固無不可，但是社會事業與學術事業它的本身便缺乏很大的力量，同時也要受政治的支配和影響，要想超越政治的力量來謀鄉村建設，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正如章鵬若先生所謂：「我國今日所當注意之要點，在急需有一強有力之政府，勵精圖治，剷弊建新，而後始能負起復興之責任，可期蝸蟻之農民，登之於衽席。誠以我蚩蚩橫目，求生不得，欲負之以建國之責任，尚屬癡人說夢，故建國救國之責任，在目今狀況之下，雖亦有賴民衆之協助，然其重心，則究在政府」（註十二）。

（二）一縣單位的實驗——因為各人對於鄉村運動的看法不同，所以主持這運動的人對於自己工作的目的和價值，估

毫也就不一。另一方面，實驗區是成了現在一個時髦的名辭，成爲吸引一般人注意力的工具，於是有時不免徒事舖張，好爲立異。無論實驗範圍的大小，生計教育也有健康教育也有，農場也有，圖書館也有。在彼此相互間，則你編課本，我也編課本，你辦作物育種，我也辦作物育種，誰都辦有宣傳刊物，誰都印有很好的工作報告，誰都會講自己的一套理論，誰都不願意學誰。實驗縣是在社會上成了風頭縣，於是有所謂定縣主義鄒平主義這樣錯誤名辭的產生。但是我們知道實驗的目的是在來普遍的推行，所以實驗縣本身無論怎樣幹得好，都不能算是成績，現在實驗縣都各有各的成績，可是一談到推行便不免要成問題。比如江寧是把田賦移作縣的經費，鄒平是把田賦的三分之一移作縣的經費，假如全國各縣都這樣，那麼國家的田賦收入便要減少了。再如定縣自製的留聲機和播音機是很廉價的成功了，但在現在農村破產的中國，許多農民連飯都不得吃，是不是談得到這些享樂呢？這並不是說不應當講民衆娛樂，問題是民間有沒有力量來享受這娛樂。再看鄒平的鄉學村學不僅是變更了國家政治組織，而且把組織所寄託的精神也變更了，這種辦法，在一縣作起來，因爲範圍小，也許可以作得，但若要推行到全國，我們便不能不有懷疑。這些都不外是爲一縣打算的太多，而爲全國打算的太少。自然他們也並不是不知道爲全國打算，像定縣的同人常說，他們是把定縣當作研究室，「要找出一套縣單位的教育與建設原則，方法，技術與制度，希望推行到各縣」（註十三），但他們便沒有想到定縣本身是沒有這樣力量，同時又忽視了有這種力量的政治，所以在他們實驗中的某一部份就有很好的成績，也只是在實驗縣表現出來，如像在定縣算是有相當成績的保健制。假如他們能與地方政府發生比較協調的關係，像鄒平在短短的兩年中便添了荷澤實驗縣，同時濟寧行政督察專員也在他們手裏，很顯明的他們工作的範圍是不斷的在擴大，可是這種擴大究竟不是基於國家的法令與制度，而是因於人與地方政府的關係，那麼便免不了要受政治上人事變更的影響。現在幹實驗工作的人沒有看清楚這點，結果不過解決了實驗縣本身的問題，談到推行全國便就成問題了。

## 三、今後實驗縣工作應有的改進

我們非常重視實驗工作，尤其是爲將來縣政楷模的實驗縣。大家都知道縣是一個國家政治組織的基本單位，這種基本組織不健全，將來整個政治組織也不會健全的，未來的縣政工作是否健全，就看我們現在實驗縣的工作作得怎樣。我

們不能說過去幹實驗工作的人不努力，但在方法上應當改進的還很多，現在把個人的意見寫出來，作個參攷：

（一）確定目標——定縣同鄒平的同人常說，他們所實驗的鄉村建設與縣政建設都是復興民族的基本工作，自然在整個民族岌岌危殆的今日，舉凡一切都應以復興民族為職志，不過這只是一個最高的鵠的，是比較抽象的，至於各部門的工作必需有一個更具體的目標，即是它在復興民族運動中所担負的使命。在現在的江寧是實驗自治，鄒平是實驗鄉村建設，定縣是實驗縣政建設，好像已有一種特殊的任務，但實際上拿這三縣所作的事來看，大都不外是生計，教育，政治，禮俗，衛生等各方面，只是各人的方法不同，各人的側重點不同，因此我們應有一個較確定的目標。

（二）決定原則——實驗縣因人因事因地，在方法上固不必盡同，但原則上則須劃一，俾不至南轅北轍，各不相謀，在原則方面應注意下列幾點：

1實驗工作以敎養衛為中心，為應當前國家之需要，在敎養衛中宜以「衛」為首要，現在實驗縣的工作無不可以包括於此三字中，更勿庸標新立異，創造名辭以眩世惑俗。

2實驗縣的工作是屬於國家地方行政的範疇，不是社會事業也不是學術機關，應當以政治力量為主而以敎育或精神訓練補其不逮，因為在現在鄉村極度混亂的今日，對於文化水準異常低落人民，要啓發他們自動的為鄉里為國家服務的精神後，然後才談建設，這眞如俟河之淸了。

3實驗縣的時間，經濟，權限，應該有一個相當的限制，以免造成實驗縣的畸形發展。現在假定實驗期間為三年，在這個時間內可特別劃定實驗經費，實驗期滿後即停發。

4實驗縣的設置，一方面由中央依文化交通經濟各種不同的環境劃定全國若干縣為實驗縣，直屬中央，以期能找出縣政建設的共通點和相異點，便於通盤規劃。一方面可由各省劃定二三縣為實驗縣用成績比賽的方法，使縣政建設能加速度的進展，同時對於一般普通縣如有成績特別優異者，可隨時劃定為實驗縣。

5實驗縣應當有一個起碼的條件，在一個限定的時間內做到，如像肅清盜匪，禁絕毒物，與辦保甲普及敎育等。

6杜絕浪費，現在實驗縣的工作過於煩瑣，故欲圖百

廢俱興而結果則一事難成，因此今後凡是關於技術方面或需要專門人材的工作，不必由實驗縣本身來舉辦，可由政府規定由當地之學校或建設機關來輔助。舉例來說，如像鄒平定縣的農場現在都從事於作物育種的工作，這絕非一縣能力所易舉，萬一就辦到也太不經濟，故關於農業技術方面的工作頂好是由當地農學院或農林局來主持，他們就是實驗縣農場的設計者指導者，而實驗縣只須負推廣運銷之責，再如各種統計調查工作，亦可由當地學校來協同辦理，這樣使學術與政治打成一片，使學校的學生不用錢而得到實際的材料與經驗，政府不用錢而得到人材的幫助。如此學作合一與建敎合一，則人財兩面俱得經濟。

7為實驗工作的推廣及縣政的改進，在中央應該有個統制的機關，為此我們主張在內政部設立一個縣政建設設計委員會，它的任務是把實驗已有成績者來推廣和着對未來縣政建設的設計，由該會組織巡廻視察團，看目前縣政的癥結在甚麼的地方，同並勾通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從動的工作中來擬定建設方案，來糾正各方的缺點，來考察推廣的情況，不然像目前這樣東一處西一處的實驗縣即使實驗有成績，也不知要何年何月才能推行。

8在定縣與鄒平都極注意民衆組織的工作，這一點本來很重要，這種組織便是推動鄉村工作的機能，就整個國家觀點上講，這種機能應該劃一才好，但是現在的鄒平是用鄉學村學來組織民衆，而定縣是以公民服務團來組織民衆，我們以為這樣各用各的方法是不對的。今後推動鄉村工作的機能應當以保甲為中心，不宜再疊床架屋再組織些機關，二則保甲為中國地方現狀所極需要，富有普遍性質，三則縣政目標既着眼以「衛」字為首要，此種保甲制正符吾人縣政之目標。

(三)培植人材——中國現在要談到改革縣政建設鄉村，除了確立目標決定原則而外，便是培養人材，假如人材問題不解決，就有好的目標與原則也是無益的。談到地方工作人材問題，在現在是城市的人不願

意且不知爲鄉村工作，鄉村的人不能爲也無力爲鄉村工作，所以今後努力便是使城市的人願爲鄉村工作，鄉村的人能爲鄉村工作。不過這種人材的訓練一定要有統一的方法，最好中央宜有詳細的規劃，以省爲單位，由民政廳來主辦，事實上在目前都有這種需要，像山西有地方行政人員訓練所，綏遠有鄉村工作人員訓練所，四川近亦有縣政府人員訓練所的設立，其他各省亦沒不有訓練地方人材臨時或永久的機關，不過辦法全未統一，內容亦各不一致，對此應有一種通盤打算，此種地方行政人員訓練所的設立，一方則考績現有地方行政人員輪流訓練，一方則招收學生。在訓練方面應幷重理論與實際，校址不妨在城市，但最後必到鄉村（以實驗縣爲最好）實習，如此不僅可以解決一部失業問題，而同時可以增加地方行政效率，淘汰地方惡劣人員。最主要的問題是人材的訓練應該是有計劃，有方法，爲建立合理之縣政百年大計，而不是爲應一時或一地需要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方法。

（註一）李宗黃著考察江甯鄒平靑島定縣紀實
（註二）莊澤宣崔載陽古楳「由鄉村建設以復興民族案」議見
（註三）鄉村建設三卷六期梁漱溟著建設與崩潰
（註四）敎育與民衆六卷一期鄉村建設問題論集
（註五）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成立趣旨
（註六）定縣實驗區考察記
（註七）鄉村建設四卷十二期梅思平中國五個實驗縣之比較
（註八）同註一
（註九）村學鄉學須知
（註十）同註四
（註十一）梁漱溟著鄉村建設論文集
（註十二）章驥若著農村復興之理論與實際
（註十三）同註六



# 世界幣制混亂中的貨幣理論線

尹景湖

## 一、國際貨幣戰與幣制的混亂

樂觀派的經濟學者和別具野心的政論家們，在這世界經濟極度恐慌的過程中，怎樣巧言花語的說：現在世界經濟恐慌已成過去，不景氣的風雲已被衝散，從此世界即刻恢復繁榮了。但鐵一般的事實會赤裸裸的告訴我們：目前世界各國的經濟狀況，仍然是處在嚴重的情勢之下，恐慌的氛圍中，生產的過剩與工人的失業，雖然由於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費擴張，與通貨膨脹政策實行的結果，已經略見起色；但這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强心劑」而已，決不會解除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恐慌。

在一九三一年末季的時候，英國首先就被迫放棄了金本位制度，接着附屬英鎊勢力範圍的國家，也就相繼步了它的後塵；而其他的一般經濟恐慌較甚的國家，這時也都為了它們國家的利益，終於不得不把金本位制放棄，截至現在，世界上殘留的幾個保持金本位制的國家，只有歐洲的金本位集團了。這樣，隨着世界金本位制的崩潰，國際間的貸借關係便失却了自由的調節，而各國的國民經濟主義的實行也就愈形加緊，因而貨幣集團更得强化，現在展開在我們眼前的世界貨幣集團的陣線，很顯然的是下列的形勢：

一、美元集團——美國，坎拿大，南美諸國。
二、英鎊集團——英國，印度，澳洲，紐西蘭，南非聯邦，埃及，瑞典，挪威，芬蘭，葡萄牙，愛爾蘭，及其他英領諸國。
三、金本位集團——法國，荷蘭，瑞士，義大利，波蘭。
四、歐洲匯兌管理國——德國，奧地利，捷克，匈牙利，立陶宛等國，及比利時（本年三月底已脫離金本位集團）。
五、日滿貨幣同盟——（內含朝鮮台灣等殖民地）。
六、蘇聯。

以上能夠稱得真正貨幣集團的，自然是前三者，在這裏我們為了便於說明起見，所以便概括的指示出了上述。他們都是負着本國國民經濟的使命，為了推銷過剩商品，和其他的國家在急劇的混戰着。當作它們作戰的唯一的武器，除卻在貿易上的定額輸入分配制（Quota System），和滙兌上的

管理匯兌（Exchange Control）外，便是貨幣上的通貨貶值政策了。而且這種政策，正是它們其他一切政策的中樞。尤其近來美元集團與英鎊集團的鬥爭，和美元集團對於用銀國（如中國）的壓迫，都是利用這個唯一的手段。

這種貨幣戰的手段，毫無疑義的叫各國的經濟，越發混亂了。因為隨着世界各國國民經濟主義的發展，各國全都為了本國經濟的繁榮，一方面竭力設法增加他國的商品購買力，同時更高樹關稅壁壘，防止他國的商品輸入，反之，其他各國也都為了保護它們的國家的利益，立刻也就給與同樣的報復，結果國際貿易枯涸，阻碍了國際間的資本的移動，以致世界的貨幣狀態陷於極度的不安。最近十幾年來世界各國的貨幣制度，就是時時刻刻的攪擾在這混亂的旋渦中。世界幣制的混亂，現在已經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今日最重要的，就是針對着這種混亂，找出適當的對策。本文的目的，即在敘述今日世界幣制混亂中的貨幣理論線，企圖在中國展開新的貨幣理論的階段。

## 二、貨幣理論線

美國支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溫納（Jacob Viner）曾經說過：「假如我們認為今日世界幣制的混亂，不久就可因經濟的景氣循環而自動的恢復，不必加以救濟，那就等於「對被烈火包圍在房屋中的人們說：你們從窗戶中跳出是危險的，不如等待天上降雨，把火澆熄了」。這是多麼有力的一句名言！所以在這十幾年來世界幣制混亂的過程中，各國的當局和學者以及國際會議上曾決定了不少的對策；我們在這裏所介紹的，都是在世界經濟會議以後的各家拯救貨幣混亂的對策。為便於了解起見，當然須有一個適當的分類的方法。現在世界幣制混亂中的貨幣理論，雖然衆說紛紜，但是我們可總括如下——

世界幣制混亂中的貨幣理論線
- 1 金本位恢復論派
- 2 統制的通貨膨脹論派
- 3 金銀複本位論派
- 4 管理通貨論派
  - a. 國際協調通貨論派
  - b. 管理貨幣論派
  - c. 信用統制論派

由此表看來，好像每一個論派與另一個論派的界限劃得是很清楚的；但是我們應該注意：這裏並沒有一個不可超越的鴻溝，只不過是為了便於分辨而已，尤其在統制的通貨膨脹論派與管理通貨論派之間，相隔是很近的。再者歸併每一個學者的類別，完全是根據他們對於今日世界幣制的混亂所

發表的最近的主張，這和他們的過去的貨幣思想，也許稍有出入，不過大體上不會完全不同的。現在即就表中的前後次序，分述於下。

## 三、金本位制恢復論

本來貨幣上的金本位制度，是久為資本主義國家奉為金科玉律的制度；而且在維持它們本身的存在上，也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所以，雖然歐戰時期，各國由於龐大軍費的支出，以致惹起通貨膨脹，終于促使金本位制崩潰，但至一九二五年，隨着世界景氣的恢復，金本位制又被各國採用了。不過這種新恢復的金本位制度，因為附加上了許多人為的力量，所以它終非戰前金本位制的本色，結果遂跟着一九二九年世界第三期恐慌的爆發，重復走入崩潰的途徑。

在這金本位制急劇崩潰，世界幣制日愈混亂的過程中，有人主張這時若想解除貨幣恐慌，使貨幣價值趨於安定，則只有恢復金本位制度，於是形成世界幣制混亂中的金本位恢復論派，這一派的代表者在過去有英國的浩特瑞（R. G. Hawtrey)班漢（J. Bentham）肯里夫委員會（Cunliffe Committee） 張伯倫委員會（Chamberlain Committee）等，在現在著名的則有美國的甘梅爾博士（E. W. Kemmerer)，現在我們來看看甘梅爾對這世界幣制混亂救濟的主張。甘梅爾曾經充當過十二個國家的財政顧問，號稱為世界貨幣的醫生 The Money Doctor 。甘氏認為要救濟目前世界幣制的混亂，一切通貨膨脹政策，以及管理貨幣政策，都只能加緊它的混亂，並非救濟恐慌的良策。只有金本位制才有變成國際金本位的希望；而今日成為問題的，並不是創造新幣制以代替金本位制，乃是求金本位制的改良。他說：『金本位制雖然不能看成完全無缺的貨幣制度，但它確是較良好的本位制度，舉世對之，已經有了充分的經驗。最近將來的緊要幣制問題，不是一國創行新法以代替金本位制的國家問題；乃是全世界改良金本位，以便成為更適宜的本位的國際問題』。

甘氏說明原則以後，便敘述他的恢復金本位制的途徑。他以為貨幣價值的不穩定，足以防礙商業的繁榮，商業不得繁榮，那末人心就不安了。所以今日世界不景氣的中心，完全是在於人們心理的不安，並非是金的不足，因而若想求得人心安定，則首須安定貨幣價值；為要這種貨幣價值安定，「求諸人民的堅固的信仰，就是成功的基礎」。那末怎樣求諸人民堅固的信仰呢？按他的意思，首須具有固定，確實，及永久不變的三點。因為人民假如看出政府對於穩定計畫抱着猶豫的態度，不肯担負絕對的及永遠的實行這計畫的責任

的話，他們就不能十分相信了。

總之，甘氏救濟世界幣制混亂的主張，不外竭力防止貨幣價值變動，堅持着金本位制的自動的調節。

## 四、統制的通貨膨脹論

在敍述這一派的學說以前，關於這個新名詞的意義，有解釋的必要。我們知道：原來的所謂通貨膨脹(Inflation)，簡單的來說，不外就是使貨幣的數量過度膨脹的意思，它的實行的前提條件，多半是爲要救濟天災或彌補戰費的支付，但因其漫無統制，所以它的結果是很壞的。現在當着這世界商品過剩的時代，各國都想提高物價，利用一種統制的貨幣政策强使物價恢復到戰前經濟安定時的狀態，這種通貨政策就名之爲再膨脹（Re-inflation），其目的就是以政治上的方法强制人類消化過剩的商品，企圖因此提高物價，救濟恐慌。屬於這一派的主張者，在過去國聯金委會和英國的麥克米蘭委員會，在今日則華倫（George. F. Warren）和皮爾生(Frank A. Pearson)的商品補元案(Compensated dollar plan)，和費斯洛（Robert Fislar）的通貨膨脹論，以及費希爾（Irving Fisher）的通貨安定論的主張，都可以歸併在這一類的。

首先我們來看華倫教授和皮爾生教授的商品補元案。本來這個理論的發揚者，是費希爾教授，現在却被他們取得實踐了。他們說：根據歷史的記載，古時代的人們曾經用過各種東西充當價值測定的標準，經幾世紀以後，具有優越性的金，才得獨佔了這個職能；但無論如何，金子也是一個商品，它也必須隨着需要供給的變動，而改變其價值，所以我們所謂當作價值尺度看的金幣。實際上正是一個不斷變動的尺度。即我們通常說決定金元的時候，並不是說決定金元的價值，乃是決定包含於金元中的金成分的重量。所以，實際講起來，現在我們還有一個所謂價值尺度或標準。

華倫和皮爾生就根據這樣的理論，進而談到今日物價的下落，即所謂安定的問題。他們說：爲要救濟目前的世界恐慌，首須安定物價，若想物價安定，當須根據物價指數以統制貨幣數量。在他們認爲可根據的物價指數，須爲躉賣物價指數，因爲在安定問題上，與其用關於零賣商品物價，不如用躉賣商品物價指數較爲正確些；而且適當的躉賣物價指數在最合理的安定基礎上，不會惹起金融上的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

在決定了物價指數以後，爲求物價的安定，究竟以何種貨幣制度爲適當呢？他們就此批評了各種的貨幣政策，最後

就提出所謂最澈底的解除恐慌的方案—費希爾的商品補元了○他們主張隨時變動金元的重量，使金元常能購買大約同量的物品○他們說：金與銀以及其他貴金屬的鑄貨，這時都沒有必要；僅在兌換的時候，由其法定的平價實行一定量的金銀或貴金屬的交換就成了○就此看來，今日世界恐慌所患的物價下落，用這種方案便可以解除，所以不拘任何方面的反對，他們終認爲這是唯一的一個救濟恐慌的方案○而且即在我們中國，也都受了這種學說的影響，當去年白銀問題爆發的時候，南京金陵大學敎授路易士（Lewis）與張履鸞先生所主張的中國白銀對策，應採取補償性銀元，就是受了這種學說的影響○因爲當今商品過剩時代，這種商品補元案的實行，不外就是以人爲的力量減低平價，使物價提高，所以我們認爲它是統制的通貨膨脹論派○

其次談到費斯洛安定貨幣的主張，他首認爲今日社會的不幸，是生產的過剩，而怎樣生產的問題已成過去，今日的問題是應該如何消費的問題；換句話說：即從缺乏的經濟學到過剩的經濟學了○他認爲使社會上的失業消滅，得有十足的購買力，必須實行通貨膨脹○但他又認爲過度的通貨膨脹，必然招致貨幣購買力的慘落，我們不能忘記這會使定額所得者的購買力減少○所以他說，現在是一方面實行通貨膨脹，另一方面圖購買力安定的問題○他主張爲收得通貨膨脹的效果，必須創設流通貨幣（Current money），同時爲其購買力的安定，則又必須創設銀行貨幣（Bank money），前者在作爲交易手段而流通；後者作爲支付標準或資本蓄積的手段，而具有計算貨幣的性質○至於這兩種貨幣的比率關係，即由定期發表的生計費指數來規定○換言之，即隨着指數的變動，以不同的額數的流通貨幣代替一定額數的銀行貨幣；或以一定額數的銀行貨幣，掉換不同額的流通貨幣○總之，從各方面看來，費斯洛的主張，是不希望現在的制度根本改革只求在現貨幣制度下，以統制的通貨膨脹手段來調和這經濟的不景氣○

最後我們談到費希爾○他可以說是這一派的典型代表者，根據他的數量說的原理，對美國的恐慌救濟策，他曾經發表過商品補元案，現在他對於目前的世界經濟恐慌，更發表了一個具體的對策○他認爲在今日世界經濟急劇恐慌的過程中，一切的應急對策，如舉辦慈善事業，減輕債務負担，都不是根本的對策，其結果徒勞力而無功○他認爲現在只有根據他的貨幣數量學說，實行統制的通貨膨脹，進而達到金統制，信用統制，以及流通速度的統制○尤其在緊急的場合，這種流通速度的統制非常重要，在正常的場合，則首須根據

公開市場政策(The Open Market Policy)實行信用的統制，繼而金統制，最後完成物價的安定，恢復世界的繁榮。

## 五、金銀複本位論

關於這金銀複本位的問題，當一九二九年世界銀價下落的時候，對於銀問題兩個有權威的學者，即開克(W. H. Kirk)和蘇爾德(Sir Arthur Salter)就曾經討論過。不過當時世界經濟還沒深入第三期的恐慌，所以未曾惹起世人很大的注意；現在由於世界金本位制崩潰的結果，各國貨幣制度愈呈混亂狀態，於是就有一部分談救濟世界恐慌的人們，正式提出恢復金銀複本位制的主張。這一派人認爲今日世界經濟恐慌的原因，本爲商品生產過剩和購買力的缺乏，而這購買力缺乏的原因就是金的不足。根據他們的意見：爲補救這金的不足，須採用金銀併用的金銀複本位制，以便提高物價與銀價，增加用銀國的商品購買力，並因金銀調節的關係，可使金銀價格安定，阻止世界幣制的混亂。

主張恢復金銀複本位制的學者，有英國的阿麥與浩文二氏和美國的白銀派以及詹納(John Janney)的銀均衡論(Silver Equalization)。據阿麥與浩文的主張，認爲自一九二〇年以後，因爲世界銀價暴落的結果，用銀國的經濟狀況愈趨惡化，致使以東亞爲主顧的歐洲貿易，受了很大的影響。按東亞人口足佔世界人口的二分之一，現在假如這些人口的購買力根據銀價提高恢復了的話，不消說，對於世界景氣的恢復，是有重大的意義的。况且因爲這時金與銀都變成法貨的緣故，對於匯兌更必增加它的安定。所以他們據此種種理由，堅認今日打開世界經濟恐慌的貨幣政策，只有恢復金銀複本位制。

其次談到美國白銀派所主持的白銀政策，雖然未明目張膽的說過：美國要恢復金銀複本位制，但實質上，他們提高銀價的一舉一動，都在顯示着接近這種貨幣制度的實行，尤其詹納氏的銀均衡論，更足以代表這一派的指導理論，而顯現在美國產業復興運動中，爲求解除恐慌，貨幣安定，金銀複本位論已經抬頭了。

詹納首先說：由於英國在世界上經濟勢力優越的緣故，英國的金磅首先有成爲國際尺度的可能。但英國的經濟目的與美國的經濟目的完全相反，英國的繁榮，多半是依賴用低廉的費用購入食料或其他原料品；反之，美國的繁榮，大部分則依賴以高的價格賣却其過剩的食料並其他的原料品。這還不算，即在對於銀的立場上，英國因爲對印度的關係，希望銀價下落，反之，以產銀最豐的美國，則希望銀價高漲

。詹納氏的中心主張，當然是站在美國的立場上，正與英國希望提高金價降低銀價的方法相反，而主持美國不賣銀買金，反而買銀賣金；並且使銀貨並不直接與現金交換，只有在當時的市場上和銀塊相交換。至於金銀比價安定的問題，則以金和銀的買賣相互統制而達成。所以詹納氏這種提案，是注重在統制世界上充當貨幣用的金與銀。

為要實行這銀均衡論，在詹納氏認為第一須根據政府銀的買賣來調節金的國際價值與國內物價水準均衡。第二，為合法的交易，紙幣可兌現金和銀。第三，對內或對外的通貨不受國家的干涉，僅由中央銀行來決定。總此三項實行的結果，他相信會造成金的本身價值不能提高，反而銀價高漲；並且不但能使金的購買力安定，而且會恢復了銀的購買力，並使其安定。

就此看來，詹納氏的這種學說，總不外在金流通貨幣以外，更企圖以銀貨自由流通。這種主張，很顯然的是接近了金銀複本位制。即在我們中國，當美國開始提高銀價的時候，就有人主張中國應該趁此機會，實行金銀複本位制，作這種主張的人物，當推李權時和姚詠白二位先生，他們的見解，大致是認為實行複本位制，一方面可以解除世界恐慌，同時更可以連帶的解決白銀問題。

## 六、管理通貨論

最後我們談到管理通貨論的主張，這在今日國際貨幣戰急劇進行中，恐怕是具有主導作用的一種通貨政策。現在每一個參加貨幣戰爭的國家，大都以此當作唯一的武器，企圖對內統制物價，對外統制匯兌，以與各敵國角逐於世界戰場。但什麼是管理通貨呢？關於這個嶄新的名詞各家說法雖然不一，但大體上相類。總之，當物價變動的時候，甚至景氣變動的時候，以真實發展國民經濟為第一目標，而由中央銀行自由裁量，決定一國（甚至世界）通貨信用的增減與創滅的政策，就是管理通貨政策。所以在管理通貨上的通貨與信用的創滅，都是應國民經濟的必要。至如對外匯兌安定的問題，便是第二個目標了。

這種管理通貨統制的方法，有貼現政策，公開市場政策，匯兌平準基金等。但關於這種管理通貨的主張者，在理論上有的偏重於國際協調的方面，有的偏於信用統制或純正的管理貨幣方面；不過這並不是說：偏重國際協調方面的主張，就不主張信用統制或管理貨幣，其實這三方面是互依為命的。現在即就最近的每個貨幣專家關於管理通貨的見解，分三項說明如下。

一，國際協調通貨論——在目前世界幣制混亂的情勢下，管理通貨中偏於這一方面的主張者，著名的有馬丁（P. W. Martin），姆瑞那斯基（Feliks Mlynarski），維伯（Sir Charles Morgan Webb），和凱因斯（J. M. Keynes）等。馬丁氏認為今日世界經濟恐慌的爆發，是歷史上社會進化必然的結果，現在金本位制已經不能存在了。他說：今後成為問題的，只有下列三方面，即滙兌安定問題，物價安定問題，和充分消費生產物的購買力存續的問題。關於這三個問題的解決，在他看來，若想物價安定水準與滙兌市場完全不變為不可能，至如物價安定，當此物價狂跌時代，除利用公開市場政策，間接的能給與些小的補救外，其他的方法都是不成功的。再者關於購買力存續的問題，有些人主張縮小生產費與政府興辦事業，藉以刺激生產，救濟失業，但在馬丁氏看來，其結果適得其反，不但未能救濟失業，反而更使失業增加。

然則馬丁氏對這世界經濟恐慌失望了嗎？當然沒有！他認為以上三個問題的解決，雖很困難，但他決不認為問題困難就袖手旁觀。他主張為求以上三個問題的解決，首先必須世界各國相互協調，以便促成各國的生產力與購買力的均衡，迨這種均衡固定以後，各國的物價就可安定，因之滙兌也得安定，終于世界的貨幣標準得以確立。到那時世界景氣的恢復便指日可待了。不過在這裏應該注意，就是在實行這種國際協調以前，各國的中央銀行，須能以新的科學常識統制其國內的通貨與信用的流通，並且各國政府的預算，須不單單是一個政府的預算，也不是全國民經濟的預算，要為世界經濟的預算。就在這樣的理想前提下，最後他高唱國際協調的通貨論了。他的結論是說：「國際的貨幣協調，會防止世界幣制的混亂，而世界貨幣問題的解決，不僅是物質問題，而且也是道德問題的解決，反之，如果這個問題不得解決，那末世界的混亂就不知伊於胡底了」。

其次談到姆瑞那斯基的主張。在他認為今日世界經濟恐慌的原因，並不像一般俗流經濟學者所說：是由於『加太爾』等的關係；因為像『加太爾』一類的經濟組織，正是顯示着時代的進化，我們決不能強認為這是恐慌的病源，而阻止它的發展。在他看來，今日世界恐慌的特殊原因，完全是由於價格構成失却了彈力性的緣故，現在若想恢復這種彈力性，自然首須恢復國際收支平衡，固然，為要達到這國際收支平衡的目的，恢復金本位制也可以，通貨貶值也可以，但這些只有國際政治休戰才能有效，所以他說：「為求物價與幣值利息等一致的增加，則必須召集國際貨幣會議來解決」。至

如維伯氏的主張，認為今日世界幣制的混亂並非是禍，乃是走向新的國際本位的鎊元本位的序幕。他說：金本位制的恢復已不可能，這時假如欲求世界幣制的安定，則須在世界通貨會議上決定美國與英國同時提高物價，及至物價達到均衡點以後，即以物價指數為價值的單位標準，使世界走向新的國際本位的鎊元本位。

最後我們來談凱因斯的主張。本來凱氏可以說是今日世界管理通貨論者的翹楚，在他的名著：A. Treatise on Money第七編中，就是專來討論管理通貨的，其理論的深奧與見解的新穎，可以稱為近代貨幣理論中獨稱一家的學說。不過在這裏我們單獨把他歸併在國際協調通貨論中的原因，完全是因為本文是以世界經濟會議後各派對於世界幣制混亂的見解的敍述，因此，我們在這裏就是根據他給世界會議的建議來談的。他說：由於今日世界所患的是生產過剩，所以有許多人申述救濟恐慌的對策，主張限制生產，他以為這是絕大的錯誤。因為這樣，從社會的觀點看來，生產者的收入勢必減少，結果失業愈發增加，恐慌因之更甚。按他的意見，與此正相反對，他以為我們這時候不應在生產方面去着眼而限制生產，反而應該在消費方面着眼去增加購買力。他說：「為使物價騰貴，與其限制生產，不如努力使國民的消費力即購買力增大，因為只有這樣才是提高物價的方法」。

凱因斯就把這樣的理論貢獻給了世界經濟會議，隨後就根據這種理論，發揚他的國際協調通貨論。他說：現在若想增大國民的消費力，一切國內強制國民消費的政策，當然不是正當的方法。在他看來，如能使全世界根據公債消費力的增大，就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因為現在世界經濟恐慌的原因，多半是由於世界各國海外投資的封鎖，尤其美國的這種舉動，更給世界很大的影響，所以現在為要使世界的消費力增大，首先必須使美國對外投資，不過在各國既借得這種資金以後，必須以提高物價與整頓金融，擴大消費力普遍全世界為本質。關於這個促成協調的工作，便是目下世界經濟會議主要的課題。

但如何能使國際間的貨借圓滑以便增大消費力呢？凱氏說現在有三種辦法。第一，由財政優越國直接借給財政劣位國。第二，財政優越國在本國內舉行投資，藉以增大消費力，促進產業繁榮，救濟失業。第三，各國租稅減輕，並使增大消費力的政策普遍全世界。

就這三種辦法看來，據凱因斯的意思，第一種辦法當目前世界經濟極度恐慌的時代，每個財政優越的國家全都恐怕投資凍結，當然不易辦到。至於第二種辦法，則容易促成各

國國家經濟主義急劇的發展，這不但無益而且有害。所以較能收到效果的還是第三種方法，而這第三種方法的實行，則不得不賴世界經濟會議的決定了。

其次關於各國銀行方面還有值得注意的。他說：為要使各國的銀行對於它們的現金準備不發生恐懼，現在必須以國際通貨堅固它們的準備基礎；但這國際通貨不應建築在金的基礎上，而應以使於利用的金票來充當，因此他具體的向世界經濟會議建議實行金票政策，其要點如下：

（一）設立金票發行的國際機關，金票票面額以金元的成分為標準。其發行額最高限度為五十億元。

（二）各國對於金票的分配，須按定額分配之，最高一國不得超過四億五千萬元，遇有例外時（如對銀本位國），則由國際機關斟酌決定之。

（三）金票在各國即與金一樣，但不流通市面，只保存於中央銀行或財政部，充當國內發行紙幣的準備。

（四）由各參加國選出管理委員，按照金票發行額及公債利息適當的改革，調節現在主要商品的物價，使其自一九二八年後的物價水準提高。

二・管理貨幣論——在世界幣制混亂的對策中，屬於這一派的學者，主要的有尼柯爾(Finlay Nicol)，亞伯蘭斯（M. A· Abrams），安加斯（Angas），高鏗那（Mac Kenna），加塞爾(Gustav Cassel）等。尼柯爾一向反對凱因斯的恐慌對策的主張，他認為今日世界恐慌所患的既是生產過剩，當然再無法增大購買力；並認為今日是世界科學昌明的時代，一切國家自己就能統制貨幣，絕無國際協調的必要。他主張為要救濟今日世界幣制的混亂，只有統制貨幣發行額，和統制物價，以人為的力量求其平衡就够了。至如亞伯蘭斯，他反對一般的物價安定論，在他看來，物價安定並算不得什麼問題，最重要的還是通貨供給量要常常一定，換言之，就是適行有效的貨幣供給（Effective Supply of money），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經濟安定，所以他主張今日世界各國當局，全都應該對於它們國內的銀行，發出一個嚴厲的警告，使它們一定遵守着這個法則，以實行管理貨幣。其次，談到美國典型的管理貨幣論者安加斯，他認為現在世界上的金本位制，事實上已經不能存在；管理貨幣已經佔得優勢。根據他的主張，為打開目前世界經濟的不景氣，急應以管理貨幣制代替金本位，因為只有這樣，才可避免可怕的通貨緊縮。

最後我們來談馬鏗那與加塞爾。馬鏗那本為英人，在歐戰時期曾一度担任英國的財政總長，現為英國五大銀行之一的銀行總裁，在每年定期的股東會議上，他總有一篇精彩的

演說，事後載在報張或雜誌上，頗能惹起世人的注意。現在他對於這世界幣制混亂的救濟，無形中成爲管理貨幣的主張。他說：「我很相信由貨幣的管理能使國內物價水準提高。雖然我曾聽過對於今日英美試驗未成功的種種非難，但我的主張決不能因此就動搖。在我看來，假如我們詳細檢討英美兩國的金融現象，尤其是使各國的物價水準提高的目的意識的貨幣管理，如今還沒有實現哩！」根據馬鏗那的這一段話看來，便可知道他是怎樣相信管理貨幣的魔力了。至於加塞爾，誰都知道他是購買力平價說的提倡者，氏於去年五月在倫敦 Cobden 紀念會上的學術講演，首先說世界經濟恐慌多半是貨幣上的原因，而各國的保商主義的發展，更加緊了這種恐慌的程度。現在爲要救濟這種恐慌，金本位制的恢復已不可能了，至於計劃經濟，更會阻止自動的調節，根據他的意見，只有依據他的購買力平價說進而統制世界的貨幣。他說：「國際間的均衡，只有在各國通貨匯兌率一致，至少也得在諸國的通貨購買力平價一致的時候，才得成立」。所以他主張：國際匯兌市場上唯一安定的方法，只有規定各低本位國一定的平價，至於這平價的選定，只因現在世界上眞正的購買力平價難得，所以有一個在安定時期比較近於正確的，便很滿足了。

三，統制信用論——關於這一方面的主張者，比前兩項較多了。如撒庫斯（Oscar Sackse），古留克斯塔托（Hans Gluckstadt）杜林（Franz Döring），漢希爾（Robert. H. Hemphill），賓賓(E. F. M. Durbin)等，都是這一方面的主張者。在撒庫斯認爲貨幣的職能中根本上就沒有儲蓄的價値，而世界不景氣的原因，是由於貨幣以金爲基礎的緣故，所以他以爲救濟世界經濟恐慌與幣制的混亂，首先必須廢棄現金，實行合理的信用統制。其次丹麥的古留克斯托的主張，首先肯定通貨的實體就是信用，而通貨制度就是生產通貨的產業。並認爲通貨也是商品的一種，因而肯定商品通貨的生產統制就是通貨的管理和物價的統制。要之，他的主張不外根據紙幣的管理和統制存款貨幣，隨着國內產業界的變化，以統制流通貨幣的數量。至於在國際方面，則希望各國以國債爲國際通貨的擔保，達到國際間的信用統制。其次德國的杜林則希望各國加强銀行的信用，以期完成信用的世界。最後漢希爾與賓賓也都是這一派的主張者，漢希爾認爲救濟世界幣制混亂的第一步，首先就須要努力銀行制度與金融制度的改造。因爲這次世界經濟恐慌的發生，完全是由於銀行家怕投資危險，以致金融凍結。這時打開恐慌之道，當然須要以人爲的力量擴大信用，藉以保障放款與存款的安全。至於

資賓氏本爲英國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他認爲現在資本主義已發展到爛熟期，這時爲要解除恐慌，社會主義的產業統制是不可缺少的條件，尤其銀行的國有化，更爲必要。所以他主張救濟目前世界恐慌，必須實行社會主義的信用政策，這種信用政策的實行，在平時即經濟安定時，實行長期的信用政策；在非常時即經濟混亂時，實行直接的信用政策，這種直接的信用政策，就是使物價與貨幣所得增大的貨幣膨脹政策，但他竭力聲明：務須阻止隨着貨幣膨脹政策的通貨膨脹。

## 七、結語

總上所述，在這世界幣制混亂中的四大理論派別的說法與主張，真是五花八門。雖然本文的目的是專在敘述，不及各家的個別的批判；但根據客觀的情勢與學理上的探討，金本位制的恢復已不可能，複本位制亦無從實現，只有統制的通貨膨脹與管理通貨，目前正在各國盛行着，不過這兩種政策，雖然是世界幣制混亂必然的結果，在現在或能收得一時的效果，但將來究竟能否像一般通貨論者所希望的：能使世界經濟走上繁榮的坦途，那却是一個問題了。

## 杏山草堂詩話

曾嘯宇

余讀近代詩集○自光宣以來○遺老耆宿○多爲門存詩○茲考其起原○倡始於義甯陳伯嚴先生○先生所著散原精舍詩○依門存韻者○約十餘首○爰摘而錄之○於見先生之作○變化不拘○不可以迹象求也○過伯發，出示所藏舊札，有詩志感○次韵答之云○盈盈帶水繞閒門○看作鳥啼溪上村○中有歌聲出金石○更宜風葉與呼喧○零鎌細憶平生語○暗燭能溫兒女魂○那料携君供醉眼○放鳶城闕幾人存○園夜和答姚叔節陶賓南云○薛蘿在眼月窺門○怪汝初尋紅樹村○書壁蝸牛鐙自靜○移床蟋蟀夜還喧○噤吟已了秦庭客○橋頌終傷楚些魂○莫面雲山篙行李○鴻濛原有橋梧存○十月十四日夜，飲秦淮酒樓○聞陳梅生侍御，袁叔輿戶部○述出都遇亂事○感賦云○狼嗥豕突哭千門○濺血車茵處處村○敢幸生還携客共○不辭爛漫聽歌喧○九州人物鐙前淚○一舸風波刲外魂○霜月闌干照頭白○天涯爲念舊恩存○遺興二首云○九天蒼冢影寒門○肯挂炊煙榛棘村○正有江湖魚未膾○可堪簾儿鵲來喧○嘯歌還了區中事○呼吸憑回紙上魂○我自成嚮喻非指○篷林努黎爲誰存○刺彇無如倚市門○區區思繞牧牛村○晚移觴榼溪橋穩○晨聽籌車田水喧○俯仰已迷蘭茳地○伶僂餘弔屬鏤魂○江長海斷風雷寂○陰識英雄草澤存○賓南伯弢皆有見和遺興之作○撥此酬之云○何人大嚼過層門○爲指初霜梅柳村○天放湖山兼晚色○陸沉懷抱有孤喧○居夷莫問乘桴事○掌夢難招負石魂○贏得風流說江左○新亭明滅謝墩存○東日本藤澤元云○三山才隔一重門○笑認鴉飛不到村○濁抱楹書明絕學○（自註，君父爲大阪明儒○）來探國論謝搴喧○驚猜豺虎憑陵地○收拾蟲沙慘濟魂○更有巵言名弔說○博桑十日可長存○寄肯堂云○拗怒横流東一門○憑誰疏引灌千村○公知吾意亦何有○道在人搴更不喧○碌碌已窮饑鼠技○姝姝欲併蠶魚魂○癡兒種海求甌脫○任被麻姑自笑存○返西山崖廬，將過匡山賦別云○謝客談經隱石門○陶公采菊杖南村○蒼茫余亦自茲去○九道江流相與喧○楓落舟帆明戶牖○松吹雲氣合精魂○孤兒猶認啼鵑路○早晚西山萬念存○用門存韻寄和黎徵生郎中，拼示譚組安○破戒綴此○後不復徇爲之矣云○草玄漫許隱黃門○巖齪看傭賣餅村○好佩瓊堤念抓孑○自依燈火問隊喧○浩園蟲鳥殘僧句○大陸龍蛇望帝魂○賭酒怨怨過十截○蘭苔翡牽眼中存○譚生談藝亦多門○環裏千村與萬村○二士風流古宜有○一魯夷夏暫無喧○（自註，謂已結辰州教案○）大波横雁洞庭雨○獨樹鳴蜩枉渚魂○披髮自尋眠食地○聞來雙槳爲誰存○鄭海藏謂先生詩○源雖出於魯直○而莽蒼排奡之意態○卓然大家○非可列之江西社裏○讀先生門存詩○可見一斑矣○

# 太平天國新史料幷跋

蕭一山

右討清復明起義檄文抄件一通，附南京陸制台請仙乩書，現藏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東方部，貼存於 or 8207(K) 冊中第十五葉。按此檄不知爲何人所發，乩書前有癸丑正月吉日等題字，以此推之，大約係太平軍初入金陵之前後，即咸豐三年春間也。檄文間有譌脫，如第二行劉文叔下，應有一光字；第五行長字下，應有一蛇字。句讀亦有錯誤，如第五行應以成功者退爲讀；第六行應以有德者君爲讀。殉國讓賢兩處，均不應點讀。以下蠻夷僭稱，華夏腥膻，（應改爲羶）胡蝸稱尊，夜郎自大爲四讀。屈眞才而鬻爵爲一句，不應斷讀。此文對仗甚工，似爲清初作品。南明之偏安，天地會之起事，均爲應有之筆，惜曾見於某書中，惟不能確記耳。太平軍初舉義時，天地會黨人亦到處蠢起，天地會以恢復明朝爲口號，此種檄文，無論爲傳抄或新作，實足以代表其主義。所謂明王有佐，故主尚存，在清初則託之崇禎三太子，在康熙以後，則擬爲小主朱洪竹，（可參看拙輯近代秘密社會史料或平山周中國秘密社會史。會中傳說，謂洪竹爲崇禎皇之孫，李仲妃所出也。）在道咸之季，則所謂大明天德皇帝也。此文必爲天地會起義黨人所發，與太平天國之討胡檄文，論調迥然不同，可知洪楊諸領

蓋聞唐虞揖讓，以上下之聖人；湯武征誅，亦中天之宗匠。漢[illegible]逮至王莽，劉文叔復中興；[illegible]當于金人，宋[illegible]遂終於[illegible]。惟我大明太祖，曾開國于南京，傳至季世，懷宗卻喪身于北闕，[illegible]位于[illegible]，雖留奉天心之已去，[illegible]闖賊大亂于中華，皇子奔逃于異域，吳[illegible]失計，假為拒虎進狼，竊政不良，且似長封豕，雖無成功者，遂以貽殉國，亦何妨有德者居以位讓賢，復何恨。獨思[illegible]胄，尚華夏腥遺胡羯，稱尊夜郎，自大其才，而[illegible]朝野之珠玉，皆[illegible]從貪吏以虐民，閭閻之脂膏盡竭；錢糧重斂，今日免而明日取；又老[illegible]秦苛法久矣，黎民望我[illegible]復甚專。今幸明王有作，故主尚存，仰觀天象，皆[illegible]左躬，俯察輿情，民心易[illegible]，[illegible]武以靖妖孽，惟望普天率土，執[illegible]子於咸陽，戮力同心，滅[illegible]于牧野。其金寸合德者，授以萬戶侯；一技一能者，授以千戶長。所耕者免税三年；犯法者有罪十條。上有[illegible]之主，下無冤枉之民，不[illegible]湯武之行，而復覩堯舜之世也哉。

癸丑正月吉日南京陸制臺請仙乩上書曰

鍾[illegible]西，鼓振東，鐵甲將軍如鐵鐘，平[illegible]王，執戟[illegible]，[illegible]跑馬過江東，[illegible]山河仍歸[illegible]，可憐蒼生與梁紅，惟有[illegible]章神濟頻，兩江月影古今同，若問[illegible]烟熄，長弓有力當雄，一旦小月即時走，那時[illegible]復大龍，二八[illegible]開不宜話，[illegible]中八九終兩傳[illegible]，看看[illegible]無出[illegible]，[illegible]試金方知[illegible]真

惟有[illegible]人 [illegible]

[illegible]

神雖受天地會民族主義之影響，而依附基督，自成一派，固與天地會若合若離也。附仙乩上書，係兩江總督陸建瀛所請之乩語。太平軍破江寧，建瀛殉難。乩文全不可解，惟見有金戈鐵馬之象，儻若問四句語意，平乩者似應為姓張姓趙之人，蓋長弓有力，小月時走，隱寓姓字；殊不知克江寧者，乃曾氏，非張國樑也。葉名琛以信乩語而失廣州，陸建瀛固亦早為之矣，當時風氣如此。封疆大吏，不能守土，而事鬼神，此內憂外患之所以日迫歟！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蕭一山記

# 書評與做人

蕭乾

一個多事的人在新共和週刊上用自述的體裁給現代美國書評家畫下一幅諷刺畫：

『許久以前人們勸我非提筆不可。而且，他們特別指出我有批評的天才。這話不假。我喜歡玩弄文墨，把不同的字句拚湊成不凡的意義。我沒讀過半本偉大傑作，對於過去也只有片段的印象。但對於人物我却有主見的。我分得出誰是作家誰是檻外人。一本我未讀過而要提筆批評的書總得奉爲傑作的，因爲你把糖果給錯了孩子沒干係，罰錯了孩子可就要露馬脚了。我對於作家私人生活有極大興趣，他們的言談，爭吵，版稅，或離婚。和他們見面對我的批評工作總很有影響的。』

『面前是一本小說。它那新穎的裝訂即刻引起我的好感。如果再沒什麼引起我反感的，我就把它帶回家去了。但若這本書的作者是個無名鼠輩，我便可以決定它內容的糟糕。到家了。我躺在安樂椅裏讀起它來。開頭那獻詞就俗不可耐，這必是一本庸常的書。我看完十頁了。我差不多可以斷定其餘的了：幼稚，膚淺，幽默，平易可讀。我隨讀隨在書角上留些記號，預備引下來攻訐作者的。好，我看完了。它講些什麼，天知道！』

『次晨該提筆批評了。我的印象確定而又十分模糊。我點上枝香烟，削了六七管鉛筆，我才知道我無話可說。於是，我得祭起我那形容字的法寶了。它們在過去多曾搭救過我的。瞧，來了：『逼眞』，『欠妥』，『生動』，『拙笨』……我還得把動詞請出來充當巡捕，使這些形容字魚貫而行，不相擠碰……』

這幅諷畫的主人翁無疑地是個典型的壞書評家。他的根本壞處是什麼呢？很明顯地他缺乏了文學的素養。但這樣的人最初的錯誤是不該從事書評。

首先的條件書評家須是個酷愛書的人。如果把話說得更響亮些，就是一個關心，護衛，促進文化的人。他不是一個爲圖工資而受雇的奶媽，他是愛護孩子的姨姑。書評寫作可以解決他的生活，但他選擇這工作時，必另有一種理想。像個中古的騎士，他自荐地要保文化的鑣，不使它爲劣品所腐蝕。還要有一腔火熱，恨不得每一本自己欣賞過的好書都爲同類讀到。有着這種動力的人方可寫書評。因爲好的書評和

好的政府一樣，缺乏了眞誠與理想是不會健全的。

對於一個純職業的書評家，批評的工作直是囚犯的漫漫長夜，書與日子一同雪片般地推來，永遠打發不淨。一個愛書的人呢，他看來恰成爲一種優遇——白看書，看各種書；還有千百讀者肯掏錢來傾聽他的意見。如一切職業一樣，書評家必須在工作上燃燒着一種理想。

有了這種理想，他還不可缺乏一顆公正的心。偏見是誰都有而又是誰都想免除的。批評家不是超人，所以主張見解上的頑固是難免的。但偏見因着不同的動機而有不同的性質。難免的是無意識的偏見，一個竭力追向光明而仍無助地徘徊在黑暗中的誤謬。不該寬容的是『有意識的偏見』，屈着良心，瞪着白眼說的瞎話，因爲那即是惡意的撒謊，那即是不公正。一個進步中的書評家應革除撒謊的惡習，同時還要發見自己無意識的偏見，因爲那也是健全的批評之絆脚石。

不公正的書評家不一定都是破壞的，有的是勢利的。一些書評家專喜歡在大家同聲贊譽的名作頭上擊一棒，但隨聲附和地贊譽的究竟佔大多數。老婦譚的作者在批評 Edgar Wallace 的小說時候忿忿地說：『所有喜歡書的人都是勢利鬼』。其實，明白了人類心理上那容易受催眠暗示的懦弱處，也就可以原諒了。孟羅在『戲劇的嘗試』一書裏曾說：

『如果你看到一個著名諧劇角色登台，你必朗聲大笑。只要他稍稍引動你一些，你即刻感到他十分滑稽，你佩服了他的名氣。但如果他無論怎樣逗引自己也笑不出來，你必即決定他是冒充，並且爲這落第的發見感到欣快。我見過一個劇院的觀衆在劇情無可發笑的時候哄堂大笑—因爲他們想是某某人寫的，就一定可笑，及至發見並不可笑時，他們決定作者失敗了。』

一切把注意由作品移向作者身上的書評都不容易避免勢利。時常我們一翻開書評就先讀到『××博士是中國社會學界的老前輩了，其著作當然值得我們介紹』一類露骨的勢利話。這種側重資望的風氣是要不得的。

偏見的避免是消極的。一個公正的書評家不但不應冤枉原作，還得切實地發現它的價值。因爲泯沒了價值，書評本身也成爲廢物了。一個才翻開書皮就正襟擺起批評家架子的人是發現不出什麼的，因爲藝術也不是個太謙虛的東西，它不准一個踩着它的人看到它的眞形。惟有那肯鑽入它懷裏，經驗它的經驗，呼吸它的呼吸的才能把捉它的實質。因此，發現價值的不是嚴厲，而是深切的同情，一種想了解作者認

識作品的眞誠。偏見多半寄生於狹窄的心裏。沒有博大的包容一切的胸襟是不宜從事書評的。

同情和感情是不能混談的。『××兄是我的至友。讀他的詩就能想見其人，所以我在此介紹他的××集』這不是同情。這是感情。眞的同情只是抱了想發現一切好處而對毛病也不馬虎的心。先有了『好詩』的偏見不是同情。偏的同情只是感情。同情幫助我們欣賞，感情却是迷眼的沙子。『他寫的紅葉是我們那次去翠微山看的』，那詩中的紅葉對這熟人就隔膜了。於是，在書評裏他所詮釋的只是評者和詩人同看的那片紅葉。

批評中涉及個人最易揚起感情的沙子。十九世紀初葉的一位大詩人在一篇論書評的文裏就儆戒過：『只要評者一顯露他的所知道的作者多於書所能告訴他的，他的貶責即刻成爲攻擊，他的譏諷成爲侮辱』。事實上，一個人做了一本書只應負那本書的責任。但在罪及九族的中國裏，有時連那人的相貌都成爲箭垜。在書評煞尾有時見到『評讀之餘，眞不得不爲之投筆三嘆』一類的憤慨語。這眞是不必的。不然，書評家的性命豈不危於炭礦夫！如果評者所舉的個人行徑與作品不發生因果關係，這引用不是愚蠢就必出諸惡意。

書評不可拙笨，但俏皮却不是至上的代替，那是娛人又誤人的。如創作一樣，書評要的是智慧。俏皮的話常很動聽，但也常是不可救藥的偏見。智慧的話要動聽，還要不歪曲事實。俏皮的趣味常需要犧牲品——作者脇間的刺。智慧的文字使作品成爲亮晶透明，鑽入讀者的心靈。它介紹的是智慧，它本身也必是智慧。

和輕易下斷語相反的書評家是那些因循懦弱的。通篇吞吞吐吐。纔指出一個確實的毛病，又忙用一句空的好話掩蓋了起來。隨時向作者道着歉，聲明自己沒有惡意，並在結論裏把功過模稜地均衡起來。

設若評者信得及自己的忠實，聲明是多此一舉。書評家最基本的態度是誠懇。那包含公正，同情，和其他一切美德。沒有嫉妬，沒有偏見，只有一顆清澄熱烈的心。不馬虎可也不拘守固定標準。不詆毀也不胡捧。對自己有信心而永不視自己的批評爲最後的。隨時抱着探險的精神。

書評家需要什麼態度呢？他只要人的態度——一個好人，正直，有心肝的人的態度。生活和工作沒有分歧的可能。一個生性刻薄奸詐的人，爲商必賣劣貨，從軍必開小差，寫書評也無法不冤枉作家委曲作品。一個自信良心未喪的人，若還貪愛智慧，擁護眞理，就可以走向世界各角。

書評自然也需要他。

# 我也談談小學

曾士莪

僕於受課之暇。趨庭之時。閒就古今字義之可疑者。請於庭訓。積久時有一得之愚。謹就今昔字義。暨典實可通用者。彙錄數條。爲研究六書學者。一商榷之焉。

一二兩字。古時即作壹貳弍弌。程大昌曰。在顏師古時。江充傳，固已訛大臺爲太壹。薛宣傳，壹矢爲樂。乃作發矢。可知古以壹爲一矣。竊按李斯刻。即有以一爲壹者。古取文畫茂密耳。以聲通用。左傳、自參以上。顏子不貳過。此一二三。與壹貳參、通用之可考者也。至後世作柒、捌、玖、拾、等字。乃欲使人難容奸僞而已。隸筆以一文太減。故加弋爲聲。弌弍則從弋轉出之耳。仌文亦減。故加水作冰。而加疑作凝、文太減。故通用主、而加水作注。張孟奇曰。仌於隸楷不能獨成文。故後人加水別之。凝之從仌從水無義。當從今文。蓋六書之道。知其原而以適用爲主。非謂後人必無當也。

亖兀呬通用。四即道書吹呼吸呬之呬。从口从八作𦉭。張平子賦。呬河林之蓁蓁。註呬息也。與呬同。蓋古以一二三亖爲文。四乃呬也。胡一桂書亖字作兀。或以四爲呬。而𦉭爲數。古蓋通用。後乃分之。按年月表、中土之音滿。一音一名。或兼二名。而數目自十後。十一、二十一、悉以二音三音呼一數。於文尤難諧協。乃用單字易之。如廿之爲入。卅之爲颯。卌之爲昔。皕(二百幷)之爲祕。原有幷字。即卆、(音卒)卆、(音保)卆、(音族)亖、(音乾)亖、(音回)亓。(音別)雖非數名。亦妙有適合。然不全耳。因於字類求其相近可假借者。彙聚編列。誦註記算。亦易易也。太西十字。皆只一畫。作1 2 3 4 5 6 7 8 9 10。不煩多筆。亦取其簡便耳。

固實故實。固籍故籍。或曰故志。或曰故事。 楚語、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問於申叔時曰。教之故志。周語、樊穆仲曰。魯侯賤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史世家作固實。趙牛贊諫曰。國有故籍。兵有常經。晉士伯曰吾視諸故府。檀弓曰、夫魯有初註。初、謂故事也。魏相傳、甚稱上意。好觀漢故事。即便宜章奏。鼂錯傳、爲太常掌故。應劭曰、主故事。侯霸、張純、郭賀。皆以曉習故事稱。野同錄曰。用虛於實。即事顯理。此治心之薪火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子輿曰。苟求其故。此故之原也。

#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廿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起至廿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冀察問題，日本關東軍之對華政策，其第一步已完成。河北已無問題，商震任河北省府主席，程克任天津市長，王克敏已到平視事。察省張北事件，中日雙方談判，已告結束，二十七日在日使館武官室辦理書面手續，內容未公布，所可注意者，日方並不干涉二十九軍留駐察省也。兩廣對時局謠傳，自經當局解釋，傳已冰釋，海圻海琛兩艦已奉蔣令准予歸順，陳季良將率同北歸。鄂贛浙閩四省主席張羣等本週中奉中央電召，先後入京，協商要政，當此時局多事之際，四省主席聯袂入京，自屬惹人注目也。至於川西剿匪軍事，已由動而靜，軍事當局正着手縮編川軍，先縮減三分之一，此亦可喜之事。

本週國外大事，英代表艾頓歷訪巴黎羅馬與法義當局談話，進行疏解法義對英德海軍協定之態度，其成效若何，未能判明，但因此可知英國外交政策之趨向。義亞糾紛事件，傳艾頓訪墨索里尼時，曾携調解之條件，即承認義以亞比西尼亞爲保護國，英欲求義對海軍問題諒解，不惜以亞國爲交換條件。歐陸局勢在此動盪明中，前途如何，殊未敢判斷也。

## 國內

### 張北事件解決

本週中日局勢，河北問題已解決，河北省府主席已任命商震代，天津市長由程克繼任，王克敏已到平，赴政整會視事，察哈爾張北事件，自經秦德純與日軍代表土肥原及松井在平協商後，已告結束，我方悉照日方要求承認，茲分誌如次，

#### 中日代表談判經過

張北事件，自上週在津商定由中日雙方代表在平繼續交涉解決，新任察省府主席秦德純二十三日晨由張垣來平，繼續與日軍代表折衝，日軍方面之土肥原松井高橋等會於二十二日晨在北平扶桑館會議，二十三日晚十時半土肥原松井高橋等由程克陪訪秦德純，出席者計秦德純蕭振瀛張元榮程克陳覺生等五人，雙方談判達三小時之久，談判內容由秦德純蕭振瀛聯名致電中央請示，據蕭振瀛發表書面談話云，

察事交涉二十三日晚由日方負責者與我方正式見面，可謂已進入正式交涉之階段，內容及步驟，均在請示中央中，余個人決以誠意從旁協助，以期事件從速了結，安定地方，秦代主席辭職，純係表示與宋主席同進退，事勢難處，亦爲一因，中央對此尚未覆電，察省軍政秩序，安靜如恒」云云，

又據日方土肥原二十四日發表談話，云，「昨夜之會見，有決定者，亦有需要南京政府之訓令者，並非完全解決，故交涉或須作第二第三次會合，亦未可知」云，

張北問題交涉，中央對平方中日初步談判，於二十四日夜覆訓到平後

，因訓令中有令察省當局商承某負責方面就地解決，二十五日負責當局，於當晚九時在居仁堂召開臨時會，出席二十人，討論至十時許散會，對日方提出之㈠熱察邊境防務改由保安隊負責，㈡察省黨務停止活動，某特種機關取消，㈢道歉，㈣停止魯省向張北移民，㈤各項辦法在商定後二週內實行，討論結果，均有決定，會議紀錄，並由出席人員，一一親自簽字，


雙方代表在日使館合影

㈠雷壽榮　㈡土肥原　㈢秦德純　㈣高橋坦

以昭鄭重，當夜由察代主席秦德純及蕭振瀛兩氏赴扶桑館，再度晤土肥原，從事商洽，因發現枝節問題，當時未能解決，遂由秦氏等急電中央請示，並於二十六日晨派陳覺生訪晤土肥原，加以解釋磋商，土肥原氏原表示務問題應儘二十六日一日內解決，伊欲於二十六日晚離平返長春，經陳氏



解釋磋商後，土氏允暫不離平，候我方接中央覆電後進行解決，秦德純氏因候中央二次訓電，未再進行接洽，中央之最後訓令，二十六日深夜十一時到平，其內容關係令秦德純照所指示之方針辦理，對以前所商談者，尚有一二點須加修正，秦當約集雷壽榮等在宅會商，斟酌文字，答覆日方，因土肥原表示亟待解決，陳覺生當於二十七日晨一時往晤土肥原，雙方約定二十七日上午十時在日使館武官室，履行解決手續，中國代表出席者，計秦德純·陳覺生·雷壽榮三人，日本出席者，計土肥原·高橋等二人，十一時四十分雙方將書面手續辦理完竣，中日代表共舉香檳，並在武官室門前撮影留念，旋秦德純氏與土肥原握別辭去，秦氏發表書面談話云，

「關於張北事件，關東軍堅持就地解決之旨，余奉中央電令，秉承軍分會，進行交涉，經在平與土肥原少將直接間接數度磋商，彼此開誠相見，最後決定(一)處罰事件責任者，撤換一三二師參謀長軍法處長，(二)互相諒解，以後不發生此項誤會，交涉至此，圓滿解決，其中經過，隨時請示中央完全依照中央回訓辦理，余惟盡地方當局本分內所應盡之責任而已，又余今晨往訪土肥原少將，係爲答拜二十三日之來訪，高橋武官亦在座，彼此甚爲融洽」云云，

土肥原於會散後，當在武官室接見中日新聞記者，據談察事至今已圓滿解決，察省當局此次誠意交涉，甚爲快慰，余相信中日兩國關係，當可更進一步，實現提携與親善，至交涉內容，余個人無發表自由，恕難奉告，余前日訪王代委員長克敏，獨石口事件不致成爲問題，古北口一帶日軍最近可撤，本人擬在平再留一二日返長春，向關東軍覆命云云，

## 蔣作賓將歸國請訓

據東京二十二日新聯電稱，駐日中國大使蔣作賓，於二十日呈遞國書後，於二十一日正午復訪問外相廣田於外務省，謂「余此次奉本國政府訓令，在本月或下月初旬暫時歸國赴南京，歸國前願與貴大臣協議中日兩國恒久的友好關係」，會談三十分而散，據我外部發言人二十五日談，蔣使作賓訪廣田，係隨便交換意見，並無具體商談之問題，或何種方案，將使因離國日久，故擬於月內回來察看國內情形　，亦無任何任務云，

又東京二十五日新聯電，日外相廣田乘華北問題解決之機會，決進行

第二段親善工作，二十二日對於來訪之蔣作賓大使，亦曾表示其所懷抱之對華恒久的親善政策之一端，而要求南京政府誠意之協調，然華北問題如能圓滿解決，即命駐滿全權大使南次郎及有吉大使發表聲明，以此正式聲明爲機會，使第二次和親工作，作全面的具體化，尤以中日兩國之關係，應首先訴諸中國國民之自覺，此種根本態度之決定，頗堪注目，(一)此次華北問題，毫無阻害中日兩國本來之親善關係，南京政府如能在華北問題解決時表示其對日誠意，且此後事事均能如此，則日本政府願考慮不侵協定，(二)全華各地之親善工作，依既定方針進行之，(三)經濟提携之措置，乃促進中國國民之自覺，使中日兩國之依存關係之歷史的必然性，樹立國民的革新，日本樞密院於二十六日午前十時半在宮中東溜間開會，對於最近外交問題，尤以對於華北問題，聽取政府方面之說明，首由陸相林銑十郎對此略加解說，陸相述稱依華方態度，由局地問題，故不久當能解決，但我方爲圖眞正之中日善親，則對於排除一切障礙，決以牢固之決意以對處之云，各顧問官對此有所質問，(問)華北問題外務與陸軍意見有何不同乎，(外相廣田答)完全意見一致，其折衝亦非常順利，(問)今後情勢如何，(廣田答)事態不至再爲惡化，

## 商震兼任河北主席

河北省主席雖由民廳長張厚琬兼任，當此河北局勢緊要之際，自以另委負責人爲宜，行政院於二十五日晨開會，(一)決議天津市市長王克敏呈爲現因代理政整會委長職，不能分身，懇請辭職，王克敏准免天津市市長本職，(二)決議商震着毋庸兼代天津市市長，(三)決議任命程克爲天津市市長，(四)決議河北省政府委員兼民廳長張厚琬着毋庸兼代主席，(五)決議任命商震爲河北省政府委員兼主席，國府當明令發表，據商氏二十六日發表談話稱，中央任本人爲冀主席事，昨晚曾接汪院長何委員長電告，但正式命令尚未奉到，預計今晚當可到津，張代主席雖親來催促赴保，然總須俟程仲漁(克)就市長職後，始能成行，關於將來省政之推行，大要不外一方面安定人心解除人民疾苦，一方面則本中央睦鄰意旨做去，以重邦交，本人前雖曾一度主冀，但時隔數年，地方情形不變，興革諸端，自不能以前此所規定爲推行之基礎，本人就職後，當考察實際情形，籌擬詳細計畫，以謀實施，至關於津沽保安司令一職，仍由本人兼任，將來或改名稱，因各省區俱設有全省保安司令部，而司令一職，俱由省主席兼任也，

商震


程克

## 王克敏到平已視事

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代委員長王克敏已於二十二日晨由京到津，發表談話，謂本人此次來津，擬勾留一日，明日下午即赴平，二十四日至政整會視事，不舉行任何儀式，政整會事務，亦按黃委員長時之計畫辦理，不輕易更張，河北問題及察哈爾事件，刻已告一段落，本人視事後之最要事務，即在結束此事件之未了事務，外傳政整會結束說，即此說之訛傳，黃委員長暫不北來，日內將再赴莫干山休養，何委員長抵京時，辭意甚堅，但經汪院長挽勸，現已將原意打銷，月底即可北上，並擬在津訪問宋哲元氏云，二十三日上午十時赴日租界訪問日本駐屯軍司令官梅津，談約一小時，下午赴平，二十四日到政整會視事，

## 四省府主席奉召入京

本週鄂贛浙閩四省府主席奉中央電召入京，協商要政，頗爲人注目，鄂省府主席張羣二十二日離漢二十四日到京，當日下午謁汪精衛院長，外傳張將訪日，據其發表談話，否認赴日之事，閩省主席陳儀二十三日離閩，二十六日到滬，二十七日入京，浙省府主席黃紹雄二十五日到京，二十六日晨謁汪，贛省府主席熊式輝二十四日離贛，二十七日晨到京，張等奉召到京與中央當局所商何事，未據發表，不便揣測，當此時局謠言紛起之際，四省主席入京，自屬令人注目也，

至於兩廣對中央謠傳，據聞此事由於粵中有人散佈讕言而起，經兩廣當局解釋後，中央頗爲諒解，一切謠傳，業已冰釋，黔當局並轉來李白關謠電報，補誌如次，

㈠李電，弟因展堂出洋休養，到港送行，政務暇豫，留連兩週，昨晚

返粵，並悉京滬漢黔謠言甚熾，有論兩粵對中央將有軍事行動，實深駭異，外患日亟，正全國共赴國難之時，一二好亂者意圖煽惑，捏造謠言，最近復因粵軍準備由桂班師，外間不明，致多推測，稍如考察，眞相自明，請兄轉陳委座，爲禱，(二)白黃電，頃桂駐黔代表黃桂丹來見，出示白健生黃旭初致其十六日電文曰，十五日電悉，黔中謠傳西南將有軍事行動，滬川所傳，亦復相同，空谷來音，殊深駭異，當茲華北吃緊，外患日亟，協同禦侮，猶恐不勝，何至喪心病狂，自絕國人，尚望兄負責解釋，並乞黔省派員來桂偵察，不辯自明，所謂事實勝過雄辯也，

## 兩艦歸順中央

海圻海琛兩艦離粵北歸事，自駛出粵海入港後，二十一日下午四時半離港，駛至橫瀾海面，甫出英界海域，忽遇粵海空軍兜截，兩艦且戰且行，折回香港，兩艦均被炸傷，唐靜海臨行發書面談話云，員兵等感覺民族危亡之秋，不奮鬪無以圖存，武力不集中，難收指揮之效，國家武器不能供其私人利用，所以決計離粵，歸回中央，以促陳濟棠之覺悟，既無國際背景，亦未受任何方面之運動與利用，員兵純本愛國至誠，不顧飛機之轟炸，不懼要塞之砲擊，祇求有利於國，任何犧牲，在所不計，此爲離粵北返原因，外間所傳種種，均非事實，國家武器，還之中央，何得謂之逃叛，而割據一方不受中央命令者，又謂之何云云，

中央自得陳濟棠及逃艦報告後，即派現在海上演習之軍艦前往監視，以免發生意外，海圻海琛兩艦，聞將歸還海部統制，實現海軍統一，刻已派現在海上演習之軍艦前往處理，中央寧海艦南下，二十一日入港，二十二日據副艦長薛家聲談，此來係添配煤水，二十一日夕六時在橫瀾燈塔附近，遇海圻海琛兩艦，着兩艦折回候命，一同北歸，大約有三數天逗留，否認曾與兩艦發生誤會，偕來者尚有海容海籌，但未進港，港護督二十二日午到寧海艦拜會陳季良，唐靜海談，二十一日夕海圻海琛被寧海砲擊，乃出誤會，海圻海琛且未還砲，避入鯉魚門，二十二日午唐派大副謁陳季良，解釋離粵北歸誠意，海圻海琛兩艦，由香港以北海面電呈蔣委員長，請求駛往南京，聽海軍部調遣，蔣已覆電照准，並電海長陳紹寬遵辦，中央艦瑞艦二十六日晨抵港，泊大鵬灣，海容，海籌亦奉命泊該處，成品字形，寧海艦長方瑩談，兩艦事件，總有解決辦法，現不便言，姜西園，陳紹寬二十五日已釋放，姜仍廣東山，暫不離粵他往，

二十七日陳季良招待新聞界，談海圻海琛事件，已和平解決，本人將駕寧海率同北歸，初時原欲將兩艦解除武裝，後經多方考慮，彼等已表示服從，故將此項命令收回云云，

## 剿匪軍事沉靜川軍縮編

剿匪軍事，自朱毛徐合股，成一大轉變，以往軍略，在加緊窮追，使匪疲於奔命，故全局在一「動」字，今後軍略似織人張網設阱，絕匪突出之路，坐而困之，故全局在一「靜」字，能靜持網始堅，能靜守阱始專，不爲敵擾而變其靜，始能收以逸待勞之勢，川西山中，百物缺乏，困至相當時期，匪必不支，終有突網陷阱之一日，故參謀團主任賀國光解釋今後方略，有萬里長城以外繼以八陣圖之說，萬里長城指軍防之週密，八陣圖在多築碉堡，使匪入碉陣，入陷八陣圖中，四面八方，均足制匪死命也，今後剿匪形勢比較容易，匪扼險抗拒，吾則穩紮穩打，入山愈深，則作戰愈難，攻下一個山頭，所用之力，或較平原收復數縣之地用力尤多也，

本週剿匪重心集茂縣理番懋功一帶，中央二路軍薛岳部已集中雅安一帶，李抱冰周渾元吳奇偉等五縱隊均已到達，薛岳二十日由雅安抵成都謁蔣，蔣以川康邊區夷人剽悍善戰，用之剿匪，得力必多，特委諾那活佛爲西康宣慰使，諾在蓉就職後，即行赴康，汶川安縣北川線上殘匪，孫震軍渡河後二十一日晨向筆架山匪進攻，當即佔領該處，千佛山之匪向三易山開路，似有出擊之勢，汶川前線板橋，已被三路軍克復，其竄松潘境之匪，被夷人截堵，折回茂縣附近，統觀本週匪勢，除北川汶川之間略有小變，此外無大動靜，

行營參謀團因取長期圍困策略，使其不戰自潰，故無需積極進攻，且兩路之匪被堵一隅，故節省兵力亦多，參謀團正乘機整理川軍，核實名額，裁汰老弱，爲第一期縮編，約計平均縮減原額三分之一，空額兵員，嚴核機關部隊，亦酌裁併，以合定制，被裁軍官，擇學識優良者，集中訓練，爲將來之用，縮編結果，節省軍費甚多，第二步並預定將現有川軍一律

裁去半數，川軍合計不下四十萬人，實嫌太多，川軍縮編，進行頗速，大體已告竣，此後名實相符，命令統一，對所負任務，自易完成，來省聽訓將領，亦均準備返防，川軍以往體系龐雜，組織散漫，故指揮每感不靈，參謀團入川，首慮及此，蔣委員長尤注意於精神陶冶，以公，誠，樸，拙，嚴，指導當局，爲治軍治民規臬，感化亦甚速，軍政兩方平添朝氣，一切改革甚易收令出惟行之效，川省以往閉關自守，毫無軌道可言，此際似混沌初開，從頭做起，匠心所到，工巧自成也，省府由渝移蓉，定下月四日全部移竣，各廳籌備人員，於二十五六兩日先後抵蓉，又善後公債七千萬，經中央通過後，即日發行，債券未到前，先以票據交各銀行行使，券到換回，四千四百萬作收回舊發省公債之用，舊券合新券六折，二千六百萬作軍事及改進川政之需，新券價值爲國幣，得向全國流通，舊券爲川幣，祇能在川行使，

## 二十四年度總預算

二十四年度總預算，自本年三月成立預算計劃委員會後，由財部及主計處着手編製，最初因收支不敷，相差甚鉅，迭經中央開會審查，並議決裁併駢枝機關，緊縮政費，以求收支符合，五月二十一日經中央預算計劃委員會審査竣事，二十二日中政會通過後，送國府令主計處重編，送立法院審議，復於六月十一日經行政院會議通過，立法院當令該院財政法制外交經濟軍事委員會審査，提出本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二次院會討論通過，詳情如下，

### 立法院討論通過

立法院二十一日上午開二十二次院會，討論民國二十四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預算案，馬寅初報告云，五委會奉院長令交審査本案後曾先後開會兩次，詳細討論，經即議決總預算照原案通過，中央令知禁烟會裁撤，改設禁烟總監，及仿二十年度成例，於第二預備費欵內劃出二百萬元，列爲救災準備金兩點，自應遵辦，惟此項總預算既照案通過，應請呈明國府，逕交主計處，査照上項辦法，補加編列，再行公佈施行，本年度總預算之編列，進步方面㊀本年度總概算成立之初，中央特設預算計劃委會，不惜博訪周咨，從事有計劃之編訂，使收支合理化，㊁往年度總預算，嘗在年度終了，或已過半，始送交本院審議，本年在年度未開始前，即已送到本院，缺點方面㊀本年度營業總預算並未隨案附送來院，㊁本案到達本院時間，仍未與預算規定之日期相符，致本院審議時間甚促，惟此種缺點，實因第二級概算送交主計處稍遲，並非主計處延宕，甚望下年度有以改善，再審査各委，擬具本年度總預算施行條例七條，呈請院會審議，本條例所規定，如預算年度內對已發行各公債實際狀況，應由財部審計部主計處每三個月會同編造報告，送本院備査並公告，設法平減鹽稅稅率及本預算未列入經費，非經追加預算程序不得支付等，皆爲保全預算制度精神之完整，防止公債交易之投機，及促進人民負擔之減輕云云，馬報告畢，主席即付表決，全場一致無異議，照案通過，

歲入部分

| | |
|---|---|
| 關稅 | 三四一，三六一，四〇〇元 |
| 鹽稅 | 一八四，二一九，〇四四 |
| 烟酒稅 | 二二，三四九，一八六 |
| 印花稅 |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
| 統稅 | 一一三，二九八，一七七 |
| 鑛稅 | 三，八七三，一二四 |
| 交易所稅及交易稅 | 一，九五〇，〇〇〇 |
| 所得稅 | 五，〇〇〇，〇〇〇 |
| 銀行稅 | 一，六〇〇，〇〇〇 |
| 國有財產收入 | 八，八四六，八五〇 |
| 國有事業收入 | 二〇，八五五，〇二二 |
| 國家行政收入 | 一〇，九三一，九八九 |
| 國有營業純益 | 四〇，二六八，八五一 |
| 協欵收入 | 三，七六八，〇〇〇 |
| 債欵收入 |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
| 其他收入 | 一一六，八三二，三六三 |
| 經臨合計 | 九五七，一五四，〇〇六元 |

歲出部分

| | |
|---|---|
| 黨務費 | 五，八七○，八○○元 |
| 國務費 | 二，五七八，六七二 |
| 軍務費 | 三二一，○○○，○○○ |
| 內務費 | 四，三七一，三○八 |
| 外交費 | 九，四○一，二九五 |
| 財務費 | 六六，○一一，三四三 |
| 教育文化費 | 三七，二一一，六二一 |
| 司法費 | 二，八三四，八○五 |
| 實業費 | 四，三八九，七八○ |
| 交通費 | 四，九二九，一二二 |
| 蒙藏費 | 一，七二二，八四四 |
| 建設費 | 三六，三七四，八九○ |
| 補助費 | 一○一，九八○，○八九 |
| 國有營產資本支出 | 六○，九七一，一六六 |
| 撫邺費 | 四，九三六，九九 |
| 債務費 | 二七四，八○三，二七九 |
| 第二預備費 | 七，七六六，二九三 |
| 經臨合計 | 九五七，一五四，○○六元 |

## 總預算施行條例

立法院通過總預算案後，即審議總預算施行條例，主席對該條所定本預算年度內不再發行超過一預算年度以上之國庫券，令起草人解釋，陳長蘅馬寅初相繼起立答稱，國庫券與公債兩種之性質，過去並未分明，國庫券係每月還本付息，最長以一年度爲限，並不增加人民負擔，其發行可不經立法程序，公債係每年分二期還本付息，時間較長，必須經過立法程序，過去發行機關，爲避免發行公債送經立法程序，乃以發國庫券爲名，發公債爲實，本案特加限制者，在防止再有此項流弊發生，後又照主席提議，將原案第六條「下年度之國家歲入歲出總預算及國營事業各機關營業預算，均應依預算法分別編造之」刪去，並將該立法意旨併入總預算案審查報告內，餘則僅作文字修改，

修正通過後之民國二十四年國家歲入歲出總預算施行條例原文如下，

第一條，本年度國家歲入歲出總預算之執行，除中央政治會議定之執行注意各事項外，悉依本條例之規定，

第二條，本預算年度內不得發行超過本年度之國庫券，

第三條，本預算年度內，對於已發行各公債之實際狀況，應由財政部主計處審計部，每三個月會同編造報告，送立法院備查，並公告之，

第四條，本預算年度內，應由主管行政機關設法平減鹽稅稅率，

第五條，凡本預算未列入之經費，非經追加預算程序不得支付，

第六條，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二十六日中央政治會議，對於立法院第四屆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之民國二十四年度國家總預算案施行條例，會提出討論，各委員均認本年度國家歲入歲出總預算之執行，除中央政治會議核定之執行注意各事項外，他種法規，亦有詳細規定，無庸再行制定施行條例，故決議對於上項條例，無庸公布，

又二十三年度國家總預算歲入臨時門原列債欵收入爲五千萬，並經註明該年度總預算收支不敷，由財部騰出財源擔保籌借，財部本擬早日籌妥擔保基金，舉債彌補，以碍於種種原因，致遲延未舉辦，所有預算不敷之欵，均係由國庫逐月向銀行息借，以資應付，現值年度屆滿，此項借欵又均到期，滬上金融緊迫，未便延不歸還，特根據二十三年度預算案內規定所列債欵，擬具正式募集辦法，藉資抵償，此項息借之欵，呈經政院轉呈中政會通過，並發交立法院審議，立院當批付財委會審查，業經財委會於二十六日邀財部派政次鄒琳，會計司長龐松舟，公債司長何孝泱到會列席說明後，照案通過，提請本週院會通過，即將此項辦法，於本月底公布施行，

# 國外

## 艾頓訪法義與歐局

本週歐陸局勢英德海軍協定既告妥協，仍繼續談判，二十二日結束，據英首相包爾溫在下院答復質問，謂英與德談判之主要目的，在準備召集

一限制軍備大會云云，英德既妥協，英將與他國進行協商，但法義已表示反對，故英政府派艾頓報聘法義，艾頓於二十日抵法後，與法總理兼外長拉佛爾談話，二十一日繼續談話，據拉佛爾發表文告，謂兩國意見一致，皆承認英法兩國必須採取集體安全制共同維護歐洲和平，法並建議應依二月三日倫敦公報研究兩國政府合作之方式云云，艾頓并解釋英德海軍協定，實聽令法國完全自由，隨意增加其海軍實力，於是法國疑慮渙然冰釋，艾頓於二十二日晚赴羅馬，二十三日到達，二十四日艾頓與墨索里尼終日談話，二十五日又晤談，據發表公報，兩國談話，仍以據斯特雷撒會議決議案之綱要爲基礎繼續進行歐洲和平工作，艾頓訪義後，仍返法，再與拉佛爾一談，艾頓此行收穫如何，不難於其發表之公報窺知之，英閣外交政策，仍維持二月三日之英法宣言，而又與德成立海軍協定，致遭法義之反感，雖經艾頓之解釋，法衆院仍有反對之決議，義國則不忘情於多瑙河公約，目前歐陸局勢，英德英法英義之關係時有相反傳說，極撲朔迷離波譎雲詭之致，而義亞間戰雲瀰漫，足引起歐陸之不安，茲將本週所得各國電訊，誌其概要如次，

### 英法談話情形

英代表艾頓二十日午後，由英赴法，二十一日午後與法總理兼外長拉佛爾舉行談話，至三時半始畢，據拉氏向報界發表宣言，謂談話經過，雙方完全開誠布公，艾頓解釋英國對於英德海軍協定所採態度，拉氏則將法國對於此事所提保留再度說明，雙方曾將歐洲一般時局加以考慮，均承認英法兩國實有密切合作之必要云，二十二日午後艾頓與拉佛爾繼續談話，據拉佛爾發表文告，謂渠曾與英閣員交換關於英德海軍協定之各種有益的解釋，繼曰，吾人更討論目前國際大局所引起之歐洲問題，吾人依二月三日倫敦之公報研究吾兩國政府應取之合作方式，覺吾人宜覓取實際的計畫，以解決在倫敦所討論之各問題，此項問題不僅有益於兩國，兼及其他歐洲各國，艾頓已以吾方建議通告其本國政府，俟其由羅馬返時，余將再與會談，艾頓與余意見相同，皆承認法英兩國必須採取忠於以集體安全組織，密切經營歐洲和平之共同責任與工作云云，至於海軍問題，據路透社報告，謂艾頓曾使拉佛爾了解英德海軍協定，實聽令法國完全自由，隨意增加其海軍實力，艾頓於二十六日離羅馬回巴黎，二十七日晨與拉佛爾討論斯特雷薩會議中所決議之各項問題之方法，仍無結果，午刻與拉佛爾在某飯店便酌，並未繼續談話，午後參觀衆院，傍晚忽飛回倫敦，據拉佛爾二十七日發表公報稱，「艾頓曾將渠與墨索里尼談話之內容見告，吾人按照二月三日英法宣言之範疇，集中注意點以探求一迅速解決所列舉各種問題之最佳辦法，吾人對於短時間內不能詳盡探討之各種問題，將等由外交方面，從事協商，吾人均切願各政府間能通力合作，俾能實踐二月三日宣言中所列之程序，艾氏並將關於義亞糾紛問題之談話內容見告云」，據此可知英法關係之動向也，


艾頓


拉佛爾

### 英義談話內容

英法談話，既告一段落，艾頓於二十二日晚離巴黎赴義，二十三日晚到羅馬，二十四日開始與墨索里尼會晤，上下午兩次談話，皆歷兩小時之久，二十五日午後繼續會談，據發表公報，謂吾人曾將歐洲各項問題提出考慮，並覺二月三日英法倫敦宣言書及斯特雷撒會議所規定之程序，現當予以發揮，俾於歐洲時局之穩定，有所裨益，又談話中對於亞比西尼亞問題，亦曾加以考慮云，艾頓向英國報界發表宣言，謂余與首相墨索里尼討論歐洲時局之後，互相同意斯特雷撒會議決議案之鑒要爲基礎，繼續進行綏


墨索里尼

爲歐洲之工作云，據羅馬二十五日哈瓦斯電，關英義談話中墨索里尼曾向艾頓表示，關於各項問題，義大利始終保持共同解決不可分離之觀念，至於英德海軍協定，義國雖認爲係一種既成事實，但對英國所採取之程序，仍當提出保留，又二月三日英法倫敦宣言書所載各項除德國重返國聯一節外，均經艾頓與墨索里尼逐項加以討論，關於東歐公約問題，一般政策所引起之後果，則加以保留，墨索里尼則表示，多瑙河公約均極關重要，彼仍將進行籌備羅馬九國會議云云，

## 英德談判結束

英德海軍談判，既成立協定，德代表里賓特羅甫仍繼續與英談未能妥協之問題。㈠德國至一九四二年將建成之艦隻確數。㈡建築率。㈢艦隻與砲位之大小，二十日里賓特羅甫與首相包爾溫長談，二十三日繼續舉行談話，二十三日德代表乘飛機回國，謁希忒拉報告談判結果，德代表起程後，倫敦發表公報云，英德海軍談話，自六月十八日發表交換公文後，卽循前與他國政府代表會議時所持之友好方針進行，雙方於將來實的限制並將來造艦程序，曾抒誠交換意見，茲將以德國關於將來海軍限制總約之意見與建議機密，通知有關係之其他各國政府，德英代表交換之意見，自爲試驗的，蓋未來國際大會之最後決議，將視其他海軍國所抱之態度爲定也。

## 海軍會難實現

英國發起召集之海軍軍備大會，法政府已有答復，法雖準備參加會議，但仍主張以倫敦宣言爲根據，而首相包爾溫聲稱，據頃間建議，擬邀請法義與蘇俄政府代表來倫敦，討論海軍軍備問題，惟現時尚不能作進一步之報告，又據倫敦二十五日哈瓦斯電云，日前政府分頭邀請法俄義三國派遣海軍專家來英，舉行談話，政府現覺此議非各國所能贊同，蓋就法國言之，深恐一旦接受此議，即有認可英德海軍協定之嫌，至於義俄兩國政府，則據消息靈通人士所知，亦與法國同一見地，至少在最近將來不致派專家來英云，據上述各電觀察，英國所欲召集之海軍軍備大會恐難實現也。

## 德令全國防空

德內閣二十六日通過法律，規定全體人民，應强迫參加各項保護天空襲擊之措置，按此爲軍役之初步，聞將以六個月爲期，來年新工軍以二十萬人爲限，而以一九一五年級與志願投効者組成之，投効者年齡須滿十八歲，女子亦將加入工軍，惟尚須訂特別條例，因女工團今尚未有收容數十萬女童之地位也，新工軍將名勞工强役團，據政府宣布，因此項工役乃名譽的事務，故不發工資云。

## 義亞糾紛與英國

義亞爭執，爲時已久，義國秣馬厲兵，迄未稍休，前經英法調停，組織仲裁委員會，而義國報紙忽痛詆英法義聯合對德陣線變爲英法亞聯合對義，自艾頓由法到羅馬後，紛傳艾頓將贊助墨索里尼統治亞比西利亞之政策，並承認義大利以亞比西尼亞爲保護國，又傳英國將向亞國建議，以奧登省讓義，又據倫敦每日郵報載艾頓此次赴義，將向義國當局提議，由英國以全力援助義國，俾滿足義國在亞國之合法要求，以易得義國不向亞國採取軍事侵略行動之保障，所謂合法要求者，㈠爲義國建築鐵路之權利，此鐵路經過亞國領土，以連絡義屬以里特里亞與索馬利蘭兩地，㈡爲在亞國奧加特努克地方使用若干水源及牧場之權，㈢爲在亞國北部開發植棉事業之權利，並此數項權利在一九〇六年英法義三國所訂關於亞比西尼亞之條約內，業已有所規定，又於一九二五年之英義協定內，亦曾承認以亞國境內將來決定建築鐵路之地帶，劃作義大利之勢力範圍，此外外間傳言英國已允許亞國在英屬索馬利蘭規定一出海通道歸亞國使用，以抵補該國對義國所讓與之權利，艾頓到羅馬後，二十四五兩日與墨索里尼會談時，曾

涉及亞比西尼亞問題，詳情未宣佈，而據英方宣稱，則謂艾頓關於亞國問題，並未提出任何建議，僅相互解釋兩國之見地而已，總之目前英國態度，顯欲求義國對於英德海軍諒解，而承認義國以亞國爲保護國爲交換條件，此固屬可能之事，以英方如此宣傳，即可證明矣，至於仲裁委員會已於二十五日午後四時在海牙舉行第二次會議，尙無具體結果，不過先搜集關於義亞爭端之各項重要文件及證據而已。

又義國忽於二十五日照會亞國，對於最近亞國兼併金瑪回教王國之一事，提出保留，按金瑪爲保拏回教君主之唯一國家，向受亞國之保護，而以亞國保存共同教王朝爲交換條件，金瑪國王阿巴奇法於兩月前逝世，謠傳係中毒而死，因此外間遂傳亞比西尼亞兼併金瑪回教國之說，但至目前爲止，亞國官員及軍隊並未侵佔金瑪領土，義國照會，則謂金瑪王國阿巴齊法雖已逝世，該國仍當爲回教王國，且一八九一年一八九四年一九二五年迭次所訂條約，均承認金瑪爲義國勢力範圍，故義國爲保障其利益及權利計，對亞國兼併金瑪回教國事應保留採取任何態度云，亞政府答覆義國關於金瑪回教王國之照會，內稱義國對於金瑪回教王國所提出之各項保留，殊非正確，且屬無的放矢，蓋金瑪回教王國始終係亞比西尼亞帝國之一完整部份，至義國在金瑪省之權利及利益，則經義亞條約特別載明，不應別生枝節云，據倫敦二十五日每日捷報，亞比西尼亞京城(阿地斯阿巴巴)電訊稱，義大利駐亞使館已令一切義僑在十日之內退出亞境，義使館又以諜文送交亞政府，指亞政府侵呑金瑪，諜文又稱，義國得報，知亞政府施直接管理權於金瑪事件，目的在獲該地之主權云，

## 日俄商設邊境委員會

日俄關係，自俄國出售中東路後，日本即欲解決日俄間懸案，據東京二十七日電通社電，駐日蘇俄大使優列尼夫氏，於二十六日下午二時赴日外務省，訪問廣田，就俄「滿」邊境問題及其他等，作重要會談，至五時半始辭去，在該項會談中所討論者，係屬日俄「滿」共同委員會設置案，至其刻正由日外務當局考究中之該項原案內容，大體如左，㈠當在哈爾濱常設一中央委員會，而於滿洲里，大黑河，及其他邊境衝突處所，設置小委員會，㈡小委員會由當該地三國政府代表組織之，並另行加入軍事委員，㈢在小委員會中難解決糾紛時，得移交哈爾濱中央委員會辦理，設仍不能在該委員會中解決，則當移諸政府交涉。

日方蘇俄近對日工作，雖似乘廣由所標榜之日俄關係打開調整之機，而漸積極化，並於日前由駐日蘇俄大使，訪問高橋藏相，以圖促進日俄互不侵犯條約之締結，但一方滿洲邊境之蘇俄極東軍備，則有愈强化之象，故日方頗懷疑於俄方眞意所在，㈠俄方近在國境南部第一線之阿拔德監視所駐兵一團，並修築大兵營，㈡以該地爲起點築成通過尼布楚，恰克圖，及其他等地之軍用汽車路，㈢集結由東亞民族所組之混成國際軍於第一線，㈣在東部國境修築砲台及空軍根據地，㈤迭生俄隊越境及不法射擊事件。

又日本明年度預算，已提交二十五日閣議，總額二十二萬萬餘元，國防費十一萬萬元，高橋在內閣審議會發言，涉及日俄互不侵犯與財政國防均衡，軍部發表其見解如下，㈠世間認爲日俄互不侵犯條約如能締結，則立即可以縮少軍備，此係莫大之誤解，國防係有恒久性者，如因條約而使國防低下，此誠危險之事，關於日俄互不侵犯條約之締結，如外交當局屢次所言明者，首先以兩國間之懸案解決，爲先決條件，㈡財政與軍備之均衡問題，陸軍對此希望決不後人，故論及該項問題，殊難贊同以不增發公債不增稅爲前提之態度，且將來非僅有更爲急迫之形勢，而日本非常時並未解消，故軍備之强化，爲理所必至，陸軍方面認爲軍備强化，誠所難免，當此國際情勢而欲維持均衡，則應更爲積極應付該問題，然積極的財政之進展，增發公債，亦屬不得已之舉，在此方面頗有加以研究審議之必要云

#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四年六月廿一日起
至廿四年六月廿七日止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國府命令公布提審法。

▲立法院通過(一)二十四年度總預算案及修正總預算施行條例(二)通過破產法案。

▲海圻海琛離港被粵空軍炸傷折回。

▲駐日大使蔣作賓訪日外相廣田。

▲日本參謀本部課長喜多到粵晤李宗仁陳濟棠。

▲法眾院通過中法越約。

英代表艾頓與法外長拉佛爾談話。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國府公布鹽政改革委員會組織法。

▲王克敏到津。

▲秦德純由張到平。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武官松井高橋等在平會議察事。

▲察省委蕭振瀛由川到平。

▲鄂省主席張羣赴京。

▲平市府召集銀行及商會洽安定平市金融。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土肥原等訪秦德純談察事。

▲王克敏由津到平。

▲宋哲元通電報告交卸察省主席，秦德純電中央辭職。

▲軍委會任李生達為陝北剿匪副指揮。

▲滬市商會代表大會議決要案。

▲漢口源裕銀號倒閉。

▲英代表艾頓由巴黎到羅馬。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國府命令公佈修正空軍士兵等級表。

▲王克敏到平政整會視事，土肥原高橋往訪。

▲張羣到京。

▲熊式輝離贛赴京陳儀離閩赴京。

▲聖裔孔德成等由曲阜到濟南赴京事。

▲漢口中源銀號倒閉，通商銀行擠兌。

▲英義談判開始。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國府命令公布修正出口稅則。

▲國府命令程克天津市長商震兼河北省主席。

▲行政院會議(一)任程克天津市長商震河北省主席，(二)特任施肇基駐美大使程天放駐德大使，(三)派顏惠慶顧維鈞郭泰祺出席國聯第十六屆大會代表。

▲平市府佈告嚴禁偷運現銀。

▲美總統羅斯福簽海軍經費案。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中政會議議決(一)任劉瑞恒衛生署長追任施肇基程天放駐美德大使。

▲中央對察事訓令秦德純指示方針。

▲王克敏宴土肥原高橋等。

▲中央應瑞艦抵港。

▲艾頓由羅馬回巴黎。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張北事件解決，秦德純等與日軍代表土肥原等在日使館武官室辦理書面手續。

▲津沽保安司令部暫行條例公佈。

▲熊式輝到京。

▲蔣伯誠由香港赴滬轉京。

▲陳季良宣布率海圻海琛艦由香港返京。

# 論評選輯

## 今後之平津與河北

三星期以來，平津及河北宛若爲暴風雨所襲，人心不安，謠諑蠭起，悲憤之情，充溢社會，今局勢漸定，而察局似亦不致重啓糾紛，就事論事，目前計可暫告段落。

依最近平津及河北事件本身言，人懷悲憤，誠所當然，若就國家全局著眼，則徒逞情感，何裨事實，計惟有因應環境，盡其最善之努力，斯爲至當。本此見地，吾人願就今後之平津與河北前途，略述斯見，惟當局警焉。

按平津與河北，本爲數百年政治中心地域，人心陷溺，久持振發，吏治窳壞，亟須整頓，祇以舊染太深，時局牽掣，改造爬梳，成效殊少。現在駐軍減少，黨部撤退，一方面似係中樞政治權力衰退之徵，實則中國政治，本以寧靜爲尙，統治者之强烈干涉，原不易爲民衆所理解。今者毋寧因國際上强力之壓迫，轉使河北人民，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默滋潛長，增進其對國家的向心力。就此推闡，吾人目前實無懷抱悲觀之理由；祇應利用時機，促進地方政治之整理與改造，使秩序安定，人心向上，圖民力之休養，爲國力之培植，斯誠轉禍爲福，因勢利導之至計也。更具體言之，河北爾後，亟宜發揮地方的行政區域之性質，歸眞返樸，力戒舖張，舉凡無裨實際，裝潢門面之種種龐大機關，應求中央儘量撤減，不宜再令地方人民，繼續擔負，同時酌移此類協欵，還諸省庫，使得資爲建設，如天津市邇來已有停止解欵之議，實爲市民之所樂聞，蓋近年津市負擔奇重，而市政設施，了無可言，人懷不平，匪伊朝夕，今如移彼就此，以地方之欵，供地方之用，事之合理，無以逾此。此其一。北平市政，年來確有進步，如更專心整頓，前途必更可觀。抑平市學校之多，冠於全國，近因時局多事，奇謠頻傳，校長教員，每涉張皇，學術機關，多嫌自擾。吾人以爲百年之計，在於樹人，避地辦學，等於自棄，甚望教育家宏毅沈着，爲民表率，固守國防之殘壘，建築心理的長城，人心不死，誰能亡我？此其二。冀省自辛亥革命以來，迄少眞正之改革，近年主席迭易，軍民不分，省府組織，久欠健全，全省政治，殊多腐敗，亟宜利用政局轉變之機，速定澈底改造之計，其法宜用才力德望並隆之士，主持省政，而以各種學術專家吏治人才佐之，一面淸理地方積弊，消匪安民，一面調査民生疾苦，殖產興業，地方富庶則民力增進，無形中厚增心理國防，遠勝於屯置戍卒，此其事非不可爲，是在政府之有無決心耳。査自于前主席調任之後，冀省主政，迄未別予眞除，長此懸擱，隱憂甚大，吾人熟知中央並非漠視此等重要員缺，所爲長慮卻顧者，度在於繼任人選之難。爲今後河北省計，須得一有毅力宏識經驗豐富之行政領袖任茲艱局，各廳組織並宜充實，其人選最後求之河北士紳。是在政府速爲遴選，早日發表，勿再濡滯，以重省政，以安人心。此其三。以上三端，爲吾人對於平津及河北前途之初步希望，各界人士，想必與吾人有同感也。

（錄六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再論薊察善後

時局本無所謂段落，此一幕以中國興亡為主題之時代劇，將一直演至興，或演至亡。其時間，將為數年十數年或數十年，其幕中變化，將有無數節目，故曰時局無所謂段落也。

惟就目前而論，則如薊如察，皆為劇中一個節目。就此各個節目而言，則薊事應認為一個節目中一小段之演終，察事則亦近於一小段之結束。是則對於薊察當前之善後，應不論全劇之進行如何而有所規畫。

吾人連日對此已略有所論，而其意猶有未盡者，即關於軍心民心之慰撫是也。自最近薊察問題發生以來，當局所賴以周旋者，無他，承認而已，國家立國，原應有整個政策，中國環境如斯，為國民者，自應信賴政府，作全盤之籌畫。是則對於十號命令中所云睦鄰尤為要着之政策，自不容，或不忍有異詞。雖然，觀最近應付情形，尤如察省事件，似處理不得要領，善後亦無成算，此願迅速設法籌畫者。吾人前論察事，就軍人本分言，以宋哲元氏之脫離行政職務為可喜，顧此為勉勵軍人計，則可耳，若就政府立場言之，問題殊不若是簡單。何則？國家所賴以維持紀綱於不墜者，是非賞罰而已。如察事者，政府視其官吏之行動果如何耶？吾相信此次之處分，全出於睦鄰要着之惟一理由，然日來經過，彼方對察事，與半月前之於河北微有不同，即已不甚側重主席之更動，故前日雖下處理察事之令，而問題猶在未決。此中經過一般不盡瞭然。再從另一方面言之，薊省之事，于學忠氏之免職令，與其新職同時發表，察事則免宋而外，尚無下文。吾人甚感為鞏固一般軍心之計，政府於力所能及，自須充分表示愛護軍隊，親切指導之意，關於二十九軍者，此點在今日為甚緊要也。

此次　察之事，凡所以表示睦鄰主義者，無不達於極點，蓋不惟言詞表示也，凡所要求者，皆已迅速地充分實行之。是則就政府職責言，關於地方善後之事，自應迅速進行不容延擱。乃觀近狀，何部長入京，而不知何時回任。王克敏氏以代理政整會委員長之資格北來，似為最高負責者，然政整會之機關，自黃郛氏南行之後，久等虛設，此次事件，該會又未經手，是王氏之來，殆與地方善後無大關係。況當年政整會之設，主要即為睦鄰，而今若此，是該會權威，實際不存，可知王之代理，其非重整旗鼓之意可知。是故就北平言，其兩種高級機關，一等於虛設，又一則負責長官不在，此種冷落光景，甚非所以安人心之道也。再薊省最高行政機關之省政府，在今後當益臻重要，而現在尚無正式負責之人。保定，地方狹窄，未有籌備，故省府及各廳雖已移保而實際幾於不能辦公。一般職員，皆僑處旅店中，人心不定，何能執務。為今之計，亟須決定省府之組織，愈速愈妙，蟬聯者早決蟬聯，更動者迅速更動，庶幾壁壘一新，官民安堵，不但為行政計應如此，即為應付今後地方外交，亦以健全省府之組織為最必要矣。抑有一建議焉。北平在今後環境中，依然有駐設重要官署之需要，省府數年前曾經設置北平，一切稱便，現在保定既實際上缺少辦公地點，而北平無用巨廈又甚多，則何不恢復省府設平，使北平至少仍不失為一省會。此與維持繁榮，保存文化，殆俱有若干之效果歟。

吾人本深信此一幕興亡劇，最後一定演至興，絕不至演到亡，故對最近之事，並不悲觀。然關鍵須視我方出演者之自處若何。倘一切出以被動的心理，只作苟全的企圖，事前無防範之方，事後無振作之力，既無以於杜强壓之來，復不能為亡羊補牢之計，則至少就現政府之立場言，殆亦不無悲觀之理由在矣。

（錄六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論睦鄰

國府十日命令有睦鄰尤為要着語，此乃政府近日具體政策之重要宣布，茲加詮釋，並有主張，望與國人共同商榷焉。

國府所謂睦鄰，或係特指日本。惟吾人以爲其涵義宜不若是之狹，倘只指日本，則云睦日或親日可矣。且睦鄰云者，是一種願望，如何達此願望，則未言及。豈無條件的一味順從以爲睦？抑有所主張以爲睦乎？則尤爲重要之問題也。

茲將表示吾人之主張，並堅信此爲奠安東亞之有效方法，可以公開與日本討論，希望得其贊成者，無他，中日俄三國平和而互睦是也。自中國論，睦鄰政策，原則上誠爲必要，而其强鄰有二，曰日，曰俄。日不睦，固刻不能安，俄不睦，亦隱憂甚大。故爲中國保境之計，利在日俄並睦。再進一步爲東亞全局計，誠欲鞏固平和，惟賴三鄰互睦。日俄不睦，中國終陷漩渦，設中國獨睦其一方，亦終促成彼二者之衝突。是以此三國中，倘有一焉，志在兼併攻取，而不欲眞正平和，則其政策自將不同；不然，倘實以東亞平和爲職志，則此所謂三鄰互睦主義，乃絕對顚撲不破者矣。論中日關係，共本身近年之政治糾紛，已至重而且大，而中國政府，今已置一切不談，而公然以睦鄰主義誥誡其人民，此當然可視爲中國對日之所謂最大轉向。其所以然者，一方固因中國無力而望平和，一方實亦對東亞全局之維持，懷有遠大之意見也。惟既標榜平和，便須眞實達到平和，是則就東亞現狀論，必須中日俄三國互睦，彼此平和而後可也。

具體言之，中國政府對於睦鄰之解釋，倘如吾人所述而誠意行之，則其政策之可見者：第一：中國對日對俄，俱行和平外交，務各保持睦鄰關係。第二：中國絕不偏袒或附和一方，以敵對另一方。第三：中國將反對一方對一方備戰之牽涉中國。

從東亞全局言，中國此種政策，是否有利與可能，則可答以絕對有利與相對可能。夫自九一八以來，因日本統治滿洲，而日俄接觸，近年蘇聯在遠東嚴整軍備，日本在滿洲境內，亦與之針鋒相對。夫倘令其一方之國策，志在戰爭，則無論矣。倘志不在戰而在和，則莫若俱同情中國上述睦鄰之政策，皆尊重中國權利，而不期待中國加入某某方之一團。中國愈和平進步，則日俄間之危機，愈益減小，以至於無，此眞正維繫東亞和平之道也。吾故曰絕對有利。

從日俄立場言，蘇聯基本政策，爲不侵人，亦不受侵，近年全力置重建設，其國策顯然以國際和平爲利益。其於中國，除外蒙問題不決之外，別無政治糾紛，年來雖有憂慮新疆方面之中俄關係者，然使中日互睦，又日俄互睦，則新疆斷無紛糾可生。惟有日本不斷在中國北方作政治的軍事的進展，蘇聯感覺其西比利亞後方可危之時，爲新疆遭遇危機之時。不然，縱有事件，亦尋常外交事件，皆可依外交方法以改良之。現在不易判斷者，仍爲軍部指導下之日本對東亞全局政策與理解果何如也。吾故曰相對可能。

雖然，吾人望我政府自動的實行上述睦鄰政策之辦法，公開地，坦白地，表示中國眞正維持東亞和平之願望，及其自身決定全力爲經濟自救不參加國際爭鬥之決心。其與鄰邦，務求增進平等互利之關係，日本最密接，各種關係甚多，外交上之重要，超過蘇聯，然中國在原則上將兩鄰並睦，且勸兩鄰互睦。中國不作人工具，亦不求人援助，只須日俄同情，尊重中國，東亞和平，定可維繫。日本現爲東亞惟一强國，與地跨歐亞之蘇聯又有不同，故中國此種政策之能否貫澈，最要視日本如何，但中國本身要宜循此努力矣。　（錄六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四强角逐局面下之歐洲

在最近月餘間，當遠東方面中日關係赤裸裸顯露無遺之際，歐洲列强間之關係却極盡撲朔迷離波譎雲詭之致，因而發生種種性質正相反對之風傳。第一，以英德關係言，既因英國積極擴大空軍而有英德關係緊張之傳說，復因英德在原則上協定海軍比率而有英德提携告成之宣傳。第二，以英法關係言，始因贊同法俄互相協定而有英法關係將逐漸達於第一次大戰

前狀況之風說，繼因英德海軍協定而有英法友好關係已變之傳說，最近因艾頓之巴黎訪問，復有英法間障礙已完全袪除之消息。第三，以英義關係言，義國贊成英國調處義亞爭端之聲浪方寀於吾人耳鼓，而義報痛詆英法義聯合對德戰線已變為英法亞聯合對義之罵聲已聞；此種罵聲未已，而艾頓於最近訪問羅馬時將絕口不提義亞問題之宣傳亦即英義關係改善之宣傳又至。第四，以法義關係言，既有法義關係因多瑙河流域問題而微妙化之流言，復有法義始終忠於法義協定之宣傳。第五，以德義關係言，一方面仍傳義國堅持奧匈二國獨立完整之保全主義，一方面復有德義間已有空防協定，且奧國國社黨政權不日將告成立之謠傳。第六，以法德關係言，一方面有法德關係改善之宣傳，他方面又有法國始終反對德國重整軍備之消息。

對於上述撲朔迷離之狀況，吾人將如何認識？對於種種性質正相反對之消息，吾人將何棄何從？如以此等狀況及消息推測將來，吾人將信歐洲和平可暫保乎？抑信第二次大戰不久即將爆發乎？易詞言之，悲觀論者之戰爭說，果等於伯有之驚乎？樂觀論者之和平說，果等於癡人之囈語乎？凡此等等，皆為讀者應有之重要疑問，而亦吾人常致力考慮者。依吾人考慮所得言之，歐洲國際情勢之劃期的變化，亦斷自本年四月中旬之斯特雷撤會議，其以前為英法義鼎立之局面，其以後迄今始終為英法義德四强角逐之局面（蘇俄雖是一領地跨及歐洲之强國，然因其在國際政治上目前不能積極活動，故不能加入此種角逐局面），蓋斯特雷撤會議之結果雖號稱為以英法義三國聯合戰線對付德國，實則並非積極的整個的武力對德，而只是在不妨害英之天空安全，不妨害法之東歐與國之利益，及不妨害義在多瑙河流域利益之範圍內，消極的防備德國進一步的發展而已，易詞言之，即並非欲使德國返於未重整軍備前之狀況，而只欲利用協定，公約等種種手段，使德國止於相當限度之軍備狀況下而已；故斯特雷撤會議之後，德國已儼然儕於三强之列，而形成四强角逐之局面。此為現今歐洲國際局面之根本認識，吾人不可不特別注意。既知現今歐洲為四强角逐之局面，則上述種種疑問當可迎刃而解。夫在國聯下之國際調協政策必較集團鬥爭政策為簡單明瞭，四角的集團鬥爭政策又必較三角的集團鬥爭政策為頭緒紛繁，多邊多樣，乃係學理上自明之理。故上述撲朔迷離之列强關係乃至千變萬化之宣傳消息，蓋歐洲四强角逐局面之必然的反映，無足深怪。要在吾人於認識之際，識其為四强角逐之整個階段內之現象，而不認其為變更整個階段之現象而已。否則人作樂觀之宣傳則樂觀，人作悲觀之宣傳則亦悲觀，結果將等於人云亦云，而失却自己固有的認識立場矣。

依吾人所見，上述歐洲列强間之撲朔迷離的關係，在最近之將來，殆將仍以天空公約問題，東歐安全公約問題，多瑙河合作問題及軍備限制協定問題等為中心，繼續延長，直至四强角逐之局面竟被打破之日為止。在此種局面未被打破之前，吾人當可覩列强間無數之縱橫捭闔，當可聽種種駭人聽聞之宣傳消息，吾人拭目以視之，寧心而聽之可也。至於此種四强角逐之局面有無繼續性，究竟何時始被打破，將以何種形式而被打破，等等問題，則非一言可決，而當視列强間客觀的經濟情勢及軍備情況並主觀的國際政治鬥爭之努力如何以為答解之基準，在本題下，不能行詳密深刻之檢討，容當另題論之；如僅舉結論而言，則四强角逐之局面殆只能有短期間之繼續可能，其後或為英法義協同以實力對德之局面，或為英法、蘇協力以實力對德義之局，皆未可知也。然須知以上所述只係就歐洲言，如更加入歐洲與遠東之關係及歐洲與美洲之關係，等等考察於內，則事象之複雜殆有出乎意料之外者，從任於遠東之中國國民言之，關於此點，更不可不深長思也。

（錄六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送纕蘅之官黔中　子言

使君儒術人貴陽。縮吏事。亦如王陽明。龍場布文治。富教聖有言。古今無二致。我昔遊嶺南。（前清光緒戊子歲）曾見黔工藝。黔人有鹽盆。色紫類銅器。驚其銅質佳。笑謂乃紙製。黔中富桑楮。丹漆飾其外。十年行橐携。沸水注不敝。深山毓良工。巉㠑德意志。願言勤訪求。益進為民利。

為柱尊題黃賓虹手卷　石遺

年來思作桂林遊。柱尊振心去北流。獨漉招我遊羅浮。桂櫂趁此焉可休。柱尊聞之亟過我。手携一軸狹而修。黃君賓虹之手筆。玉簪羅帶紛相繆。太湖玄墓眞假山。化身千萬散峯頭。武夷之玉女。湖口之小姑。亭亭獨立愁無儔。巫山十二衡七二。縮而小之置壑丘。元章硯比一品石。擴而大之差與侔。茲為桂林陽朔之眞相。甲於天下棄遐陬。我今按圖往索求。未審眞如此。卷不先題此。詩作息壤歸來索句重雕鎪。

纕蘅入黔作長歌以壯其行　子威

使君出牧行邊陲。篋中飽載錢郎詩。我欲從之不可即。東風吹落湘水湄。謫嶽歸來與君別。詩亦如人兩清絕。今朝作詩又送君。一去秦淮水嗚咽。秦淮水碧流復流。使君輶車留不留。忽然寄我空中書。道今行役來邊州。邊州例有詩人住。詩人例得江山助。遙遙天上春水船。泠然御風君竟去。謫仙夜郎行復還。隨人明月龍標山。涪皤老人不稱意。征西鼓吹詩開顏。甌北鐵雲皆健者。從軍按郡躭風雅。讀萬卷書行萬里。詩成一夕供傳寫。君以蜀人馳騎過。持節直到南牂牁。昔時廷獻凌雲賦。今日詩翻跳月歌。尋春不隔我與爾。亦愛山林亦都市。年來詩裏迸哀音。延秋城烏遼東豕。歎逝傷離百感中。吹夢安得西南風。簿書殷湊吟不輟。服官孝綽將毋同。

君不見甲秀樓頭山偃蹇涵碧潭前水清淺螢花洞草
入詩囊吏民不作甘棠剪

寄石公鎮江次乖俳韻　仲恂

人事憧憧苦好乖雅憐詞賦類優俳折將弓箭有強敵
索去紈縑無好懷書局自隨門若水春衣日典酒如淮
幾孤玉鱠金虀約扶夢尋君鶴壽街

題秋庭晨課圖　分韻應海濱詩社徵課　介庵

磅礴親恩慕海南杯棬苦向畫中探紓謀聚首天心憮
永憶凌晨書味醰反哺慈烏同有淚高飛雛燕庶知慚
郎君今日施行馬教孝成風溢美談

纕蘅先生之官過漢別後寄呈　敏生

不願封侯願識韓生平未改寸心丹來過江漢吟仍健
相望烽烟事正難黔俗要兼苗戶化蒼生留待使君安
銀盤山色牂牁水餘事懸知拄笏看

客子　山腴

客子垂綸夕蘇臺九月霜止催楓葉冷誰見菊花黃親
故來書遠愁人入夜長妻孥休悵望作計是還鄉

題憶雲樓詩　皃公



一瞬華髮刦人天無盡悲噓雲留幻憶抽恨織玄辭長
簟森猶設零香動自疑少君如可致莫復怨來遲

水龍吟　揚花和東坡　榆生

怨春寧惜拋家欲留無計從傾墜盈盈倦舞濛濛亂撲
幾多沉思錯怪狂風驚回綺夢閒庭深閉禁連朝苦雨
啼痕乍揾知何意漫空起　縱自飄零增感肯隨塵浪
沾輕綴儘拚憔悴依然冰雪未辭身碎薄命三生濃愁
萬種任漂荒水化青萍爭奈殘陽悽照引行人淚

澡蘭香　癸酉重午泛舟北湖遂至鍾山北麓用夢窗均　小樹

藏烟細柳展鏡新荷熟黍夢回未覺流鶯倦語小蝶輕
飛悄念探芳前約照林隈榴火初酣何如殘櫻半萼錦
片年芳付與亭邊青蘋　獨向行舟盡處翠浥層嵐靜
驅吟魄峯迴路轉樹短陰稀數徧轄車油幕問何人滿
引蒲觴波影山光共酌倘聽到隔水笙歌停雲天角

蝶戀花　和蘉厂用六一韻　鐵尊

故國江南來去久燕戶鶯簾夢裏渾依舊解道消愁須
仗酒可曾解惜腰支瘦　明日河橋人折柳履舄闌宵
不是尋常有眼底迷離紛舞袖翩翩只在花前後

#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 沅叔

## 影宋本張說之集跋

唐張燕公集。今世通行之本。皆爲二十五卷。其刋刻傳世最古者。推明嘉靖丁酉椒郡伍氏龍池草堂本。前有永樂七年貟隱老人伍德跋。謂吳元年、手自鈔錄。以備一覽。正其魚魯。遂爲完書。亟欲梓之。而力不果。是知此集自宋以來。迄於明中葉。未嘗覆梓也。伍氏刻本。流傳頗稀。余壬子歲在南中。曾收得一帙。爲毛斧季汪魚亭舊藏。號爲珍秘。然展卷一觀。訛謬盈幅。且文字奪漏孔多。幸余本經汪小米校正。補詩九首。如卷五之醉中作。五絕卷六之岳州別姚司馬歸侍。岳州送李十從軍。岳州別均。送薇丞。送杜丞詩。幽州別陰長河。幽州隨軍入秦。皆五律卷七之酬崔光祿冬日述懷贈答。五言排律幷序一首。皆伍本所脫落。而卷五城南亭作。從方秀川同宿二詩。脫句脫行。尚所不計。汪氏、手、校。所據、爲、影、宋、本。其、原、出、於、士、禮、居。然、祇、存、卷、一、至、十。莫、由、窺、全、豹、也。鐵琴銅劍樓瞿氏。藏影鈔十卷。其存卷亦與汪校同。蓋出於碧雞坊顏氏。與蕘圃所得。正同源耳。余攷唐書藝文志。載張說集三十卷。宋以後諸家著錄幷同。今伍刻僅得二十五卷。則宋、刋、全、帙。絕、迹、於、天、壤、閒、久、矣。乾隆時脩四庫全書。詔徵天下圖籍。獻之館閣。顧於燕公文集。求所佚五卷。渺不可得。而伍本又多訛舛。乃參、攷、本、傳。及文、粹、文、苑、英、華、諸、書。其文、不、載、於、集、者。得六、十、一、首。依類、補、入。仍釐、爲、二、十、五、卷。付武英殿聚珍版刋行。百年以來。推爲善本。近時仁和朱氏。得彭、文、勤、所、藏、明、鈔、本、二、十、卷。又假、吳、伸、懌、藏、本、後、五、卷。補、成、全、璧。授、諸、梓、人。繆藝風親任讐校。頗爲精審。又采。輯。佚。文。以意。排比。分爲。五卷。題曰。補。遺。以合。古。來。三。十。卷。之。數。用力。可。云。勤。至。然不。見。宋。刋。舊觀。終。不。可。復。也。舊傳朱、竹、君、家。曾藏、宋、刋、三、十、卷、本。後自椒花吟舫散出。爲劉、燕、庭、所、得。其行款與權文公孫可之皇甫持正司空表聖等集同。號爲蜀本。邇來劉氏遺書不守。權孫諸集。先後流入肆

間。表聖一鳴集。爲余所獲。獨燕公集。乃不可蹤跡。常引爲大憾。昨歲新春。蓮池同學舊侶。集於南宮邢君詹亭家。酒罷、出新收書籍見示。適有說之集舊寫本三帙。開函展誦。驚喜過望。蓋即數百年來上自秘府。下至藏家。窮搜渴望。懸金購求而不獲之三十卷眞本也。各卷詩文次第與伍氏朱氏二本無異。惟最末五卷與朱氏補遺目錄對核。則文字出入大相逕庭矣。通計卷二十六墓誌銘六首。卷二十七表十首。卷二十八序十四首。卷二十九制誥七首。卷三十雜著二十七首。朱本有而宋本無者。凡二十六首。宋本有而朱本無者。二十三首。然其中如元昌元年對詞標文苑策。朱本只載對策。而策問三道。乃佚之。如謝恩表、陳情表、進渾儀表、謝賜碑額表。朱本雖有表文。而批荅乃佚之。勸學啓後有答令。朱本亦不載。在朱氏拾遺補闕。爲功雖勤。然從千百年後。綴緝叢殘。而欲期與原本脗合無間。亦戛戛乎其難矣。余既取朱本對勘一過。其闕佚各文。則錄附後方。茲將文目臚列於左。期與海內方聞之士共證之。

按晁氏郡齋讀書志言。說爲文精壯。長於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當典集賢圖書之任。論撰國史。晚謫岳州。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云。說與蘇頲號燕許大手筆。二人名相。而以文擅天下。盛矣哉。兩家皆載其集爲三十卷。余少時。嗜儷體文字。誦公之集。喜其瑰瑋駿麗而灝氣流轉。神采昌王。與唐初四子務爲縟麗排比疊架者。迥不相侔。實魁然爲一代之才。宜其有大手筆之稱。獨惜其遺集流傳乃非全帙。憶昔年得汪氏校本。喜其校訂精當。常取編摩。惟所存只詩十卷。嗣於南方見明鈔。爲黃蕘翁舊藏。又取朱本勘校一通。卷第既與常本相同。而佳勝亦寥寥可數。旋於況夔笙許見明鈔二十卷本。爲知聖道齋物。即朱氏校刻之底本也。近年吳侍郎遺書出。獲見竹紙明鈔本。鈐有拂水山樵印。亦朱氏當時所假校者。然亦祇二十五卷耳。不謂未及匝月。於無意中幸獲此原書古本數十年夢寐尋求者。一旦竟觸於手。而寓於目。精忱所致。冥漠潛通。余於此書因緣爲不淺矣。原本竹紙烏絲闌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各卷有目。接連本文。鈐有大興朱氏竹君藏書之印、朱錫庚印、汪喜孫印、孟慈、星伯、曾觀、諸印。是此本爲椒花吟舫據家藏宋本錄出。斷然無可致疑。且以鈐印推之。曾入汪孟慈家。大興徐氏亦曾經眼。且或由星伯家而歸臨淸徐司業家。詹亭則得之司業塔史吉甫太史者也。至宋本何時歸諸劉氏。其後復入誰何之家。則消息渺然。存亡殆不可知。猶幸錄此副本。迢遞百載。脫水火兵戈之刼。爲千鈞一髮之延。使吾輩得以摩挲玩誦。發前人之所未。

見此疑有神明默爲呵護得以留貽至今殆非偶然矣昔繆藝風前輩爲朱子涵校刊此集附記言顧千里先得燕公文十五卷又得椒花吟舫鈔本增益五卷顧氏單校唐文除去詩五卷後又補足五卷世間自有此二十卷傳本初非缺佚嗟乎以藝風之博識多聞徒以搜訪既窮遂轉以二十卷者爲足本設使得觀此帙當皇然知其誤解然則吾輩雖不獲觀宋刻而得茲副本既足正前人之謬失且使先唐之鉅集久缺而復完其欣慰宜如何耶乙亥五月望日游黃山台蕩回粗理筆硯校畢全書因詳誌始末於後藏園老人書

茲將影宋本後五卷目錄列後其文字爲輯本所遺者注於下方

卷第二十六

墓誌銘

節敏太子妃墓銘　鄭夫人墓誌銘　燕郡夫人墓誌銘

鄧國夫人墓銘　張夫人墓誌銘　張氏女墓誌銘

卷第二十七

表

諫幸三陽宮表　諫潑胡表　論災異表

幷州論兵邊事表　陳情表　舉人表 朱刻無

進像表　進渾儀表　進鬭羊表

勸學啓

卷第二十八

序

大衍曆序　中宗上官昭容集序　孔補闕集序

洛州張司馬集序　尋花柳宴序　會友序

餞侍郎神都留守序　送工部尚書赴定州序　送田郎中滅胡序 朱刻無

和戎篇送桓侍郎序 朱刻無　送廣武令岑羲序 朱刻無　送嚴少府赴萬安詩序 朱刻無

送毛明府詩序 朱刻無　送張先生還姑射山序 朱刻無

卷第二十九

制誥

| | | |
|---|---|---|
| 對文苑科制冊 朱刻無策問三道 | 習樂議 朱刻無 | 漢祖五等論 朱刻無 |
| 卿士誥 朱刻無 | 政書三章 朱刻無 | 上帝善兵不陣章 朱刻無 |
| 修五嶽四瀆章 朱刻無 | | |

卷第三十

雜著

| | | |
|---|---|---|
| 幽州論邊事論 | 與褚先生書 朱刻無 | 與鳳翔舍人書 朱刻無 |
| 與鄭駙馬書 朱刻無 | 與魏安州書 朱刻無 | 與營州都督弟書 朱刻無 |
| 與度門禪衆書 朱刻無 | 爲申平冀州賊等露布 | 神兵軍大摠管功狀 |
| 試洛州進士策問四首 朱刻無 | 試將門子弟策問三道 朱刻無 | 試沉謀祕算舉人策問三道 朱刻無 |
| 獻壽表 朱刻無 | 讓中書侍郎表 | 讓平章事表 |
| 讓兵部尚書平章事表 | 讓右丞相表 朱刻無 | 讓右丞相表 |
| 讓右丞相表 | 荊州謝上表 | 岳州謝上表 |
| 謝賜碑額表 制答 | 謝公主出降期表 | 謝恩表 并答制 |
| 謝間表 | 謝賜藥表 | 謝修史表 |

前跋屬稿甫竟。忽憶及昨歲曾假得周君叔弢所藏說之集一帙。因開篋檢眎。其書亦正三十卷。爲東武李氏研錄山房校寫本。竹紙藍格。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字。楷墨精雅。爽心悅目。取後五卷與朱竹君家影宋本對勘。各卷篇第正復相符。惟朱鈔原本經舊人校過。凡題目及文字。咸據全唐文標舉異同。粘有校簽。李氏鈔本則采其校語。錄於本文下。始知李氏固曾親見朱氏影本。從而傳錄。且併其校語而取之也。末有補遺一卷。則盡取全唐文中佚文附入。凡得三十四首。視結一廬輯補者。又增十首。是此集流傳於今世者。當以東武李氏所錄爲最足最精之本矣。天下之事。後起者往往突過前人。李氏校錄之勤。其有功於燕公者至鉅。余閣置案頭。幾於失之交臂。爰特著其說於此。用以誌余粗疏之過。且正告當世。倘有傳刻燕公遺集者。庶知所取擇焉。藏園附志

# 凌霄一士隨筆

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三儒之從祀孔子廟，至光緒末年始定，張之洞主持甚力也。胡思敬「國聞備乘」紀其事云：

文廟崇祀之典，自特旨駁斥李容後，禮臣持議甚嚴。顧黃王三先生，屢請屢駁。最後御史趙啓霖疏上，張之洞適入軍機，遂同時邀准。死後馨香之報，猶必藉樞要貴人之援，以此知當時朝局，凡乘時竊取祿位者皆非無因而至也。王氏學初不甚顯，會國藩刊其遺書三十餘種，湘人始知尊重，然國藩序文有純疵互見之語，亦未甚傾心推服也。從祀之議，倡自郭嵩燾，是時今上即位甫二年，政府雖專，部臣頗能自立。嵩燾歸自海外，稱服西洋，禮部侍郎徐桐惡之，疑其一鄉阿好，遂引國藩序文，本表章夫之之人以駁夫之，嵩燾無以難也。光緒二十年湖北學政孔祥霖上其書於朝，復申前請。禮臣再引四庫總目議駁，且言遺書有老子衍莊子通三藏法師八識規知等目，儒佛老莊混爲一途，又有瀟湘怨黑鼓詞龍舟會戲各體，事涉遊戲，不得謂爲無疵。總目爲高宗欽定，藉聖謨以拑羣議，廷臣更無敢置喙者。顧黃崇祀之議，則自陳寶琛發之。是時朝臣分南北兩黨。北黨主駁，以李鴻藻爲首，孫毓汶張之萬張佩綸等附之。南黨主准，以潘祖蔭翁同龢爲首，孫家鼐孫詒經汪鳴鑾李文田朱一新等附之。主駁者謂二儒生平著述，多託空言，不足當闡明聖學傳授道統之目，推禮部主稿，漢大學士李鴻章領銜，合詞以駁議上。祖蔭等聯名疏爭，詔下廷臣再議。北黨復推滿大學士領銜，請仍照禮臣前議，其事遂寢。此三先生崇祀先後被駁之始末也。當夫之初次被駁時，嵩燾恐阻遏後路，不復能再請，別具一疏，請將禮部駁案并存，待異時公論。又於船山祠私製楹聯，末云：「請從祀於廟，是有待於後賢。」啓霖湘潭人，夙宗仰船山，欲續成郭氏未竟之志，而難於措辭，乃并援顧黃二

先生以請。詔下部議。部臣以議駁在先，不敢主稿，乃用戴鴻慈奏定新章，交廷臣會議。自科場廢八股改試策論，又廢科舉改學堂，日知錄明夷待訪錄讀通鑑論三書，盛行於世，主准者十居八九。唯禮部郎中吳國鏞不好新說，以黃氏書駁雜，摘其可議者數條，上說帖於堂官。尚書溥良以為是，侍郎郭曾炘以為非，然部務當由尚書主政，遂擬稿准顧王駁黃，通行六部九卿大臣詣內閣會銜。郵傳部尚書陳璧先畫諾，吏部尚書陸潤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名侃繼之。畫未竟而之洞遣使持說帖至，大意言黃學與孟子相合，議駁非是。舉座愕然，各逡巡遁去。次日郵傳部咨行禮部，取銷陳璧花押，潤庠名侃亦各行文取銷，其畏憚政府如此。之洞私語同僚，謂：「梨洲若駁，當并顧王黜之。」蓋以啓霖國鏞皆湖南人，疑其有私於王氏也。禮臣不敢堅持初議，遂准炎武，而臚陳王黃事實，請宸斷。嚴修寶熙吳郁生定成劉若曾徐定超各具封奏，如之洞指。遂於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初三日奉上諭：「禮部會奏一摺，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均著准其從祀文廟。欽此。」以如此鉅典，只以二語了之。天下讀詔書者，不明其所以從祀之故，頗疑三先生之配食頗似近世人才保薦得官也。

其經過蓋大略如是，思敬有微詞焉。郭嵩燾於光緒二年出使，其由英歸國，時為光緒五年，思敬所敘有未諦處。曾國荃重刻夫之遺書，國藩序有云：「雖其著述太繁，醕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已。」思敬謂國藩刊其遺書，亦稍誤。

當三儒之准從祀，陳衍時以主事在學部，其年譜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及翌年戊申所紀如下：

（丁未）榮協揆……適與家君談顧黃王三儒從祀文廟交各部議奏事，家君見顧黃二儒早由陳弢庵閣學奏請從祀被駁，孔學政祥霖奏請王船山先生從祀亦被駁，因言此事恐難邀准，不知榮公意正主議駁，聞之大悅，請家君代撰說帖，……。及家君退而思之，並查歷屆禮官所以議駁之說殊不足憑，乃建議力言可以從祀上之，遂大拂榮公意。榮公蓋以為此三人皆主張革命者。（按此譜署「男聲暨編」「門人王眞續編」「門人葉長青補訂」，是年以上皆聲暨口氣也。）

（戊申）是時顧黃王三儒久已從祀，張廣雅相國所主張也。初從祀一節，各部長官多議駁者，惟吾鄉張燮鈞侍

郎主之甚力，而適丁內艱，不得與聞其事矣。廣雅往弔，張侍郎稽顙謝弔後重稽顙曰：『從祀事惟賴世叔主持。』後廣雅至軍機處，見各部說帖皆以三儒頗言民權議駁。廣雅因疏孟子言民權者數條曰：『諸君將并孟子亦擯出文廟乎！』袁尚書世凱時亦爲軍機大臣，至曰：『我議准，誰敢議駁！』於是各部長官紛紛取說帖同，改作議准矣。……學部尚書榮華卿協揆就部中宴廣雅，……談次，協揆逢迎廣雅意曰：『三儒業已從祀，聞外間亦將以曾文正公請矣。』廣雅嘍嗜曰：『曾某亦將入文廟耶，吾以爲將從祀武廟！』舉座愕然。廣雅曰：『天津教案，曾某至戮十六人以悅法人。是時德兵已入巴黎。曾某尚如此。』廣雅蓋不忘協揆往事，故作此謦言；不然，其時中西電報未通，德兵入法都，曾文正實未之知也。

亦可參閱。所云各部議奏，即指廷臣會議事。之洞之力持從祀，張亨嘉蓋與有力，而袁世凱其強援也。時世凱之氣力勢焰，猶出之洞上耳。三儒以有明遺老爲淸初大儒，學問節概，度越恆流。晚淸學人講時務經濟者多宗之，大臣中之號爲維新者亦推重其學，而革命黨人以其不忘故國，弗爲淸屈，則尤揭櫫號召，爲種族革命之一助。榮慶之不以從祀爲然，懼助革命黨張目，亦足代表當時廷臣之一種意見也。

陳寶琛前請以顧黃從祀，諸臣會議時，徐致祥上疏，於從祀事未置可否，而以黜邪崇正尊崇道統爲說，謂：

……異端不黜則正學不昌，況今聖學日新，緝熙念典，尤須別擇精微，防閑非僻，凡有以奇巧詭異之說進者，一切報罷，幷舉其人，庶士大夫競相觀感，恪守師承，蒸蒸焉砥礪於實學，以上副聖朝黜邪崇正之意，而列祖列宗愼重廟祀尊崇道統之深衷，益昭然若揭矣。……

……

言外亦不主從祀。致祥素守舊，故其論如是。

李慈銘光緒十年甲申十一月初五日日記云：

『馬蔚林來，以春間陳寶琛奏請以黃黎洲顧亭林兩先生從祀文廟，禮部堂司各官，莫知誰何，紛駭至今。（其疏初發鈔時，一日翰林掌院學士接見編檢各員，朱蓉生往謁，聞掌院與諸學士及辦事諸翰林言：『陳伯潛此疏進

奇。顧某尚有小板日知錄一書，可備後場策料，黃某何人耶？」皆曰然。近日尚書畢道遠發憤謂諸司曰：「二人學問，我所不顧，但以品行言，二人在康熙時皆不肯出仕，尚得從祀邪？」因擬還蔚林所呈國史儒林傳曰：「我必駁！」蔚林商於余，余曰：「兩先生本不為今日從祀計，況出於福建子之請，辱已甚矣，而尚欲求山東不識一字之尚書屈意議準，何以為兩先生地耶？」蔚林一笑而去。」慈銘不慊於寶琛，日記中屢加輕詆。至謂道遠「不識一字」，其罵人常用之語也。所云學院學士，蓋指徐桐，以於桐素執門生禮，故未顯舉其名。

「清史稿」孫家鼐傳云：『江西學政陳寶琛疏請以先儒黃宗羲顧炎武從祀廟，議者多以為未可。家鼐與潘祖蔭翁同龢孫詒經等再請，始議准。』其時何嘗議准耶？

# 米元章的故事

黃魯珍

米元章是有宋著名的一位逸士，風流放誕，人家加以『顚』的雅號！便可想像著他是如何景象了。周昭禮（煇）著的清波雜志，有關於他的幾段故事，因為這著者與米元章有舊，所言的便多為正史所未及，而且突梯有致，略錄之以助雅趣。

『老米酷嗜書畫，嘗從人借古畫自臨搨，搨竟，併與眞贋本歸之，俾其自擇，而莫辨也，巧偷豪奪，故所得為多，東坡二王帖跋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眞疑聖智！因借以譏之。』由這看米老匪惟『顚』，而且簡直有點『攘奪行為』了！其所以致『顚』的由來，這一段故事為最有興趣：『元章守漣水，地接靈璧，蓄石甚富，入玩終日不出，楊次公為察使，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付公，那得終日弄石？米徑前於左袖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反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幻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又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元章手，攫得之，徑登車而去。』所謂『石自米顚袖裏出』，其出處就在此。

昭禮又述元章的『潔癖』，亦足一粲：『曾祖殿撰與元章交契無間，凡有書畫，隨其好即與之，一日，元章言得一硯，非世間物，殆天池秘藏，待我而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直贋居半，特善誇耳！得見乎？元章起取于笥，曾祖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元章顧而喜，硯出，曾祖稱賞不已，且云：誠為尤物！未知發墨如何，命取水，水未至，亟以唾點磨研，元章變色而言曰：公何先恭而後倨？硯矣！不可用，為公贈。初但以其夙著潔癖，欲資戲笑，後歸之，竟不納。』此固足見元章『一塵不染』的性情，然此位殿撰公勿亦太惡作劇邪？

元章的兒子，友仁，（字元暉）書畫也很是著名，清波雜志亦載其故事一則，以巳之模本，混人之眞蹟，殊饒有父風：『元暉尤工臨寫，在漣水時，客鬻戴松牛圖，元暉借留數日，以模本易之，而不能辨，後客持圖乞還眞本，元暉怪而問之曰：汝何以別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則無也！』至牛目中何以有牧童影？清波雜志又為之解釋曰：『江南徐諤得畫牛，晝齧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持以獻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宋太祖）示羣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諸蚌，腹中有餘泪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隱，牧童影豈亦類此？』這些都未免是當時的一些臆說，我們不過拿作談話的資料而已。但元章父子，都是既善藝術，復愛好藝術，有時愛之至故不擇手段便攫為巳有，甚至連性命也可拿來以要之！舊說元章在儀眞，於中貴人舟中，見王右軍帖，求以他畫易之，未允，老米因大呼據舷，欲赴水，其人大驚！亟畀之。一說這位中貴人便是當時赫赫有名的蔡攸，都屈於元章，尤可徵此老的個性！

# 談曾紀澤

韓少蘇

曾紀澤於我國外交史上，佔有極光明之一頁！其使俄改訂歸還伊犁條約一事，稍知近代史實者，類能道之。曾氏爲當時新進中，辦理洋務之巨擘。其外交政策，一本乃父『誠』字訣，與李鴻章之『屁子腔』者不同！而經權互用，因應咸宜，八年在外，不辱使命！計其所處，殆更有難於李鴻章者！

曾氏幼承家訓，於敦品，勵學兩事，爲常人所不能及，所謂『名父之子，畢竟不凡』者也！自奉使出洋，其言語，行爲，影響於當時者甚大！茲就曾氏自出使至返命（一八七八——一八八六）八年間之言語，行爲；雋永有趣；而足供吾人之回味者，聯綴而成斯篇。

× × × × ×

曾紀澤之外國語文學，實有無以爲諱者，而氏在當時，則頗以此自喜，嘗有句云：『爲考諧聲類隔術，兼通畫革傍行書』，得意之筆也！蓋氏於我國音韻之學，頗有研究，以『反切』之法，爲『拼音』之方，其顯著者也！其在國內學習英語經過，西太后於其出使前召見時，嘗問及之，記其問答之語如下：

『問：你能懂外國語言文字？

答：臣略識英文，略通英語，係『從書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較易；聽語言較難。因口耳不熟之故』！

吾人於此節內，應注意『從書上看的』一句！至其論英國語文，最服膺左子與之說，嘗有『子與考論其例甚精，非余所及』之語，左子與說云：

「英人語言，文字條例甚多！曰：【實字】，天，地，日，月之類是也；曰：【依賴實字】，大，小，長，短，精，粗，美，惡，一，二，三，四之類是也；曰：【動字】，觀，聽，言，動之類是也；曰：【依賴動字】，如此，太甚，所以，然後之類是也；曰：【名稱字】彼，我，吾儕，爾曹之類是也；曰：【位置字】來，自，往，至之類是也；曰：【相連字】然而，以及，因爲，抑或之類是也；曰：【太息字】噫嘻，吁嗟之類是也。」

試觀前說，則氏對英國語文之認識，已可窺其梗概！氏嘗自謂『能西音，取英人字典鑽研逾年，事倍功半』，則其造

諮如何？更可知矣！其爲外人用英文寫詩，附中文者，尙勉能依字領略其意！不附中文者，吾人直無從索解矣，然此實不可爲曾氏病，氏固言『通洋文，洋語，洋學，與辦洋務係截然兩事』也！

× × × × ×

曾紀澤對於歐洲進化，雖有其特殊之認識與見解；而實未能超出當時我國智識階級之『自我』範圍以外！嘗謂：

『歐羅巴洲，昔時皆爲野人！其有文學，政術，大抵皆從亞細亞洲逐漸西來－是以風俗文物，與吾華上古之世爲近－嘗與語法蘭亭（法駐我國使館繙譯，護送曾氏赴法者）曰：中國皇帝，聖明者史不絕書！至伯理璽天德（按：指法總統Marie Edme Patrice Maurice de Mac-Manon.）之有至德者，千古惟堯舜而已！此雖戲語，然亦可見西人一切局面，吾中國於古皆曾有之，不爲罕也－至於家常日用之器物，無一不刻鏤繪畫，務求精美，則亦吾華尊，彝，斝，爵，盤，禁，梓，洗之遺意也！』

此論若確，則我國今日之倡言『復古』，與夫主張『全盤西化』者，可並休矣！氏之機械發達，視財貨爲盛衰之論，頗有發前人所未發者，其言曰：

『或者謂：火輪舟車，奇巧機械，爲亘古所無。不知機器之巧者，視財貨之贏絀以爲盛衰！財貨不足，則器皆苦窳；苦窳則巧不如拙！中國上古，殆亦有無數機器!?財貨漸絀，則人多偸惰而機括失傳！觀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華；觀今日之中華，可以知後世之泰西必有廢巧務拙；廢精務樸之一日！蓋地產有數，不足供宇宙萬國之繁費－則由精而入粗者勢使然也！』

更有一事足述者，曾氏頗信『西人政教多與「周禮」相合』之說！意者：老子爲柱下史，其後西到流沙，而有周之典章法度，隨簡冊而俱西。但苦無確證耳！此說，與近世『墨子爲印度人』，『孔子產自西方民族』之論，正復遙遙相對！

× × × × ×

曾紀澤關於中日關係，曾一度與駐英日公使上野（？）表示其整個之觀點與願望。其於中日之互惠互利，尤能闡其眞理！似與普通之外交酬應語不同。曾氏語上野之言曰：

『歐羅巴洲諸國，幅員皆不甚廣。所以能强盛者？同心一志，以禦外侮，得古人合從之意。中華與日本，皆在亞細亞洲，輔車依倚，脣齒毗連，中華之富庶；日本之自强，皆歐洲之所敬畏也！是宜：官民輯睦，沆瀣一氣。中華財產，足以沾潤於東鄰；日本兵力，足以屏蔽於東海，邦交既固，外患可泯，蓋不獨通商之利而已！』

上野深然之！談及高麗，琉球諸國，曾氏復力言不可訴諸武力。氏之言曰：

『西洋各國，以公法自相維制，保全小國附庸，俾皆有自立之權，此息兵安民最善之法！蓋國之大小强弱，與時遷變，本無定局，大國不存呑噬之心，則六合長安，干戈可戢！吾亞細亞洲諸國，大小相介；强弱相錯，亦宜以公法相持，俾弱小之邦，足以自立。則强大者，亦自暗受其

利，不可恃兵力以陵人也！」

× × × × ×

獨立國家，胥有其特具之精神，無論優劣，均足以引起外人之注視！我國與外邦甫行通商之際，莫不互相驚笑！互相輕視！迨使節往還，其笑柄更復百出，然實基於風俗習慣之不同，孰優？孰劣？未可輕於軒輊也！曾氏在當時有兩事：自吾人視之，爲足稱者，一爲守禮，一爲闡樂，兩者，實我國五千年文明之所寄託，而曾氏均能詳細解釋，使外人不以爲怪！曾氏抵滬準備出洋之際，曾致法使館特派護送之譯法人法蘭亭一函云：

「現有極要之事，須與台端一商者，貴國爲秉禮之邦，泰西各處禮儀，大半依據貴國所行，以爲榜樣。中國遵至聖孔子之教，亦以禮儀爲重，然道途太遠，風俗亦異。是以彼此儀節，迥然不同，一切細故末節，儘可通融辦理，惟宴會一端，尙須商酌。泰西之例：男女同席宴會，凡貴重女賓，坐近主人；貴重男賓，坐近主婦，此大禮通例也。而中國先聖之敎，則男女授受不親，姑姨姊妹女之子既嫁而返，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至親骨肉，其嚴如此，則外客更可知矣！現在中國與泰西各國通好，將成永久之局，將來國家遣使，亦必常行不斷。公使挈眷，事所常有。鄙人此次挈攜妻子同行，擬請足下將鄙人之意，婉達於貴國議禮大員之前！中國公使眷屬，祗可間於西國女賓往來；不必與男賓通拜；尤不肯與男賓通宴！即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女出見者，亦不過遙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禮！中西和好雖殷；吾儕交情雖篤！然此一端，卻係中國「名敎攸關」！不必舍中華之禮；從泰西之禮也！各國公使，駐於中國北京者，其眷屬亦並未與中國官宅往來，可見彼此禮敎不同，儘可各行其是！若蒙足下從中委曲商酌，立有一定規矩，則將來中國公使挈眷出洋者，不至視爲畏途！實於彼此通好長久之局，更有裨益！」

後人視氏所執，不免目爲迂腐！然氏在當時行之，迺未嘗爲外人所怍視！行經香港，首遣其夫人，拜會英駐香港總督亨乃西之內眷，由女僕傳達語言，談宴亦頗盡歡。視後之勉强效顰，失於儀節，爲外人竊笑；且引起對吾人之奴視者，果何如耶?!

氏在滬與美領事具禮，副領事瑪高溫曾談及樂律，嘗記云：

「西人最重樂舞，問中國五聲，十二律呂之分；與歷代八音器具沿革異同，爲舉大端以告之。貝禮顧瑪高溫曰：「嘗聽中國優伶之樂，以爲華人但能爲急節繁響，嬉游娛樂蕩人心志而已！今乃知中國之始有樂也，已逾四千餘年，遠在羅馬古樂之前，而考究之法，如此其精奧也！美國醫士有言：「中華醫術雖失傳，然古法乃有深入數層爲吾西人思慮所未及者」！吾嘗不信其言！今以音樂一道觀之，則中華人士言：「古人勝於今人」之說亦自可信」！因求余爲書編鐘，編磬，鎛鐘，特磬，簫，管，笙，簧之名；且繪變宮變徵以備旋宮之圖，以中西名字兼注之

，再三稱謝！』

× × × × ×

英人理雅各，僑居廣東三十餘年，譯五經四子書者也！歸國後，遂爲名漢學家，嘗訪曾氏，自言諸經皆能通曉大意，惟周易難於解說！曾氏告之曰．

『易之深處，未易驟談！請爲君舉淺處三數事證之，可見西洋人近日考求者，中國聖人已曾道破！如：西人不信五行，而言「水，火，氣，土」，以爲創論。不知易以「乾，坤，坎，離爲四正」，即「水，火，氣，土」也。「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厤明時」。即大地全體中心皆火，大力相攝，斡旋不息，故得自轉以成晝夜；繞日以成歲之說也。「雲雷經綸」。聖人預言電線之理。「出入无疾」，「七日來復」，聖人預存西醫之說。「蠱」言「先甲後甲」；「巽」言「先庚後庚」，「震」，「既濟」，皆言「七日得」，則禮拜之數，亦聖人所前知！西人紀數號碼，九（9）與六（6），顛倒相背，易則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凡爻之陰陽，皆以九，六別之。「水火既濟」，「火水未濟」二卦，皆言「曳其輪」，皆言「伐鬼方」，「未濟」又言「利涉大川」，則火輪汽機，以製舟車，以勤遠略，聖人亦於數千年前見之矣！易於中國學問，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形上謂道，形下謂器，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誠未易言！即以西學而論，種種精巧，亦不能出其範圍。安得謂無關學問哉！』

大易爲羣經之祖，獨言其變。曾氏之說其設論雖爲折服外人，然所舉數事，確能獨攄己見，自圓其說也。

## 蟬話

孟玉

蟬，生於夏秋，俗呼爲知了，蓋因鳴聲嘒嘒，如云「知了知了」，故人取以別名，又名齊女，古今注，「齊王之后，怨王死，變爲蟬，故名齊女」是說頗怪，

蟬，種類甚多，大者蜩，小者螗，故詩云：「如蜩如螗，」極言其喧雜也，按蟪蛄亦爲蟬屬，蟬性，喜高而惡下，悅清而厭濁，古人喜咏之者頗多，如東坡云「綠槐高處一蟬鳴，」少陵云，「蟬聲斷續悲殘月」又李商隱「蟬聲露滿枝」，王右丞「臨風聽暮蟬」，以上所舉，皆充分的表現蟬之個性也，

神農本草經云，蟬衣一名蟬蛻，性涼入藥，

按蟬之幼蟲，蜷土中，吸樹根汁液，蛻皮爲蛹，出而登樹，再蛻皮成蟬，計期約二年，

# 逃兵

合沙

一

小孩兒出世，不覺又是一個月掛零，直到今天還沒有名字。

這並不是當父親的虞放棄責任，實在是他同妻對於這事情都太審慎，老是決不定。

難處就在這裏：既要說明小孩兒來歷的不平凡，又要記念他們那次生活上的大變動，還要表示他們對於將來的希望。所以，他想出來的，雖是至少在一打以上，但總不免顧此失彼，選擇不到一個適當的名子。

這在他們，倒並不覺得怎樣不方便；因爲，第一是祇有這一個小孩兒，第二是在這樣的地方，沒有人往還；祇是任他們隨便叫，到是順口叫了不少的花樣出來——高興的時候就是小乖乖，小寶寶，小狗兒；生氣的時候就叫小東西，小怪物，死鬼子！

然而、他總忘不了要給小孩兒取一個固定的名字，從小孩兒還沒有出世就想起，無論什麼時候都在腦子裏打轉。

「其實，根本要怪中國字太不方便，」虞坐在矮板凳上洗結子，(註一)雙手忽然停頓在搓衣板上，昂起頭來說，「這種方塊單體獨音字，含義太單純，要用一兩個字來表現複雜點兒的意思就不可能！」

妻抱着小生命在屋內兜圈兒，嘴在不住地哼哼，手在不停地拍着，很有節奏地交響着。

妻沒有回答，虞不耐煩，又繼續發揮他的主張：

「要是引經據典，總跳不出別人的陳套，並且還顯得是十足的迂腐氣！要是在什麼書上去摘兩個字來，又顯得太勉強，並且不能代表現成的意思；要是……。」

「算了吧！」妻顯得不大高興了，「你簡直成了四十年代上的薩姆金了！爲了一個名字、値得這樣去白費心思！」

於是，大家都無話可說，虞停頓在搓衣板上的雙手又開始活動，妻仍然繼續着在屋的當中兜圈兒，手在小孩兒的背上打拍子。

不一會兒、小孩兒在妻的懷中睡着了，剛抱去放下，虞忽然跳了起來：

「哦，我想起了！」

「你是怎麼的？」妻很着急，立刻就把話頭給他打斷了，「看把小孩兒鬧

醒了！」

然而，並不濟事，小東西在床上掙扎幾下，哌地一聲叫起來了。

「你不快點把結子洗出來，要什麼時候才作飯？」妻一邊在抱小孩兒，一邊在抱怨。

虞站在一旁，茫然了。

「你呆住做什麼呢？你來把小孩兒抱着，等我去作飯。」

他順手把小孩兒抱過來，妻翻身走出去了。小東西一到他的懷裏就安靜不下來，拚命地掙扎，拚命地哭叫，他祇得抱着在屋裏跳，沉重的脚步踏在磚石上好像在下體操。

「你還要慣成什麼樣子？」妻在窗外發氣，「你要再這樣慣些壞脾氣出來，我以後就抱不了！」

沒有回答，仍然繼續着下體操，正步走。

他忽然感到，手腕上熱烘烘地浸濕了。

「喂，屙尿了！屙尿了！這狗東西！」

妻立刻就跑進來，接過小孩兒往床上抱。

「快些找兩張結子來！」妻在忙亂中發命令，「啊，衣服都溼完了，還要找一件衣服來！」

虞拖出床下的網籃，在裏面亂翻，結子到找出來了疊着放在床沿上。

「衣服呢？」

「都洗了。」

「你做事情總是這樣盡頭，一點兒不留餘地！」

小孩兒在床上不斷地叫，脚和手一伸一縮地很合拍。

窗外忽然豁拉一聲巨響，驚得他們一跳。虞一翻身就衝出去，「狗！狗！盌打壞了！米也倒了！」

他吼着，駡着，追了出去。

「虞！虞！回來！」妻扔下小孩兒，跑出房門來，但虞的聲息已經消逝了。她看着遍地撒的是白米，飯鍋翻轉來躺在階簷下。

她不管小孩兒在屋裏叫，蹲下身子去收拾地下的米，起先是一捧一捧地往鍋裏運，過後是一勺一勺地抓，最後是一顆一顆地揀；米還沒有揀完，虞回來了。

他站在階沿下，失了神，臉子脹得透紅，額上的汗直往兩頰流。

「你怎麼了？虞！」妻說着，掙了起來，拖起一條手巾在他的臉上揩，過後，又伸進他的衣服裏在背上擦，「你看你累成這樣，襯衣都溼透了。」

對方不作聲，祇顧喘。

「……跑都跑了，你怎麼去追得上呢？」妻拉着虞的兩手，繼續着說，「你今天買得有什麼菜嗎？」

「我想你在月子裏，連雞湯都沒有

嚐到過，今天給你買了一對鰕回來，想等你發發奶……………。」他的喉管在發梗，接不下去了。

「你怎麼又不拿進來呢？」話雖如此，妻的態度和聲調都顯得很柔和，並沒有一點兒責備的意思。

「我是拿大盌蓋好的……………。」

「你未必還不知道這兒的狗的利害？」

房東曾經告訴他們，說是這兒的狗最會偷東西，能够上桌子，能够開盌櫃。

「還是那條大花狗，要是再來，非打死他不可！」

「算了吧！」妻的兩手搭在他的肩頭，笑起來了，「你看氣成這樣，何苦呢？你趕快把米洗乾淨，我去看看小東西。」

「看看米也沒有了！」他一邊洗一邊說；米裏的泥土能够洗去，小石子却沒有辦法揀出來。

不一會兒，妻從房裏拐了出來。

「輕點兒，小孩兒睡着了。」

## 二

小孩兒還沒有出世以前，他們的心境裏就充滿了愁，想到將來的生活，都很堅決地主張把胎兒打下來。但是，說到實行，難處就來了！要是到醫院去動手術，雖是比較安全，一大筆費用却又辦不到；要是自己買藥吃，他們又缺乏這樣的勇氣，尤其是虞，他最反對這種危險的辦法。在萬不得已的境況中，他有時感到一線隱約的希望，在很遠的將來，這一線希望，有時還會擴大起來，把所有的愁苦蔽着了！他發現了自己的精神和意志已經有了繼承者，他覺得一生的希望將來一定會有人來替他實現，他每每這樣興高彩烈地來安慰妻：

「現在的小孩兒，就是將來社會上的主人啊」！

然而，對方却很不耐煩，立刻就爆發出極大的反感：

「小孩兒不在你的肚子裏，你那裏想得到這種苦處」！

小孩兒未出世的幾個月當中就常常在爭論，出世以後到現在仍然在不斷地爭論。

一個多月以來，他們整天忙着的是小孩兒的事情，時刻想到的是小孩兒的問題；祇要有些兒空閑時間就討論，討論當前的困難如何打破，討論將來的計劃如何實現。

祇要小孩兒睡着了，他們大概就要舉行家庭會議。

今天吃飯的時候，小孩兒睡得很熟，妻把飯盌端在手裏，鬆了一口氣：

「這吓可以吃頓清靜飯了！」

然而，所有的困難，緊逼在各人的心頭，大家都不願意吐出來，尤其是虞

，他覺得妻很聰明，要是努力求學，將來是很有希望的，現在却為了一個小孩兒，把所有的時間和精神完全犧牲了，整個的前途斷送了！他恐怕惹起她更大的煩惱，每每避開當前的問題不談，追想到過去的生活情形：

「想我們去年在口外的時候，吃的是油麥麵山藥蛋……」。

妻明白他的用意所在，立刻就是反駁：

「那時的生活情形不同，雖是物質的享受苦一點，精神上却很痛快，那裏像現在，束縛在這樣狹小的家庭裏，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其實，虞又何嘗不了解這些理由，他也知道這樣沉悶的毫無意義的環境對於妻太不適宜，他也知道一個很有希望的現代女性像妻這樣的人，祇是為家庭瑣事躭誤了，實在是可惜！他也常常在為她計劃：

「祇要我找到職業，想法把小孩兒安頓了，你還是去求學。」

可是，幾年的長期失業，妻對於他的計劃都完全不敢相信了，「你不要再提職業了，你託過這樣多的人，有一點兒辦法沒有？」

於是，他又重複分析各處的情形，說到他所託的朋友，在能力上以及同他的關係上，在他推測來，都是有幾分希望的。

「我想下期的事情大概是沒有多大的問題了！」

甚而至於，有了職業以後的生活應該怎樣安排，他們都經過了很週密的計劃；這樣一來，他們更覺得將來的希望是萬無一失了！

「祇是這幾個月怎樣維持呢？」妻仍然不放心，又提出了一大堆難題來，「看看端陽節就要到了，到處的賬都要還，…………。」

虞立刻就答覆，他顯得是很有辦法的，他說最近暫時找點東西去當；但他剛說出口，妻却忍不住生氣了：

「你看還有什麼東西？除了床上的被條，身上的衣服，一個箱子都空了！」

然而，虞却笑了，他說！

「還有什麼辦法呢？現在天氣熱起來了，用不着要蓋絲棉被，我們暫時把墊在下面的棉絮拖出一床來用就行了。」

經過了片刻的沉默，妻在態度上表示同意了，可是，她仍然有些過慮，她說：「已經短了房東兩個月的房錢，他未必不提防着我們把東西運出以後要逃走」？

「我自然有辦法」。

接着他又說，他從前寄與上海去的那篇稿子，準定在最近就要發表的，無論在內容或文字的技術上，都是最適合

那種雜誌的條件的，並且還有那樣得力的介紹！他說：

「就算兩塊錢一千字，也有三十多塊錢，那末，這幾個月的生活就勉强可以過得去了。」

妻在一旁聽得很高興，立刻就提出她的要求來：

「要是稿費兌來了，一定給小東西買一間小床」。

這時，房門外的脚步聲提起了他們的注意，虞的臉色突然變了：

「大概是房東來要房錢」！

果然是房東的聲氣在外面叫，他把盌放下，遲疑起來了。

「出去看看吧」！妻在一旁催促。

慢慢地鑽出房門，他看到房東帶着一個巡警，站在院當中，說是來要房捐的。

「哦」！他這才鬆了一口氣，把懸吊起的心放下了。

「還是兩位吧？」巡警的手裏拿着簿子問。

「添了一位大少爺」。房東在一旁笑着說。

「啊」！巡警也堆起滿臉的笑紋，繼續問；「叫什麽名字」？

「…………」他一時答不出來，經過片刻的猶豫以後，才呑呑吐吐地說：

「叫逃兵。」

「逃兵？」巡警顯得很驚異，笑起來了。

「嗯，不錯。」

「這個名兒到有意思，」巡警又在另一本簿上扯下一張條子來，遞給虞，「這是這個月的房捐收條。」

「怎麽又在收房捐？」他的臉綳得很緊，沒有一絲笑紋。

「我們都是這些日子來收的。」巡警的態度不變，還是很謙和，「今兒已經是初十了。」

「今天沒有錢，你待幾天來拿。」他說着，往房裏退，把壁上的日曆撕了幾張下來，現出的是六月十日。

「給他吧。」妻聽到外面的巡警在說話，很不耐煩地在一旁催促。

「那兒還有錢呢？」

「你身上不是還有兩毛錢嗎？」妻的聲調放得很低。

「今天買菜呢？」他的手伸進褲包裏摸了出來，「祗剩這一毛零幾大枚。」

「一毛錢不就够了嗎？給他吧！」妻扔下手頭的盌和筷，走了過來，把他向房門口推，「快些，別人在等。」

「給了他，晚上買菜呢？」

「晚上又再說吧。」

一毛錢終於從門罅裏送出去了。

他退回來坐住，望着桌上的盌發呆，妻在一旁抱怨：

「看到反正是少不了的錢，這樣一做，到使房東更要不放心我們！」她看到虞沒有話說，又改換過語氣，「快些吃飯吧，看小孩兒醒了。」

然而，對方却好像沒有聽到她的話，望着盌裏出神；一會兒，他好像發了瘋，突然跑過來把她抱着，眼眶裏的淚水直往外湧。

「虞，你怎麼了？」妻順勢站了起來，聲音在喉管裏發抖。

虞一時說不出話來，一陣緊一陣的哽咽代替了他的答覆。

「虞，你不要這樣，你心裏有什麼難過，儘管說吧！」

然而，在大家的心裏都很清楚，有什麼可說呢？遇到這樣的環境，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祇怪自己太不中用，把你害了，把小孩兒害了！」虞終於說話了，「我們未必就給家庭當一輩子的奴隸嗎？」

「你別要這樣想！虞，」妻很快地說，一支手伸去撫摸他的頭髮，「這是不能怪你的，你有能力，你想作事，沒有事情給你作，這祇能怪社會！這是社會害了我們！」

接着她又提起了他的計劃，她相信祇要把這次的難關渡過，下期就會好起來的。

「其實，我們已經要算是很好了，」妻推開他，在當前跳，顯得很高興，「不管怎樣，總維持着了家庭生活。」

他不作聲，退去坐在床沿上，妻立刻就把他拖起來，「你又在想什麼？虞，高興一點兒，不要太想多了，人總不會走絕路的。」

妻把什麼話都說盡了，他祇是不作聲，但態度上却漸漸地平靜了。最後，妻不得不使出她的强迫辦法，雙手拖着他叫：

「笑一個！笑一個！」

他被逼不過，勉强做出一臉的苦笑，隨着妻在屋內跳。

「哦，笑了！笑了！」

## 三

他們自從搬到這兒來，幾個月的時間，就在這樣不安定的情形之下消磨過去。有時，妻爲煩惱所激動，不能自制了，虞就在一旁用盡方法來勸慰；要是虞有了什麼不樂意，妻又來解除。他們差不多每天都要這樣交換一次，並且所說的話不知道已經重複過若干遍，但是仍然沒有失掉過它的效力。

然而，今天的情形却又兩樣，虞雖是笑了，心裏還不知道藏着多少話沒有吐出來，根據妻的經驗，從他緊鎖着的眉頭，從他失了神的眼光中，都是不難觀察到的。

「虞，你還在想什麼？你不給我說

還不夠的！」

妻停止了跳，也沒有笑，顯然是被一團恐怖的陰影鎮攝着了。

沉默，嚴重的氣氛壓在各人的心頭；妻望着虞，靜候回答；對方却不作聲，凝視着窗間的陽光出神。

「我想，」虞終於說話了，他的態度突然變得很平靜，「要是為了我們的前途，首先要把小孩兒的問題解決了才行。」

這樣慎重其事地提出來，妻立刻感到了一種不可揣測的恐怖，她不耐煩像他那樣吞吞吐吐，很快地接着就問：

「小孩兒的問題？」她在喘氣，可是盡力鎮靜，「你要怎樣解決？」

結果，虞提出他的主張來，他主張把小孩兒送給育嬰堂，並且說出了他的很多理由，他說因為有了小孩兒，所有的時間和精神完全犧牲了，大家的前途完全斷送了。

「並且連自己都要餓飯了，那裏還能够養活小孩兒！」

然而，妻却甯願自己餓飯，小孩兒她是要養活的，她說育嬰堂的待遇太壞，並且養大以後還不知道要受什麼罪，所以她反對：

「你這樣狠心腸，你忍心嗎？」說着，一翻身倒在床上，哭起來了。

虞的解釋是：

「誰又忍心把自己的小孩兒拋棄了呢？祇是事實上的困難，每每不能用感情來解決的！」

他又說，生長在這樣的社會的青年，不要再想過安靜的家庭生活了，而事實上，就勉强把家庭維持着，也是安靜不了的！「你看，自從有了小孩兒，我們還能够做什麼事，我們高興過一刻沒有？」

「你這樣說，小孩兒簡直成了你的仇人了！」妻忽然從床上跳起來，一邊哭一邊叫，「你不要我要，你不要我要！」

正在熟睡中的小孩兒一驚，呱地一聲叫起來了。

「你看，又把小孩兒鬧醒了！」虞的態度顯然是屈服了，緊緊地把妻抱着，「你為什麼從前那樣堅決地要打下來，現在又這樣捨不得呢？」

妻沒有分辯，祇是哭。

「快把小孩兒抱起來，」虞把手放開，聲調顯得很柔和，「以後我們慢慢地商量好了。」

「有什麼商量的？」她立刻把小孩兒抱起來，「你愛怎麼就怎麼，隨便你！」

小孩兒一到妻的懷中，馬上停止了哭聲，祇是張開小嘴向兩邊望。

看到這樣的情形，虞剛才的意見完全消滅了。

「小東西餓了，等我去熱奶子。」

妻的眼睛翻起來把他望着，充滿了一泡清淚快要淌下來了，「先找兩張結子出來，你去看看衣服乾了沒有？」

等到他剛把衣服拿進來，妻攀着小孩兒的兩腿，忽然發出驚惶地叫聲：

「你看！你看！這是怎麼的？」

小孩兒的下部完全變成了紫色，一大片已經腐朽了。

「糟壞了！」虞的態度做得很鎮靜地解釋，「我去弄點水來給他洗洗澡吧。」

她沒有答覆，祇是連連地嘆氣：「唉，小東西多麼可憐啊！」

虞對於這類的事情做得很熟練，他很快地把洗衣服的綠盆搬到屋當中，小板凳安置在一旁，然後把水倒在盆裏，用手去試溫度適宜了，這才通知妻：

「成了，洗吧！」

他立刻又拿起桌上的那瓶奶子，翻身出去，不一會兒，在外面又忽然叫起來了。

「糟糕，奶子壞了！」

說着，虞把小鍋端了進來，一鍋清水裏泡着一塊塊的東西，好像「豆腐腦兒。」

失了神的眼光互相望着，浸在水裏的小孩兒一陣緊一陣地叫，最後還是妻拿出主意來：

「看到做什麼呢？快把奶瓶子拿去灌點水來。」

等到虞把奶瓶子拿來放在桌上，她又吩咐：

「快去叫奶廠再送一瓶來！」

這却把虞難着了。

「怎麼的？」妻很着急，向他催促，「你怎麼不動？」

「奶子錢都要過幾次了…………。」

然而，妻却不管，祇顧催促，他被迫不過，終於無精打彩地出去了。

她把小孩兒收拾好，正在喂水的時候，虞一趟跑了進來，一支手高舉起一瓶奶子在空間搖晃，滿臉的汗水反映着窗間的太陽發出閃光，不知道是因為過度的興奮還是喘得太厲害，衝出來的報告簡直不成話句了：

「我去……沒有……等……他問……就先……告……訴他，……待兩三……天……一定把……錢給他……。」

「你慢點兒不成嗎？」妻一半憐惜一半抱怨地望他一眼，很急促地把他的報告打斷了。

小東西好像知道奶子已經拿回來，他好像也能夠嚐到白水的無味，總是把奶嘴吮兩吓又吐出來，接連幾次，張着嘴幾擺動，哌地一聲叫出聲了。

「虞，你趕把奶子熱來吧！」妻帶着乞求的口吻把他望着。

奶子熱開以後，盛到奶瓶裏，用涼水浸了些時候，等到溫度適宜了，這才遞到小孩兒的嘴裏，哭聲才停止了。

於是，屋裏立刻就沉靜了，祇有小孩兒吞奶子的聲音不斷地有節奏地響着，他們相對着，睜睜的眼把那張舒適的活潑的小臉望着。

「你看，」妻的臉上忽然浮起了笑容，「他的眼睛給鼻子活像你。」

「未必吧？」虞也回答着一笑。

妻的臉子立刻板起，狠狠地望他一眼：

「我知道你，你不愛小孩兒！」

「我怎麼不愛」？虞更笑得起勁，「爲什麼一定要像我自己我才愛？祇要是小孩兒我就愛，祇要是你的小孩兒，我更要愛」！

「你總要胡思亂想的，我有什麼辦法呢」？妻的臉上掀起苦笑，失了神的眼光把他望着。

「實在說」，虞伸出一支手來搭在妻的肩頭上，另一支手輕輕地撫摸着小孩兒的腦袋，聲音放得很柔和，臉上的笑紋却完全消逝了，「你那時對於我，無論怎樣是有些動搖的，因爲我在他們看起來簡直是一個不可救藥的落伍份子。」

「你要那樣說」，妻很急促地接着說，「我爲什麼一個人逃回來？」

「也許你以後不滿意他們了，也許他們以後對你不好了」！

「虞…………」妻抬起頭來把他望着，「你這樣說心裏不覺得難受嗎？」

「現在說起來都要難受了」，虞的聲調顯得忿忿不平，「那時身臨其境又是怎樣難受法」！

「你愛怎麼就怎麼吧」！她的喉管在發抖，好像要哭了，「我懂得你，這樣的生活，你太厭倦了，你不願意要小孩兒，找岔兒…………………」，

「你說吧」，虞逼近妻的臉，愼重其事地質問，「他們是不是願意你同我脫離關係？尤其是何矮子」！

對方沒有立刻答覆，忙着把吮空了的奶瓶從小孩兒的嘴裏拔出來擱在桌上，抽身起來向床當前走。

虞望着桌上的盌出神。

妻把小孩兒放下，走過來雙手攬在虞的肩頭上，很溫柔地說：

「我們不要提起那些事情了，無論如何，我都是你的！」

然而，那次的經過給他的印像太深刻，他是沒有一刻忘掉過的，祇要提到，就一幕幕地很清楚地在他的記憶裏現出來。

妻望着他默不作聲，她又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問：

「先前聽到你給小孩兒取了一個什麼名字？叫什麼」？

「…………叫逃兵」。他很機械地答。

「好極了」！她顯得很高興地在當前跳，「又好聽，又有意思」。

「你不要又把小孩兒鬧醒了」！

妻立刻服從了他的警告，回過頭去向床上一望，翻轉身來拉着他，低聲細氣地說：

「來！我們把盌收拾出去洗了，好好地休息一會兒」。

在洗盌的時候，他們又停不住提了那次的經過，但這次並沒持着相反的論調，大家都抱着十分的同情來追述。

（未完）

# 三月街

寒穀

（一）

張結疤剛過。

野鷄坪一帶的村落，好像秋雨洗過的石頭道一樣。最傷心的，這次在梅子哨還擺了「紅旗」（「紅旗」匪人之語。猶言放火也），由梅子哨過去，野鴨寨，臭水井，四十里坡，……一直到劍山的甸尾，都燒得乾乾淨淨。

山風吹起松濤，發出恐怖的怪叫，使每個逃難回來的人，在那顆還緊促跳動的心上，加了速度。年老人望一望年青的，娘緊緊的抱住了沒有打散的兒子。漆黑的灰，隨着濤聲，在四處飄蕩，山下的綠水河上，蓋起薄薄的一層，碧綠得給天空一色的河水，好像誰家在洗着皂布袍子。老鴉歇在燒焦了一半的樑上，對着零落的難民，「Y！Y！」的叫着，似乎在憑弔這一片焦土，又似乎在安慰這一批無依的難民。這每個難民的心，恐怖之外，又加上寂寞，寂寞得掉下淚來，婦女們竟嗚咽的飲泣了。小孩見大人這種光景，自己也莫明其妙的哭喊，小孩越哭，老鴉叫得更利害，大人的心，像旋風捲着的雪花。娘不耐煩了，打了小孩一掌，順口罵句，「雜種！」「挨千刀的！」將乾癟的奶，塞住小孩的哭聲。眼睛望着燒焦了的自己的房子，有時望一望山坡上的羊腸鳥道，希望着跑散了的家人回來。

太陽被高山遮住了。西天邊留着紅霞一片。黑灰蓋不着的河水，泛起一道道紅光，山脚下的栗樹，倒影水中，好像水底開着燦爛的桃花一樣。這一批難民，空虛的等待着，他們心裏，似乎沒有在打算什麼。活下去或不活下去，在現在的他們，似乎不成問題呢。漸漸的看不見水底的桃花，山坡上的羊腸鳥道也模糊了。天邊的紅霞，染成紫黑。冷風吹着他們的心之深處，山上的松濤聲，一陣緊一陣的狂響着，不知由何方歸來的狗，也拚命的叫起來了。只要狗一叫，樹一響，他們不敢追想的張結疤，又浮在每個人的思維上，而懷疑着：

「這要命的閻王，又來了嗎？」

天漆黑了，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隱約迷離的大路，模糊的躺在他們的眼前。

「難道就死在這兒嗎？」

他們這樣的反問着。

「那末往那裏去呢？」

年青的揹着年老的，娘用圍腰背着

兒子，互相攙着，走上了道路。啊！多長的道路，多黑的夜呢。在他們的心中，都懷疑着，反問着？

「這樣長的道路，這樣黑的夜，我們到底往那裏去呢？」

（二）

野鷄坪是由大理上來，迤西道上比較大的村落，這次雖搶光了，阿彌陀佛，沒有擺「紅旗」。聽說村上頂有錢有勢的蒲老總，與張結疤暗底下有絡聯呢。

難民各處的都集攏在野鷄坪，四下逃亡的官團和省兵，不知什麼時候由牆洞裏扒出了紅邊邊和灰軍衣，換了藍布大褂，又雄糾糾氣昂昂的擺來擺去。在他們的氣色上，簡直找不出半點羞愧的成分來，好在兵大爺也做慣了，老百姓也看慣了，兵大爺自然不必害羞，老百姓那個敢笑他們。

野鷄坪更熱鬧了，好像趕三月街一樣，所不同的，只是不有捆載貨物的生易人，而充滿着些赤手空拳的難民罷了，士兵的囂張，難民的呻吟，老鴉叫和犬吠，雜沓成一片。蒲老總的家，離門口兩三里就放着步哨，守門的都有兩層，一層是官團，一層是省兵。家裏開着筵席，三盞烟燈，一盞是蒲老總，一盞是金團紳，一盞是賀營長。蒲老總的三老婆，替賀營長燒着煙，翹起小脚，躺在賀營長的對面。一面燒烟，當烟向「打烟石」（「打烟石」用以裹烟之石也）一裹的時候，就送給賀營長一個媚眼，同時撅嘴一笑，在桃花一樣紅的嘴唇邊，露出半嘴黃牙齒。水紅色的上衣，齊肚臍兒，淡綠色的褲子鑲紅邊，短袖，露在外面的手腕，好像剛由池塘裏挖出來的蓮藕一樣。指頭忽根一樣的嫩和白，手指甲發淡綠色，小手指甲上，黏着鴉片煙，一隻手拿着烟扦子，一隻手拿着打烟石，有時候不拿打烟石，用小炒鍋炒，炒熟了，再拿到小手指甲上一面燒一面裹。賀營長有點耐不住了，一雙三角眼，盯在三老婆上，長滿了絡腮鬍的嘴，向三老婆咧着。猛不妨在三老婆奶上捋一把，三老婆微笑着，在嘴裏輕輕的罵，「恨死嘍！雜種，捺手力的！」罵完了，又一笑，朝蒲老總呶一呶嘴。伸伸舌頭，再縮縮脖子。蒲老總裝烟迷，閉着眼睛，不看！四郊擠滿了難民，搶着挖黃獨，橡栗，土地瓜，草根，有的爬在牆上，摘仙人掌的果子。村上搶不完的鷄鴨猪，都被蒲老總派起去了。難民自然沒有錢來買東西吃，縱有錢在十室九空的野鷄坪，也買不出什麼來。所以只好跑到四郊，去挖不出錢的東西啦。

冷風吹起了難民的衣襟，破襤的一塊一塊朝風飛舞着，小孩的哭喊，婦女們的飲泣，老年人的歎氣，由這一羣送到那一羣，再由那一羣送到這一羣。

蒲老總是野鷄坪一帶的大紳士，聽說新近與張結疤還拜了把子呢，當賀營長的省兵初開來的時候，眞是老虎下山鋪頭大，滿口的「打倒貪官汚吏」，「打倒土豪劣紳」，將蒲老總也關了半個多月，蒲老總的大女婿金團紳，二女婿柯鄉約也關起來呢，賀營長還說蒲老總私通張結疤，要做鷄毛火炭的公事到大理迤西鎭守使署，將蒲老總也要解下大理呢。後來蒲老總暗底下送了賀營長兩千塊錢，五百兩「麻栗壩」（麻栗垻產名烟之地也），三匹梁山駒子馬，還敎三老婆陪賀營長睡覺，自從賀營長收了這份厚禮，將蒲老總一夥都放出來啦，天天睡在蒲老總家，有一兩二錢癮，從太陽偏西起來，一直抽到三更天，自然在野鷄坪地方，除了三老婆和鴉片烟，賀營長沒有什麼可消遣的了。這一營人一連有一百個還不足，賀營長盡報虛餉，除了第一次來時，會了兩次張結疤，就沒有打過仗，士兵都抽大烟，搶了民間的良家女子做老婆。賀營長上樑不正下樑歪，索興不管，好在省兵官團和蒲老總打成一氣，自然同張結疤暗合明不合，新近還拜了把子呢，蒲老總老大哥，張結疤老二，賀營長老么。張結疤要下壩就通知老大哥和小把弟，老大哥殺鷄宰牛的歡迎，小把弟叫弟兄們放些空槍，換了服裝，溜之大吉，除了老百姓吃虧，蒲老總，金團紳，柯鄉約幾家和賀營長的軍隊是向來秋毫不犯的，這一次那能例外呢？

野鷄坪一帶地方，每月繳一塊五毛錢的團丁捐，兩塊錢的剿匪捐，還要派米，派麵，抓鷄，捕鴨，拉猪，供給着這一般烟客，一個不小心，就手槍對付，吃衞生丸，張結疤搶了大兵搶，木梳梳了篦子篦，地皮子都挖起三尺啦。最傷心的村上的姑娘少婦，沒有一個不撕破褲子，村上的男子漢，一頂綠帽子戴在頭上。當場斃命和事後跳河死勒脖子死的，常有所聞。

（三）

金長顯家住在野鷄坪，不知有幾代了。金長顯只記得天旱的一年，祖父是活活的餓死在野鷄坪的，鬧蝗虫的一年，爸爸被催租的打了一頓，滿身的靑一塊紅一塊，也活活的打死在野鷄坪的。他現在已經養兒育女了。大兒子今年二十三歲，女兒也十八歲了。他明白的看着，從他祖父直到現在，就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而這難過的程度，現在比祖父時節還利害，張結疤不知搶過他們多少次，總之只要在收烟，割麥子，搬包谷，秋收以後，張結疤總會光臨的。幸喜這一次還沒有收煙就來了，眞是出野鷄坪人的意料之外。張結疤一來，金長顯一家都逃散啦，一直到張結疤搶後的第二天，金長顯和大兒子金松才回來，

女兒蓮姑回來時，已經是搶後的第四天了。囝囝家媽，一直到現在都還沒回來。

野鷄坪的四野，開遍了煙花。紅的，白的，藍的，紫的，交雜的燦爛着。涼風一過，各色的花瓣，一開一合的，只要有人在田埂上走過，迎鼻便送來清微的幽香。野鷄坪人准備着烟刀，土大碗，直到烟菓子熟了。一齊下田在烟菓子上刱，將烟菓子上的烟，划到土大碗裏，頭刀烟是很寶貴的，拿到市上也可以多賣價錢。划了放在一個較好的小磁碗裏，用烟花蓋上，多放些烟花，將來可以多點分兩，但是遇到奸滑的商號，烟花都要挑出來呢。田裏的人們，唱些山歌，曲子，秧歌。快樂的望着黃黃的一刀一刀的鴉片烟，好像將張結疤也就忘懷了。金長顯父子，還僱了兩個長工，在自己田裏，灣着腰一刀一刀的划。歌曲聲繚繞在田畔的樹梢頭，鴉片烟味瀰漫在田塍上。

全村的烟剛划完，蒲老總賀營長就出了佈告，每家的鴉片烟除打還積欠的各種捐稅之外，每家派三十兩土，充作軍費。村民剛收獲的一點快樂，眼睜睜又要被剝奪起去。

穀雨剛過，三月街已經在大理的西門外趕着了。這三月街每年趕一次，由三月十五到二十五，到時各處來的生易人，帶着各種貨物，在大理的西門外，搭起棚子，擺起攤，做着各色各樣的買賣。在迤西說來，這三月街要算是最熱鬧的集會了。講起這三月街的來歷，話很長呢。民間傳說着大理本來是一片汪洋的大海子，後來觀音老母想將牠闢成陸地，就同水神羅剎借，羅剎不許，觀音老母道：「你何必這樣的吝嗇，我只要黃狗跳三跳的地盤呢？」水神羅剎以爲狗跳三跳，跳得了多遠，她又這樣的囉嗦，就答應她吧。於是水神就答應了觀音老母的要求。不料黃狗一跳就由大理的上關跳到了下關，水神這才明白，上了觀音老母的大當，但是有言在先，不能挽回了。只好寔踐。觀音老母就在汪洋大海上，蓋起一層土，這一層土就是大理，所以大理是個空殼子，地底下盡是水呢。後來水神羅剎不服，時想謀反，被觀音老母知道了，就將羅剎壓在三塔寺底下。但是羅剎仍不服，每逢三月十五，他就由塔下跑出來聽，假若陸地人聲喧嘩，他就不敢動，假若陸地上很寂靜，他就要翻身，一翻身，大理仍舊要變成一片汪洋呢。所以大理人在三月十五到二十五趕三月街，集聚各處商賈，一熱鬧，水神羅剎聽見，就害怕得不敢動啦。起先三月街上，多半是買賣藥材，後來漸漸的什麽都買賣了。

（四）

金長顯父子見了蒲老總賀營長的佈

告，商量着若要活下去，非想法子不可。於是兩父子決定，半夜三更，悄悄的起來，拉着張結疤沒有搶去，蒲老總也不要的「五頂六」的一對騾子，田裏面收得的二百二十五兩土，用烟葉子包起來，再用紙裹上，然後打成包袱，父子倆背着拉着上大理趕三月街。

金松走在野雞坪往大理去的道上。一路的胡思亂想，他想有一天他當了大官，——不像賀營長一樣，他一定槍斃了賀營長這類的人物，招安了張結疤的弟兄，那時節迤西道上就乾淨啦，燒殺搶擄的事情，也不會發生。然後再殺了蒲老總金團紳柯卿約這般東西，三老婆將她活活的坑死……他不恨張結疤，他只恨透賀營長和蒲老總。他立定志願，總有一天把他們殺掉的。他想到這些，就想起那些烟客省兵的威風來，有一次在大街上，省兵當衆脫大姑娘的褲子，是他氣憤不過，將省兵拉開，放走了大姑娘，省兵回營盤約來二三十個弟兄，直打上他的家，將門窗戶壁打得稀爛，將金長顯和他吊了一天一夜的鴨子泅水，還將他關了一個多月才放出來呢。又有一次柯鄉約催收什麽團丁捐烟畝捐，硬要牽走圈裏的黄牛，逼得他無法，捏緊拳頭，打了柯鄉約一頓，後來將他抓到蒲老總家，打得皮開肉爛，丟在水牢，幸虧他爸爸，送上黄牛，還將祖先壇上祖傳的銅香爐送給蒲老總，這才將他放了出來。還有一次……他不願再往下想了，嘴裏罵一句『我×你蠻娘』！咬緊了牙關，捏緊了「錠子」。（錠子拳頭也）

路上，旅人都提心吊胆的，只要山上松濤一響，遠村裏的狗一叫，在他們的臉上，就浮上一層灰白的死光。好容易攏了站，找好店子，各人才將那顆懸着的心放下來。

晚上趕三月街的人，圍在火塘邊，躺在很薄的被窩裏，一面談話，一面抽雜拌烟，有時半欠着身子，將煮在火塘邊的茶罐，舉了起來，在放着生薑或砂糖的土碗裏，斟上濃濃的苦茶，深深的呷一口，吐一口吐沫，再躺下。金長顯却翻來覆去睡不着，他憂慮着此後恐怕沒有回去的日子，只要賀營長在野雞坪一天。他懊悔不該留姑娘一人在家。也罷，他媽的只要騾子鴉片煙起價錢，就在大理安家吧。那時節再把姑娘接來。野雞坪誓死也不回去啦，田地也不要啦。金長顯睜大着眼睛想得頭頭是道，眼眼老合不攏來，一個接一個的呵欠，倒使他興奮起來。看看兒子金松，却睡熟啦。火塘邊還有不斷的語聲，好像斷了的藕絲一樣。趕三月街的人，懶洋洋的談着張結疤，雖然很疲勞了，總捨不得將話頭丟掉。什麽：「張結疤每天要吃一對人腦子」！「張結疤每天要吃一盤炒人心肝」！「張結疤有兩個壓寨夫人」

！「張結疤的銀子都埋在西山上，那個也不知道，埋時節他帶着「十子聯珠」，（十子聯珠鎗名）領起兩個弟兄，埋完了，嗵！嗵！兩槍，趕回來時，兩個弟兄也不見啦」！「張結疤離開一處，用一個人頭祭「火塘」（火塘者即灶也）。……

「張結疤佔據了每個趕三月街的人的腦子。金長顯迷迷糊糊的，看見張結疤搶了他的鴉片烟，牽走了他的騾子，驚醒過來時，淌了一身冷汗。叫醒了金松，收拾收拾，又走上道路。

第二天下午金松父子到了大理的西門外。三月街不如往年熱鬧多了，人都驚驚惶惶，生怕張結疤就下壩。壓會的省兵，沒有吃飯似的斜倚在五子槍上。趕會的人們，見了省兵這種神氣，就不放心。金松父子，當天將騾子和鴉片煙擺上市場，金松賣鴉片煙，金長顯到馬場裏賣騾子。臨分手時節，金長顯教了些做買賣的機警給金松。直到晚上，還是沒有人過問他父子的騾子和鴉片煙，沒有辦法，在西門外找了座小小店房，兩父子權且住下，明天一早，再去趕街。

晚上，蒼山十九峯，在皓潔的月光中聳立着，有的傲岸得像希臘的古哲學家，有的偉壯得像沙場上的戰士，有的秀弱得像深閨的少女，有的風騷得像浪漫的少婦，有的典雅得像彬彬的文人，有的天真得像個鄉村小姑娘，有的狂放得像個風流的蕩婦，有的像酒醉的醉翁，有的像痴思的少女，……一峯一峯的山峯，倒影在弭海模糊的月光中，隨着波濤一起一伏的蕩漾着。雪白的浪花，由山一般高的浪頭上落下，帆船在弭海上順風飄流着，給搖籃裏的小孩一樣。天心遮着紗一般薄的白雲，只要「望夫雲」（「望夫雲」雲之一種大理傳說望夫雲一起大風即來）一起，大風就快來臨了。

（五）

日子是三月二十一的早晨。金松父子牽着騾子，揹着鴉片煙，上西門外的會場。金長顯仍然上馬場賣騾子，金松賣鴉片煙。街子比昨天更冷淡了。都說風聲不好，張結疤已在趙州的山上啦，聽說要撲大理城，搶三月街。

中午時分，忽然由馬場那邊鬧起來，駒子馬打架，嘩啦一陣，一個說張結疤來啦，滿都不要命的抱起東西跑，人一跑，馬一叫，全會場都亂啦，人踏人，你擠我推，有喊救命的，有大人喊小孩的，有兒子叫媽媽的，各種聲音，雜沓成一片。有踏死了小孩的，有擠死了老太太的，有擠掉了鞋子的，有丟了東西的，省兵彈壓了好半天，才漸漸的平靜下來。這場「地皮風」以後，會場的人更少了。金長顯牽着騾子，走攏了兒子金松，囑咐金松，不要害怕，仍然賣

下去。或者會碰到好主子的。

下午，天變陰啦，天上捲起很厚的黑雲，一陣風吹起了霏霏細雨。西南角猛不妨來了兩下槍聲，這回張結疤可眞來啦。一霎時，打套頭的漢子，佔滿了三月街，黑涯涯的一片。歷會的省兵，放了幾槍，退回城裏去了。張結疤，搶走了連人帶馬，三月街好像被一陣狂風吹得乾乾凈凈。大理城牆上吹着緊急號，關緊了城門，不准趕三月街的人逃進來，也不放槍，也不將兵隊開出來。等張結疤搶飽了揚長而去時，才由城裏衝出一支兵隊追趕在後面，省兵打兩槍，張結疤朝後還兩槍。一直送了張結疤二三十里路。總算是奉行故事了。

金松由人叢中跑出來，鴉片烟也丟啦，看看馬塲，一匹馬都沒有，爸爸也不知去向何方。他想奔大理城，可是城門緊緊的關着，不能進去，奔回去吧，也覺不好，最後決定，還是連夜奔回野鷄坪，一則可以暫時安身，一則可以看看自己的妹子。

金松到了家時，却看不見自己的妹子，到鄰家一問才知道就是他父子趕三月街起身的那天，被賀營長派省兵搶到蒲老總家去啦，聽說當天晚上，賀營長和蒲老總輪流那個，活活的那個死，將屍身丟在中海裏。

夜裏，星星在黑薄的雲層，發出暗淡的光芒，微風起于黑涯涯的樹梢。靜靜躺着的野鷄坪，沉寂如死。蒲老總家的步哨，抱着大姑娘睡覺去啦，守門的兵士托着獨響槍打盹。金松粗壯的手上，拿着馬鞭刀，布襪統裏插着匕首，到得蒲老總家的後門短墻，他將馬鞭刀背在腰帶上，用匕首將墻挖成洞洞，每洞隔兩步來長，一手扶在墻上面的洞，一隻脚踏在墻下面的洞，漸漸的一洞一洞爬上去，一面一隻手扶着牆，一隻手伸出去在牆上挖洞，好容易爬到牆頭，他將匕首插入襪統，鬆了一口長氣。抬頭一看，迎面就是黑黑的一棵大樹，這樹離牆有兩尺來寬，他解下腰帶，將馬鞭刀插在褲帶上，用腰帶的一端，綁在大樹上，用手一試，緊緊地拉住腰帶，然後將身躍起，順着腰帶梭下去。到得後園，在黑地裏一看，只見白白的兩扇後園門關閉着，金松不待思索的走到門邊，扑在門縫裏偷看，門是用木插子平插着，他由褲帶上取出馬鞭刀，將刀子上在木殼子上，然後由門縫裏用刀子戮着木插子，使勁往西一送，木插子抵得緊緊的移動不得，他再往東一送，木插子就往東移動，他拔出刀子，再插上往東送，這樣三次，的達一聲，後園門就裂開一縫了。金松用左手拿着馬鞭刀，右手緊緊的端着西邊的一扇門，往上一抬，向西走去，西邊的一扇門就大大的開着，他扶着門抬頭一看，只見黑黑的一排平房和方方四丈的一個小天井，他走

過天井，是一道土牆門，走過土牆門，是正方高樓，樓底下是一間小房，他輕輕的摸過這間小房，見黑暗裏隱隱有點光亮，他朝發亮的地方走去，原來正是蒲老總家的正堂屋，他將身子站直，用耳朵貼在窗子上細細的聽，聽了一會，舐破了窗紙，一隻眼逗在破洞上定睛一看，只見朝西擺着一鋪烟榻，烟榻上擺着兩盞煙燈，半明半暗，鬼火般的發綠，只要不起風，還可聽見燈心咭吇咭吇的響，燈油似乎快完啦。一邊躺着賀營長，一邊躺着三老婆，兩個全睡熟啦。一個手裏鬆鬆的捏着烟槍，一個手裏拿着烟扦子，金松再往前走幾步，已到了正堂屋門口，用手將門一試，不料門就嘩的開了，他倒嚇了一跳，急忙蹔回來躲在窗下。恰巧院子裏起了陣小風，梧桐樹刮得吵吵價響，賀營長翻了個身，將牀壓得咭吇咭吇的，嘴裏直嘟噥着夢話，不一會，一切都又寂靜了。金松再回到堂屋門口，伸着脖子向烟榻一看，賀營長大面朝天的躺着，三老婆捲做一團。他心裏突然反疑着：

「我眞的來殺人嗎？

一想起他的心就急促的跳動着，不自覺的打個寒噤。

「殺人不是玩的，還是回去吧。」

頓時腦海裏浮起這樣的意念，但他又想起賀營長和蒲老總，馬上咬緊了牙關，捏緊了上好的馬鞭刀，一鼓作氣的向烟榻衝去，剛到烟榻邊，又使他很快的倒退回來。金松定一定神，心想若不下手，賀營長醒了，自己也沒有命，不如痛痛快快來個你死我活，於是使足了氣，拿着馬鞭刀，一鼓勁上前跑兩步，朝賀營長的胸膛刺去，賀營長由夢裏驚醒，「呵呀！」一聲用手來拔刀子，三老婆也霧的驚醒過來，正待要大聲叫喚，金松拔出刀子，朝三老婆喉嚨上就一刀，三老婆丫丫的叫着，求乞的表情，在眼睛裏說話。賀營長在煙榻上直滾，嘭的一聲，跌在榻下。金松正要拔出刀子向三老婆的心窩刺去，忽然側面肚子上嗖的一聲，只覺得有水從肚子裏直流下來。蹔回頭一看，不是別人，原來正是蒲老總，手拿着鮮紅的長刀，正要向金松刺來。金松由牙縫裏咬出來句「我×你蠻娘」，一面拿馬鞭刀刺去，蒲老總一閃，正中側面的小肚，金松將刀使勁一送，蒲老總就向後倒下，金松拔出刀子，向蒲老總心窩刺去，將刀一扭，蒲老總將手脚一蹬，眼睛一翻。金松將蒲老總翻過身來，在脊背心上踢了幾脚。定一定神，他才覺得肚子劇痛，用手一抹，一手盡是鮮血。金松一急，咬緊了牙根，抱着肚子，走出堂屋門，再到後園，拼命爬上樹子，跳過短牆，由短牆上噗通一聲跳下，大腸和着血直流下來，金松昏倒在地下了，嘴裏還嘟噥着

「我×你蠻娘。」

原文献残缺